武漢大学右派言論彙編

(二)

中共武漢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

1957.12.

目　　錄

論　　文

短　　評

書　　信

日　　記

小 品 文

隨　　筆

雜　　感

傳　　記

詩

歌　　曲

附　　　錄

論　　文

從三大主義談我國的政治制度

副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根本錯誤是沒有一套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要求的最充分的民主政治制度。

物理系學生　胡子雄

一、三大主義的社會根源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

三大主義的禍害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沒有人不對他咬牙切齒的。三大主義的發生，也不是最近才開始，也不是中國才有。反對三大主義，同樣的不是最近才開始，也不是中國才有。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都在反它。然而，總是反了又有，看來，是反不完，反不盡的，相反的，好像三大主義更變本加厲的猖狂起來。我黨中央，了解我國當前三大主義的嚴重性。因而，提出了整風運動，通過「鳴」、「放」，來發動羣衆，一起來消滅三大主義。看來，黨中央至少是下了決心，要來一個基本上的消滅。

然而，遺憾的是，黨中央並未看到病根子，黨以爲，三大主義仍是舊社會對新社會的影響所帶來的必然產物。因而，三大主義的流行是不稀奇的事。因而，反三大主義的斗爭必然是長期的事，非能畢其

功於一役。

這對嗎？我以爲是對的，然而並非解決的根本辦法。因爲人們要問，爲什麼三大主義在今天的社會裏，不但不在削弱中，相反的，還不斷的繁殖，生長，看來是野草除不盡，春風吹有生。

爲了尋找答案，我們慢點從書中找，先從社會實踐中去找。

如今的一個壞領導者，羣衆是很難把他推下台的，一直要到羣衆忍無可忍的地步，採作了大民主或大大民主的手段，而是，還得等待這位領導的上司也不好，或者「老朋友、老同志」感情一動，那麼結果如何呢？聰明的讀者定會去推想了，我用不着多說。

人民內部矛盾主要表現在領導與羣衆間的矛盾；而一個壞領導者的好壞，決定矛盾是否容易解決，肯定的說，一個領導者，不但不能很好解决矛盾，而且會使它擴大化、尖銳化，並引起許多原可避免的矛盾，由此可見，怎樣讓羣衆能夠獲得自己的優秀領導者，是耐人深思的重大問題。

然而，我國的大小領導者是如何產生的呢？是由上級委派，最多，也是於其形式的選舉制度產生的。

羣衆要把壞領導者趕下台固然很難，而一個壞人要爬上領導崗位却並不難。他只要會欺上瞞下，吹牛拍馬，取得領導的信任，他就也會成個首長了。羣衆只有眼巴巴的看他上台，却無法反對。

領導的產生是如此不民主，再看看政策，重大法令的決定，及其實行的方法是如何的缺乏民主吧！

我國的政策，法令，全由黨中央制定，在人代會上形式的通過，最多來個皮毛的修改，這些政策、法令，通過大小領導者去執行，他們實行的方式，全由自己決定，不通過羣衆。而他們又是從不民主的制度中產生的領導者，而他們又採用不民主的方式去執行。請問，這怎樣不會產生大小錯誤和偏差呢？怎樣不會嚴重化呢？而羣衆看到了錯誤又怎樣去反對呢？

要知道，任何黨、任何領導人是不可能不犯錯誤的，那怕他是舉世聞名的英明領導者，犯錯誤，出了壞主意，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

貫澈前別人看出錯誤，却得不到卽時糾正，可怕的貫澈後長期得不到糾正。這樣的例子，在蘇聯、波蘭、匈牙利，還會少嗎？給社會主義帶來了多麼沉重的損失呵！

我黨在接受這些教訓時，僅僅分析了他們犯了那些錯誤，却忘了分析，爲什麼長期得不到糾正，爲什麼逼得羣衆採用了暴力方式。

很明顯，羣衆沒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羣衆沒有權利把犯了錯誤的領導者很容易的趕下台來，羣衆沒有權利，眞正的參加重大政策和法令的制定和討論。

爲什麼嚴重的主觀主義者可以當上領導，爲什麼引起羣衆嚴重不滿的官僚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可以固守領導崗位，爲什麼道德敗壞者，犯法亂紀者竟可逍遙法外？

爲什麼錯誤的政策、法令得不到卽時糾正，長期得不到糾正？

答案很明顯，我國目前的政治制度是不民主，說它是官僚政治制度也不恰當，這種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是：領導決定領導，少數人決定重大政策。

二、爲什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的政治制度會是不民主的呢？

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產生不民主制度的根源，相反，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集體所有制，因而，他們要求的上層建築，它所要求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是羣衆決定一切，是最充分的民主，是遠遠超過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

然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必竟產生了，這並不是很難理解的事，我以爲有下面幾個原因：

(一)我國是一個歷史上缺乏民主的國家，從幾千年盛行的封建專制直到國民黨的獨裁，人民習慣了服從，習慣了聽命令，對於本身受到的各種損害早已習慣了，不懂得一個人天賦的自由和民主權利。而一個人，掌握了權利，作了領導者，他也習慣於下命令，專斷、習慣

於採用不民主的方法辦事。這種不民主的社會歷史根源，深深影響着革命後的新社會，影響着執政的共產黨，影響着他的黨員，一個習慣專斷、一個却習慣於逆來順受。這種天衣無縫的配合，使得不民主的作法形成了制度，而這主要表現在政治制度上。

（二）蘇聯的政治制度對中國具有深刻的影響，蘇聯在革命前，也是一個落後的，不民主的國家，和我國幾乎一樣，再加上蘇聯革命後所處的特殊地位，被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國內又有嚴重的、困難的階級斗爭。因而，蘇聯共產黨採用了集權的、高度專制的方法，長久以來，形成了不民主的政治制度（雖然目前已逐漸的、很慢的在改變中）。這樣一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套政治制度，被視爲寶貴的經驗，對於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會有多麼重大的影響呵！

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却具有這樣一個重大的根本錯誤。

共產主義產生在先進的民主的西方，首先成功在落後的、窮困的、不民主的東方，由於東方窮困、落後。因而，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對這些國家的人民來得格外鮮明，羣衆特別樂意接受它。然而東方的不民主傳統，却給共產主義蒙上一層灰，使得錯覺者以爲不民主制度是共產主義的必然產物，就太使共產主義委屈了。由於共產主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仍然頑强的透過這層不光彩的灰層，對人民、對世界發出了强大的吸引力。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一旦揭開了這層灰，共產主義對於世界的吸引力將不知强大多少倍。

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包括各階層出身的），他們大都是輕物質利益，重精神自由，要求能夠充分的、自由的施展他們的才能，發揮自己的思想。他們嚮往着共產主義是因爲它是眞理，是使全人類走向幸福的唯一途徑。他們不但要求共產主義帶來物質利益，更重要的是精神自由，是帶來最民主、最自由的社會。

（三）錯誤的理解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强調了專政，並把他的時間無限期的延長。應該指出，革命剛勝利後，必須有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時期，專制、獨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一些人受到寃屈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人類的歷史早已證明了這點。然而，如果隨着社會條件的有利變化，繼續强調專政，並無限期的延長，這必然會形成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往往還美其名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誰反對它，誰就遭到鎭壓，被指責爲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三、我國的民主制度應該是怎樣的呢？

我國的不民主制度，是培殖三大主義的養料豐富的土壤，我們的園丁雖然努力的去剷除它，却沒有意識到根本問題何在，這種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對於科學，文藝、法律等等的影響，已是衆所週知的了。然而，我以爲更重要的是，這種爲上層建築的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不但不能加固基礎，而且還在破壞着基礎，破壞着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它具體表現在，各階層人民對黨的日益增長的不滿，表現在羣衆對領導者愈來愈大的憎恨，表現在思想模糊的人開始懷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在黨的質量在下降，表現在人民的團結在破壞中，表現在黨和領袖在武裝革命斗爭中、在經濟斗爭中所樹立的威信正遭受巨大威脅。

由此可見，我國的政治制度必須迅速的、澈底的改變，使其民主化，使人民獲得最充分的民主權利，每個人在法律面前眞正平等，每個人却具有最充分的自由。必須建立眞正民主的選舉制度，上至國家元首，下至大小生產單位、機關、學習單位領導人、民主選舉產生。必須建立眞正的人民參政機關，來制定和討論重大政策和法令。任何人、任何黨派都不應該享有特權。這樣的民主制度的基本特點是：羣衆決定領導，大多數人決定重大政策和法令，而基礎大爲加强。

只有這樣的特點的民主制度，才眞正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這樣的民主制度，三大主義的危害將減低到最小限度。

有了這樣的制度，我們將很難看到針對內部問題的示威、遊行，更看不到暴動。而人民的深重苦難，將不會在新社會裏再現。

有了這樣的制度，經濟水平將會更快提高，人民的積極性將高度發揚起來，羣策羣力，把社會主義迅速推向新的高峯。

有了這樣的民主制度，人民無論在物質上，精神上都獲得了高度解放，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攻擊將失任何事實根據。這種遠遠超過資本主義的民主，以及高速度的經濟發展，將不知對資本主義世界發出多麽强大的吸引力，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將不會再對共產主義有任何顧慮。世界共產主義的實現定會更快的到來。

四、如果來爭取實現民主政治制度？

上面談到，當前的政治制度，不適合於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麽是否應採用暴力手段呢？我以為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

(一)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先進的，領導者是共產黨，是久經考驗的領袖，而羣衆的覺悟高。因而，完全有條件通過和平的方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結合的來一個徹底改革，至少也是速度不慢的演變：在演變中，依靠的力量是民主派，是共產黨中、青年團中、各民主黨派中的民主派，是工人和農民，是廣大的知識分子，而青年學生。特別是大學生應該而且必然站在民主鬥爭的最前列。通過羣衆的壓力，通過爭辯、說服，必然會使黨中央了解到建立充分、徹底的民主政治制度已是迫不及待的了。

(二)如果採用暴力方式，只會使社會主義力量發生更重大的分裂，只會使反革命鑽空子，目前的國際條件和國內條件却完全不允許這樣做，匈牙利的經驗已全證實了這一點。

最後，談談我的展望，我以為要達到民主政治制度的目的，困難很大，特別從最近的發展看來，困難重重，須要我們有毅力、有辦法。堅持不懈的鬥爭，不畏懼大帽子，不畏懼各種看來可怕的威脅和壓力。我們應當理解到，這種斗爭對我國發展的巨大意義，理解到它的世界意義，理解到到目前還無法估計的歷史意義。我們就會勇敢的去鬥爭，去爭取社會主義理應包含的自由和民主。我們要呼喊出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不可分割的口號，並高呼萬歲！

附：關於如何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保證黨的領導問題，我以後會詳細闡述，其實，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黨將能更良好的領導全國人民，黨的領導將更加難以動搖。動搖的只是壞分子，披着黨衣的壞領導者，動搖的只會是不合理的政策和法令。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每個黨員都是處於羣衆眞正監督下，而黨的質量將愈來愈高。關於這問題，我知道是說服黨中央的關鍵問題，如果你願意和我通信，不把我當做小孩子看，我一定盡力闡述這問題。

"從人民內部矛盾談到大學生問題"

中文系生學 鄧 鑑 坤

一

目前全國很多報刊都把主要力量放在刊發高級知識分子為了幫助黨整風所揭發的"三害"現象及其惡果和評論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這是應該的。但我們大學生也同樣是衷心地擁護黨因而也願意幫助黨整風的。我們中也有過不少人受過"三害"的打擊，也有不少人對人民內部矛盾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關於這方面的報導很少，這是不大恰當的，現在我想談談這方面的問題，並希能拋磚引玉，引起更多人的討論。

我對人民內部矛盾的看法是這樣，解放八年來，我們經過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每次運動固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每次運動也都產生了不少的缺點。對每次運動的優缺點，中央固然都有適當的估價，

但在許多黨的基層組織就變了卦，他們單純地强調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因而對自己的錯誤，祇是輕描淡寫，或避而不談，更不願對整錯了的人表示道歉，而以"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檔塞過去，這樣，羣衆特別是知識分子就歷次積極分子不少的怨憤，一直淤積于腹，無處發洩。

對黨內來說，就養成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噁習，有的機構竟形成了一整套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系統，並且深入到各個底層，許多人都在有意或無意地爲迎合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領導，在各級負責人員中，排斥非黨羣衆，使他們無職無權或有職無權，許多人的爭取入黨，也只是爲了不受整，爲了保住地位以往上爬，在這種遭遇下的人們，有的生活慣了，有的呢？越來越多地滋生着不滿情緒。這樣就引起了嚴重的後果。

這種惡果是多方面的，我覺得主要的有兩點：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走僵化的趨勢，另一種比較嚴重地妨礙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而且這種惡果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矛盾。在這種基礎上，黨一方面向人民提出了"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方針，另一方面配合這一方針也在黨內展開了整風運動，前或是發展科學藝術事業，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黨羣關係）的必要手段。

後者是爲了保證更好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特別是對科藝事業的領導的關鍵。根據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黨與非黨羣衆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明顯，但在本質上和人民與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同的。前者是非對抗性的，後者是對抗性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後者是革命者與反革命者之間的問題，前者則是革命者與革命者之間的矛盾，問題在於領導這一革命的政黨的內部有一部人在推行黨的政策時，有意或無意之間妨礙了革命人民利益。就其整個政黨來說，還是一個堅强的革命政黨，能夠領導我們搞社會主義事業的，這點必須首先弄清楚。

二

爲了更好地分析"三害"和我們同學之間的關係，我想首先分析一下我們同學中的情況。當然大學生中間思想情況是比較複雜的。我在這裏祇根據自己的了解提出三種因三害的影響而過着很不正常的精神，生活因而迫切需要安慰和教育的人來。

第一種人主要是因爲長期以來過不着眞正的政治民主生活，因而在內心深處淤積着越來越來對三害不滿情緒，這種不滿突出地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在學生工作中排斥非黨羣衆的幹部。這主要表現選舉工作上，我們以前的選舉都是由黨團組織一手包辦的等額選舉。並且首先以擁護組織決議爲名，在黨團內部的大會上講好要黨團員大家選的。當然在選時，負責人有是冠冕堂皇地說："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另選。其實這只要是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這是騙人的。這樣，某些很有材能的同學因爲和個別的三害分子搞不好便始終地被壓在底下，不得出頭，例如我們班上以前爲了補選一個鍛鍊小組的付組長，都是經過團支部提名的，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表現在非黨羣衆不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主要表現在畢業後的分配工作上。在我們這系有一部分成績很差而又不甚讀書的人之所以留下來當助教，而有些成績較好，水平較高的人，而反而分到中學去，關鍵就在於是不是黨員。所以有很多同學因爲自已表現不好，就喪失了作科學家文學家的信心，隨渡逐流，吊兒郎當，一般說來，這種人中間的大部分同學中都是比較有天資、有才幹、有思想的，正因爲如此，有許多人所以不甘被壓，因而在很多不對頭的問題上表示不滿，所以他們往往又和"故意搗蛋""異端邪說"聯在一起的，在肅反過程中，不少人被寃枉，就是很明顯的例證。反之有許多不學無術的黨員，却喜歡裝腔作勢，教訓別人。例如我們系裏以前有一個姓姜的黨員，他的馬列主義只打了兩分，而所遇到的題目又正是黨的性質問題。其他各科的成績當然就不言喻了。但他有一次，公然召集部分系裏同學作關於共產

主義道德問題的教育。

面對這樣的事實，叫人如何滿意?!

第二種人主要是因爲享受不到起碼的物質生活，因而對三害分子表現出嚴重的不滿：例如我校以前有同學在冬天裏僅僅穿着一件滿是窟洞的破棉襖禦寒，或者下雪天打赤脚，有同學熱天由於只有一套單衣，在衣服洗後未乾的時候，就只夠躲在浴室裏，或寢室內用帳子罩起來。還有同學用襪子當面巾，至於幾個月沒有小理發，一期上頭沒有錢買牙膏牙刷的人更是不言而喻了。這些人根據黨的政策，是應該得後救濟的。但由於三害的作祟，致使事實不然，怎能叫人心服?

這種人往往和第一種人一樣，還揹有不白之寃，他們往往和不忠誠，不老實是聯在一起的，例如我系有一個同學家裏每月只有他父親獨駕小舟每月弄得20幾元，但由於當地政府說每月有70元並且還誣爲請了一個工人，我們的官僚主義分子就堅信不移，這個同學冬天只穿着一件價值兩角錢的破棉襖和一件汗衫過冬，並且赤脚踏雪。他們不僅不首先解决問題，然後詳細調查事眞相，反而要這個同學眞誠本實，以至如使這個在學習上很有特長的同學，無心讚研，過着很不正常的精神生活。

（按：以上所述的“情况”都是右派分子鄧鑑坤所編造出來，文中還有他父親獨駕小船指的就是他的父親，“冬天只穿着一件價值兩角錢的破棉襖和一件汗衫過冬”指的是他自己，但事實究竟如何呢?請看吧：鄧鑑坤他不僅享有甲等助學金，還享有甲等生活補助費，他說沒有衣穿，但是他却從學校裏領到了新的棉襖，絨褲，以及三件單衣………黨和政府是無微不至的關心學生疾苦的，卽令如此，右派分子還是惡意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因此，問題就很淸楚了，右派與人民是站在兩個不同的立場，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不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忘恩負義，其用心是顯而易見的了？）

第三種人是由於長期以來得不到三害分子除了開會，個別談話以外的眞正幫助，使他們逐漸流懶成性，以至於思想疏隋甚至麻木。這種人一般都出身舊家庭，他們這種思想僵化的趨向，突出地表現在缺

乏理智。

三

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除了學校裏的“三害”以外，和他們在家裏受到當地幹部的歧視也是密不可分的。目前我們學生中出身於舊家庭的很多，他們又很多都在鄉下，由於很多地方幹部他們不了解黨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對地商子弟的教育政策。往往把情感成政策，把地商子弟與他們的家長等量齊觀，這是很多靑年學生感到消極悲觀，對前途喪失信心的重要原因。由於很多人對這點重視不夠，爲了更好地說明我的論點起見，我不得不多舉兩個例子。

我住在湖南省華容縣城，當地政府對舊家庭出身的學生子弟是怎樣對待的呢？有一個姓劉的地主子弟，爲了升大學買掉了土改時允許他留下來的房子，可是當地鎭政府都無故扣壓款項，不讓他升學之用。有一個姓李的同學，初中畢業後，表示考不起高中就愉快地就業的，誰知結果眞的沒有考起，當地政府已答應替他找工作，但由於他姐夫有反革命嫌疑，就馬上拒絕了替姓李的同學介紹工作。還有一個住在鄉下的同學，因他父親抗日時，當過日寇洋行的經犯人，就不肯替他打投考大學的介紹信。使這個同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郁郁蒼蒼，精神恍惚，有一次半夜三更做夢，由院內爬過離高堤再爬到河邊上，他當爬到了水裏面去了時，才發覺不妙，又往回爬，往返半里多路。他原來很有無資，很有才氣，但由於他受的精神刺激很厲害，以至性格變得冷酷無情，而且有着極端嚴重的悲觀厭世的思想。再以我自己來說吧，我在投考大學後，爲了打一個家庭經濟情况的證明條子。前後跑了半個多月，受盡了所有的歧視與冷眼，爲什麼？就因爲我父親是一個工商業地主，我原來表現不壞，是土改時入團的老團員，可是從那次以後，我就隱隱約約地覺得象我們這樣的人，要在社會上找到前途，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成分不好的固然受到歧視，就是成分好的有許多也免不了被人瞧不起。我們江南的農村不比西南西北的邊區。有時一村子根本就無人

識字，所以當合作化運動需要會計、記工員的時候，有得個把高小生、初中生就視如珍寶。我們江南農村進高小初中的人固然不多，但讀過幾年私塾的人的確不少，他們這些人大都熟悉於珠算、記賬之類的事情。在工作上不需要他們，而這些學生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當然就會被農民特別是很多幹部瞧不起。當然我這樣並不是說農村中不需要知識青年，而是說目前由於機械化沒有化起來，這些青年學生回鄉後所能担負的會計之類的工作已經有人，體力勞動又不行，當然就會被瞧不起，這些高中大學的同學回家後，固然不是參加農業生產的，但當地幹部有很多似乎是自己革命、別人享福一樣的如忌甚矣。所以我們班上假期回鄉的同學包括很多貧農子弟都對此表示不滿。我們華容在武漢地區的同學經常碰在一起談到故鄉時，大家都表示我們親故鄉，我們願意經常聽到關於它的一切好的和壞的消息，但我們不願意回華容去工作。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和知識分子本身的心境狹窄也是分不開的。關於這點關係到知識分子的特性等許多理論性的問題，我就不再饒舌了。

四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三害對於我們同學在精神上所造成的嚴重創傷，以至有時明文規定自由參加的會議或活動，也不敢不去，不知有過多少沉默寡言的同學受到過無理的懷疑，也不知有過多少心直口快的人受過公開的批評和鬥爭……爲了恢復他們正常的精神生活。爲了協助黨整風，必須大力發動同學們起來向三害進行徹底的鬥爭。

爲了更好地鳴，爲了更好地放，首先必須加强領導。目前有些學校的鳴放領導機構的部分重要負責人就是反的重要對象。試問把這些人放在領導地位讓他們來發動羣衆整自己他們會幹不會幹。正因爲這樣，再加上整套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所以有很多同學有顧慮，怕以後反過來整他們，更怕在將來分配工作時，報復他們。因此目前有

很多人仍然敢怒而不敢言，特別是老教師和小職員，爲了發動羣衆起來鬥爭，我認爲必須做好上述兩項工作，否則即使搞了，也不會澈底、因而也不能眞正解決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現在人與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冷酷，另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冷酷無情的現象是與三害分子分不開的。我要問反駁我的同志們再重復一句，我是說在三害分子的領導下，形成了許多冷酷無情的事件，但並不是說全國各地的冷酷無情是主要的，也不是說在每個問題上都是冷酷無情的。

1957.6.2.

"三害"與制度的關係

哲學系助教 李 鴻 烈

但是，人們在反對這種反動謬論時，往往走向極端，從而完全否定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等思想作風與制度的聯系。我認爲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對反對"三害"也是無益的。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三害"的主要根源在於意認落後於存在，在於舊的思想作風對人們的影響，在於人們缺乏關于如何更好地調動人力和物力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在於社會事業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在于人們的馬列主義和科學知識的修養不夠高。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三害"，與作爲社會主義的基本標誌的基本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無關，但與社會主義下某些具有缺陷的具體的組織機構或制度則是有關的，某些有缺陷的具體組織機構或制度，也是產生"三害"的主要根源之一。

例如，國家領導機構的擁腫，重疊，就使得領導人員脫離實際和

羣衆，從而產生文牘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

又如，由於我國的法制不健全、不完備，在“憲法”中與“逮捕拘留條例”中只籠統地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沒有具體規定公民犯了那些罪狀，才可以被逮捕。這就使得公安機關在逮捕人時沒有具體的標準可循，使得在肅反中逮捕了一些可以不該逮捕的公民，侵犯了某些公民的人身自由，造成了一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違法亂紀（官僚主義之一種表現形式）現象。同時，由於我們的法制中沒有具體規定公安人員侵犯人身自由必須受什麽法律制裁，就使得某些公安人員敢於在沒有掌握相當可靠的證據之前，就逮捕人，而產生了一些侵犯人權的官僚主義作風。某些非公安人員的干部，敢於隨便搜查人和扣押人，也由此產生。

再如，由於我國有不少單位人事制度不健全，用人不合理，往往以德和資格作爲用人的標準，而不是以德才爲標準。結果產生了一些不稱職的現象。不少作領導工作的人員，由於不稱職，由於思想理論水平低和業務水平低，結果在領導工作中就必然產生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

所以，“三害”與社會主義下的某些具有缺陷的個別組織機構或制度是有關係的。爲了克服“三害”，主要是批評“三害”的危害性和思想根源，提高干部和人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覺悟，但是，也必須調整某些不合理的具體組織機構和制度。否則，就不能比較澈底地克服“三害”。

必須指出，不僅制度能影響“三害”，而且“三害”也能影響制度。二者互爲因果，只有這樣看問題，才是辯證的。

前面我簡單地說明了制度對“三害”的影響，這里再談一下“三害”對制度的影響。

首先，不斷地克服“三害”，就不可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支配下，無論有怎麽樣好的制度，人們也會作出不好的事情來。因爲制度並不是萬能

的。有了好的制度後，決定性的因素就在於人們有沒有正確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

其次，在“三害”的支配下，人們就不能不斷地和及時調整制度中的某些具體環節的缺陷，使制度不斷完善和鞏固起來。

再次，在“三害”的支配下，就一定要產生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例如，在官僚主義、文牘主義的思想支配下，人們往往會建立種種不必要的組織機構和制度，使得管理機構和制度變成臃腫不堪和煩瑣無用。而在宗派主義思想支配下，一定產生一些不合理的人事制度。例如，像某些機關用人唯黨團員而不是唯德才就是由此產生的。

第四，在“三害”思想作風的支配下，必然要損害現有的制度。例如，我國有些單位的領導人由於“三害”思想嚴重，法制觀點不強，在肅反中就產生了一些隨便扣人、罵人、逼口供、肉刑等違法亂紀現象，從而部分地違反了法制。又如，由於某些單位的領導人員的“三害”思想嚴重，在評薪時對某些黨員干部給予特別的優待，結果就產生了某些違反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的制度現象。

由此可見，制度與“三害”是有密切關係的。不克服“三害”，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得到合理的運用、鞏固和發展；不經常地調整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某些環節的缺陷和不斷地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三害”就不可能得到比較澈底的克服。

以上這些意見的提出，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此問題的重視和研究，以利於克服“三害”和建設社會主義。“鳴”、“放”運動中，在報上發表了很多名人知士的意見，但很少發表年青人和無名小卒的意見，我認爲這是不公正的。但願我這篇短文不會遭到這種不公正的待遇。

六·十六·夜

我們的運動應該向何處發展

哲學系助教 李鴻烈

現在，反對三害的運動，在知識分子中已變成了爭取社會主義民主權利、爭取維護人權和人的尊嚴、並要求國家以完備的法律形式保障這些權利的運動了。

儘管有些參加運動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意識到這點，他們的意識還停留在幫助黨反對“三害”的階段，但是，運動的性質，確實已經改變了。

這種改變，是運動的倒退還是運動的向前邁進、更深刻化、更向前發展呢？

回答應該是後者。只要認眞地分析一下解放後一切蔽病的根源，我想，每個有理智的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

看問題要抓住本質，不能停留在現象上。

“三害”雖然在社會主義條件有其存在的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它們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不能泛濫成災。可是，從目前所揭發出來的情況看，我們國家的“三害”是非常嚴重的。

爲什麽會發生這種嚴重的，殘酷的情況呢？爲什麽黨的某些干部可以主觀主義地把好事干成壞事，毫無根據地把好人當成反革命分子或壞人，任意加以斗爭和關押呢？爲什麽他們可以隨意地侵犯他人的人權和人格呢？爲什麽………呢？

很顯然，這些情況的根源不能單從“三害”本身中去找。

產生這些情況的根源在於社會主義的法制不健全，在於僅有的，

不完備的法制遭到破壞，在於某些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和工作制度，在於某些不合理的指導思想（如“矯枉必須過正”……），在於某些領導者以個人的意志代替法律，在於某些黨員領導干部沒有民主思想（不尊重人權，以特權階級自居等等）在於我國的人民缺乏民主傳統，不懂得依據共同綱領或憲法來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利，對違法者不控訴，就使他們可以違法亂紀而不受制裁……

這就是產生以上的不良後果的主要根源。

爲了保障人權，使社會主義下的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糟蹋，必須根除這些根源。

不根除這些根源，光用和風細雨的方式反對“三害”，三害是永遠不能根除的。

所以，不能把運動停留在和風細雨的批評“三害”上，必須把運動變成廣泛的羣衆性的民主運動。不僅要在知識分子中掀起這個運動，而且要在城鄉廣大的勞動羣衆中掀起這個運動，使廣大人民都懂得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所應有的民主權利和人權，使廣大人民起來向侵犯民主權利和人權的壞人作斗爭，使違法亂紀者受到應有的處罰，要求國家制定完備民主法制，並保證法制的貫徹，並要求國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如黨員的特權、黨員侵犯了人權可以和風細雨地通過不痛不癢的檢討了事等）。

社會主義是民主發展中的最高階段，是最民主的制度，它要求徹底發揚民主和保障人權，忽視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侵犯人權，是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因此，我們必須與侵犯人權違法亂紀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澈底的保障。

我們當前的民主運動能否達到積極的成果，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朝着這方面發展和我們的鬥爭。

目前的情況是，我們黨還沒有了解到運動的這種發展前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廣大的人民也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種運動只是在部分的知識分子中進行。爲了從根本上根除過去的黑斑，爲了達到運動的目的，我們一方面應努力爭取，要求黨把注意力集中到我們所力

爭的這方面來，主動地引導我們前進，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不是治本而是治標目的目標上——和風細雨地批判"三害"現象；另一方面，我們要求黨領導我們深入到廣大的工農羣衆中去，發動他們起來爲爭取民主權利和人權，爲建立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爲反對一切違法亂紀、侵犯人的尊嚴和權利而鬥爭。因爲我國的人民在解放前長期受封建勢力的統治，沒有任何的民主權利，沒有民主傳統，不懂得作爲一個正直的公民特別是社會主義下的公民應有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這是有些人敢於隨便侵犯他們的民主權利和尊嚴的主要原因，我們必須幫助他們了解這一點。

這就是我們的運動的正確方向。我們能否澈底地根除"三害"，建立社會主義下正常的人與人之間、領導羣衆之間的關係，將取決於我們能否朝這方向前進，並把這一鬥爭堅持到底。

六月三日夜

要爲法學上的"爭鳴"創造條件

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 韓德培

從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來，一向沉寂的法學界，也像受到了一次"冲擊"，開始活躍起來，開始對某些問題"爭鳴"起來了。應該肯定，這是好現象，不管鳴得怎麼樣，爭得好不好。但是如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一個永久性的方針，不是一陣風過去就算完了的話，那麼，在法學方面，要能認眞貫澈這一方針，除了法學界本身要解除顧慮，加强學習，大胆爭鳴以外，我看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有關方面加以注意，並大力協助予以解決。這里我只想提出兩個問題來談談。

第一是對法學研究的重視問題。這幾年來，我感覺法學研究工作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倒不是搞法學工作的人不願做出一點成績來。而是籠罩在法學界的氣氛不大對頭，也就是說我們有不少人對於這一方面的工作，似乎覺得可有可無，不大予以重視。譬如說科學院，已經成立了很多的各種各樣的研究，然而直到今天，傳聞中的法學研究所，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如果我們眞正對法學予以應有的重視的話，只要稍稍努一把力也並不難把這樣的機構成立起來。這種機構成立以後，不但可以領導起全國的法學研究工作，而且單就它對法學研究的號召和鼓舞來說，就一定能發生很大的影響。在法學研究不被重視的今天，這確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不能漠然置之。當然不是說，沒有法學研究所，我們就完全不能進行法學研究工作。這里是說這種情況的長期存在，對開展法學研究工作是不利的。再拿今天大學里的法律系來說，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它在大學里面要算是最不受重視的一個系了。有的大學的某些領導同志，往往有意無意地流露着一種"重理輕文的看法，而在"輕文"之中，對文史還好一點，對政法專業似乎根本就不大放在眼里。不久以前，有的學校在評薪的時候，對政法、財經專業的教師，並未認眞調查了解他們每個人的學術水平和教學情況，實事求是地給他們一個恰當的評價，而是十分主觀地幾乎普遍地壓低他們工資，比起其他系科的教師來，被羣衆公認爲是受到了等於"降級"的處分。這種現象使得某些受了委屈的教師竟憤慨地說道："專業分貴賤，學術也有行市了"！在這樣的氣氛下，法學研究工作能夠很好地開展嗎？能夠使大家鼓起勁頭來爭鳴嗎？這也不是說工資偏低的人就可以不積極進行法學研究工作，這里是指出這種情況也正反映着不利於開展法學研究工作的一種氣氛。作爲社會科學部門之一的法學所需要研究的問題不知道有多少，其中有國內問題，也有國際的問題；有當前的問題，也有過去的問題；有理論的問題，也有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法學研究的內容，是社會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思想意識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社會現象和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從法律的實際效能來說，我們的法律，除了是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武器而外，也還是調整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工具。我看沒有什麼理由輕視法學研

究工作，把它打入冷宮，特別以白眼相加，而不給它以應有的重視。

第二是資料題問。在法學研究中，目前最令人感到頭痛的，是資料問題。就國內的資料來說，譬如以民刑法課程的教學情況來講，目前我們固然還沒有頒布民刑法典，就是將來頒布了民刑法典以後，如果教民刑法的教師，只是根據幾個政策性的文件和有關法律的條文一條一條地十足"教條主義"式地來講課，那一定是空洞洞干巴巴的，令人感覺枯燥無味，聽而生厭。但是如果能夠將這些文件和法律條文與法院的審判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講，我相信講課的內容，就一定會有血有肉，顯得豐富多采、活潑生動了。可是我們各地各級法院有關審判實踐的資料，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難為我們搞法學教育工作的人所"占有"，因而也就很難充分地加以利用。其結果，在教學上就往往不免理論脫離實際；在科學研究上，亦復是如此。我想這一方面的極為豐富的資料，如能善為利用，不但可大大地充實法學課程的內容，而且對開展法學研究工作，推動法學領域的"爭鳴"，也一定會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我覺得：可不可以請中央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考慮一下，除中央一級現有的刊物外，由各省高級法院出版一種"判例簡報"性質的刊物，每一月或兩月出版一期，其內容主要是選擇本省範圍內各級法院的重要的或具有代表意義的判例，按一定的分類，大致依原有形式刊印出來（有機密性的除外）。此外也可刊載法院的重要工作總結和法院工作干部根據實際工作經驗對某些法律問題的意見和討論。這種刊物有以下幾種好處：第一，便於法院本身檢查自己的工作，便於法院彼此間交流經驗，也便於上級法院進行監督。第二，可格外提高並鼓勵法院工作干部對處理問題的責任感。第三，可作為對羣衆進行法制宣傳教育的一種重要資料。第四，可作立法工作或修改法律時的重要參考。第五，可作為法學教學上的重要參考資料。第六，可幫助和推動法學教育工作者和政法工作干部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法律問題進行研究和展開爭鳴。這樣的刊物，每期印刷的份數不必太多，每省高級法院只須有一文化水平較高的專職干部，就可勝任其事。無論就財力、物力和人力來說，所費都很有限，而好處却很多。從解決資料問題來說，這種做法可以使我們對全國範圍內審判實踐的具體資料，能夠經常地而不是間斷地，有系統地而不是零零碎碎地，廣泛地而不是只限於某省或某地來加以"占有"，那就將為我們法學上的研究和"爭鳴"，開辟極為豐富的資源，增添無比新鮮而生動的內容，不致徒然在幾個名詞或概念里，幾句教條或公式里，繞來繞去，兜着圈子。

再就國外的資料來說。過去幾年，社會科學包括法學在內的國外資料，除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版物尚容易看到外，資本主義國家出版的刊物，一般是比較難於得到的。目前情况雖然有些改變，但要及時得到一些必要的具有參考價值的刊物，有時仍然感到很不方便。我們不是要爭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嗎？然而我們在學校里連聯合國出版的刊物，往往都無法看到。我們不是天天都在說要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嗎？然而我們對不少資產階級學者最近發表的社會科學包括法學在內的著作，却不容易有看到的機會。如果我們對近年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實際情况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都茫然無知，而仍然是抱殘守缺地只有若干年以前甚至幾十年以前的那麼一點知識，那我們對某種資產階級思想或社會制度所進行的批判，就可能是完全隔靴搔癢或者就可能是脫離實際，沒有什麼重大的現實意義。譬如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制度，如果我們不知道和研究它近年來在若干國家內的變化和發展情况究竟如何，說來說去還是老一套地把它們的國會一概說成是"清談館"，那就未免有點像堂吉訶德向風車作戰一樣，把風車當作巨人，自我陶醉地以為在向巨人作戰，其實是在向風車猛朴猛冲，豈非白費了自己的氣力？如果我們寫出的這一類批判性的文章，不能針對着批判的對象，眞刀眞槍地打個交鋒，想法子擊中它的要害，而竟是那樣沒有說服力，甚至亂說一通，我看沒有什麼多大的意思。因此，我希望有關的文教部門和負責訂購外文圖書的機構，多給我們一些方便，讓我們能及時看到一些必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版的社會科學包括法學在內的刊物。不要怕它們是毒草；只要是毒草的話，要相信我們是一定能夠學會和掌握鑒別和降服毒草的本領的。　（1957年6月12日光明日報）

短評

戰鬥的誓言

中文系學生　吳開斌

「三害」在武大根深蒂固，流毒全校，師生員工深受其害。「三害」不除，羣衆痛苦不能解除，正氣不能上升，學校不能辦好，珞珈山上也不能有光明!

黨中央和毛主席號召要除「三害」，革命的青年應立即行動起來，投入戰斗。

我們誓與「三害」斗爭到底，決不動搖，決不退縮，也決不因爲某些人的冷淡而烟火滅，偃旗息鼓。

「三害」一日不除，我們一日不罷休!

與「三害」誓不兩立，不共戴天!

打倒「三害」!

評黨委擴大會議的決定

中文系學生　吳開斌

黨委擴大會議決定了對某些問題的處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羣衆合理的要求，這是羣衆運動初步的、極微小的一點成果，我們表示

歡迎。

但是，福利金、工資等問題雖然應該解決，然而畢竟不是羣衆所更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組學委會、整頓人事處，進一步（原稿只到這裏）

評黨委對這次鳴放的領導

中文系學生　吳開斌

黨委在三十日下午決定支持同學們大鳴大放後，一直陷入事務主義的圈子，劉眞同志及其他黨委成員忙於開會、聽取彙報、招待記者。終日碌碌、辛辛苦苦，但對整個鳴放運動發展的方向、具體行動的安排、鳴放步驟等帶根本性的問題却缺乏明確的態度，人們不禁要問，黨委究竟打算怎樣領導這次運動?

目前運動已進入高潮，大部份師生員工都已行動起來，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反三害的砲火還不夠集中，步調還不夠一致，還有些亂。形勢要求人們必須在統一的口號，明確的方針下來共同行動，要求有大體的計劃，黨委如不能在這方面愼重研究，提出具體可行的意見，引導羣衆運動健康前進，那麼黨的領導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黨過去在歷次的運動中，都有着堅强的領導，唯獨對這次運動的領導表現的軟弱無力，缺乏辦法，放任自流，落後於羣衆，這對運動不利，也使羣衆失望。

當然某些具體事務也應該分一部分精力來做，但畢竟應該把領導運動工作放在首位，希望黨委認眞研究如何促使運動深入發展，聽取羣衆意見，具體提出下一步的做法，訂立計劃，眞正踏實、堅强地領導這次運動!

人們在等待和注視着黨委!

評劉眞六月五日的報告

中文系學生　吳開斌

幾千人聽了報告，鼓掌的寥落無幾，黨委的報告能得多少民心是無須多說的。

①除了一些陳詞濫調、八股敎條之外，報告沒有任何新的東西。黨委的態度表現是要壓縮在原地，根本不想動。

②固執、保守、缺乏誠意、不承認事實，拚命爲自己辯護。這是所謂共產黨的精神嗎？

在武大，羣衆運動分明是自發起來的，然而黨委却死皮活賴說是自己領導起來的，劉眞，你睡到半夜捫心自問，能不臉紅嗎？

學生動起來，大大增加了運動的深度和寬度，事實俱在，劉眞本人也承認過，然而在報告中又硬要說原定學生後鳴只是步驟問題，似乎是先動後動與內容無關，我要問一句，學生不動起來，能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嗎？武大的黑幕能揭發這樣多嗎？

運動不僅是幫助黨整風，還帶有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維護憲法的性質，是一次社會主義的民主運動，無視事實。花言巧辯，只能使人感到武大的黨越來越喪失了唯物主義精神，抹煞事實，掩蓋矛盾，這算維護黨的利益嗎？

黨一向標榜大公無私，然而，武大黨委這次却百般庇護自己的黨員，張勃川、張希光有什麼理由繼續留在學委會担任領導工作？担任領導工作的黨員干部有幾個是乾淨的，爲什麼在報告里一字不提？黨證變了一張長期飯票，這一生一世都有靠了，風浪過去以後少不得依然故我，頂多是調動工作一下了事，這樣的事我們還見得少嗎？羣衆還只剛揭發一些事實，劉眞就在報告裏爲他們辯護、開脫，這不是堵

衆人之口是什麼？

唉………！我還能寫些什麼？我寫不下去。正直、善良、愛國的人們爲黨的前途躭憂，爲國家的前途躭憂。

我們這樣搞了一通，能有什麼結果？？？

除害必須絕種，斬草必須除根

中文系學生　李旦初

"我校鳴放運動以惊濤澎湃之聲，雷霆萬頃之勢，不斷地向前發展着；現在已經合乎規律地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爲維護與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與鞏固社會主義民主而斗爭的階段！

爲了根除三害，必須對一些根本性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必須對一些不健全不正確的制度展開進攻！

黨委治校制是一種不正確的制度，它以黨代替了行政，它以機械的一般原則代替了多樣的民主生活，它限制了敎師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它妨礙了敎學質量的迅速提高。………………有害於黨，有害於羣衆！

民主治校制是一種理想的制度，它是辦好學校的保障，它是使我們眞正成爲科學人材的保障，它是發展文化科學的保障，它是眞正民主的保障。………它大大有利於黨，有利於羣衆！

取消黨委制是根除"三害"的途徑之一！

復旦大學已爲我們作出了光輝的榜樣，我們必須向復旦大學學習！

我們呼吁：不正確的制度應當代之以理想的制度。黨委制必須代之以民主治校制。"

向黨委進一言

圖書館學系學生　夏名鎧

春雷終於響了，到處是一片"鳴""放"的聲音，這聲音包含着人們對"三害"的巨大憤怒，併發出多年來積郁在內心的呼聲。

"武大"這幾年來，一直爲少數不學無術的張勃川、張希光、江橹、葉材植、王勇之輩所把持，他們別無能事，唯長於作威作福。他們披着共產黨員的外衣，而靈魂深處卻盡是自私自利，他們侮辱了"共產黨員"這一光榮、豪邁的稱號。

"三害"在武大根深蒂固。

現在全校師、生、員、工都"鳴"起來了，爲了澈底剷除"三害"，我們呼吁：

1. 讓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廣泛向同學作報告。
2. 讓老教授廣泛與同學接觸，召開各系同學與教授集會。
3. 希望黨委向同學公布各校"鳴""放"情况，鼓勵羣衆斗志。

請問劉眞

平民報編輯部

劉眞同志是個正直的共產黨員，還是一個表內不一、言行不一的黨員？聽了他六月五日的報告後，不禁使人發生了疑問。

劉眞同志報告的目的，是爲了要羣衆繼續大鳴大放，還是掩(偃)旗息鼓？是否想把運動趕快由羣衆批評轉爲黨內批評？………這些問題，劉眞同志含含糊糊的敷衍過去了，人們懷疑：這是一個正直的黨員呢？還是在耍手腕？無怪乎大家要求王任重同志來我校領導整風了。

劉眞宣稱："只有共產(黨)人才經得起這樣的狂風暴雨。"言外之意，是目前的運動已經不是"和風細雨"了。然而劉眞又說："這次運動在黨委領導下是健康的。"奇怪，出自一人之口，却有兩種絕然不同(的)說法，請問劉眞：你究竟有幾重人格？

肅反時，通無教授、學生，陷害好人。……的張勃川、張希光、王勇等人，强姦女工致死的老色鬼，貪贜(贓)枉法的李文鈞，瓜分貪污福利金的葉材植等人，欺壓工人，流氓成性的劉山亭、熊守漢之流………請問劉眞：這是否是違法亂紀？如果不是，那末別人是否可以仿效這些"黨員"的"模範行爲"？如果是的，你爲何又說：值得討論"？正義何在？法紀何在？

每個人只能有一重人格，具有兩重人格的人是卑下的，無恥的。

控訴會的評論

中文系學生　譚昌熾

同學們：剛才我們一道聽了這一個悲慘的故事。我很痛心，雖然我是第二次聽取這位受害者含淚的控訴，但我還是不得不爲之洒下幾滴同情之淚。

同學們，請看一看，我們學校裏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達到了何等驚人的嚴重的程度！你們想象得到嗎？三害交織的黑幕一層一層又一層窒息着整個珞珈山，根據現在已揭發的材料來看，我

們學校的無論那一部門都存在着很多使人深惡痛絕的問題！無怪乎武漢大學是老牛拉破車，長期存在於癱瘓的狀態啊！

余錫琨同志（按：余錫琨的全部控訴，後經調查均屬捏造）是受三害最深的一個典型，從他的不幸遭遇中，我們就完全可以看到（我們學校的）三害的嚴重情况，余教務長余志宏現在還是大家沒注意的人物，但是他却是一個說話不算話，反臉不認人的傢伙！他爲了逢迎討好他們的同僚，就違背自己的良心，出賣自己的靈魂！他爲了他們那一小撮人的虛僞的融恰“洽”，就把一個大學助教的前途置之於死地同學們，這是什麼樣的行爲？可恥，卑鄙！這樣的人怎能爲人之師表啊！這就是我們堂堂武漢大學的教務長！彭林宜和孟憲洪等宗派主義頭子也做了人事處官僚主義的幫兇。就是一直被我們尊敬和崇拜的李達校長，竟也不經調查，研究，輕率的說別人是“二流子”！這不是官僚主義是什麼呢？高教部，是全國高等學校的直接領導機構，然而它裏面的部長、祕書、竟爲了“不打武漢大學的嘴吧”，就對這一個不幸的人的遭遇熟視無睹，失掉了作爲一個人應有的起碼的同情心！眞是官官相衞，黑幕重重！

至於人事科，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家在搞王勇，但是放松了其他的一些人，如宋瑞人（林）、葉材植等人，他們這一小撮人組成了一個黑暗小王朝，拿着人民的錢，干着見不得人的勾當。人事科犯的錯誤是難以盡言，舉不勝舉的。在這裏請允許我簡單地向大家介紹兩件令人痛心的事：

有一個華僑同志（女）叫黃榮痕（現在在我校圖書館工作）她在我校圖專畢業後分配在（　　）圖書館工作。後來又要把她調來，人事科並下了兩道公函進去，這樣他就又回到武大來了，但是她回來後。又說什麼工作不需要，宋科長又認爲她是華僑，政治水平不高。而又打她回去，而那邊已沒有她的名額了。這就樣，這位華僑不但失掉了工作，使她在家裏作了一年多的家庭婦女。人事處就是這樣不負責任的對待大學畢業生歸國華僑的，他們的本事確是不小呵！

我們中文系有位老師羅明，是一個話劇專家，他是上海劇專的第

一屆畢業生，是我國最偉（大）的戲劇家曹禺、田漢的學生。他從事話劇工作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著名演員李景波、上官云珠、慕容婉兒、孫景路（璐）都在他的導演下演過戲。像這樣中國少有的戲劇家却在我校不當一會事的積壓了三四年。在周總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後，他就提出了調動工作的要求，但一直沒有解決，去年江西省話劇團到武漢演出，他們要求羅老師去工作，羅老師也願意去，只等人事科寄檔案材料去，但等了三四個（月）還是沒有消息，原來人事科粗枝大葉的把材料寄到廣西去了。到這時，人事凍結，羅老師又給凍在這兒，這給國家和羅老師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啊！像這樣草率從事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這就是掌握我校數千名師生員工的人事科！官僚主義的小王朝，我們要搗毀小王朝。我代表“淋浴”報同仁向黨委會學校行政提出强烈的建意（議）！盡快的，澈底的改組人事科，撤換這些（等）不稱職的科長和工作人員，這是我們的第一點意見。

第二、我們對余錫琨同志表示深切的同情，對三害表示强烈抗議。我們爲余錫琨同志鳴不平，要求黨委會和學校行政從速的對這件事作出正確的處理，恢復他的工作，補發薪水，並用適當的方式來醫治他的精神上的創傷。我們向各報紙和校同學呼吁，希望大家支援我們。

第三、我們請大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假如，我們大學畢業後遇到了同樣悲慘的遭遇，我們將會怎樣呢？爲了不使類似的事件在我們和我們的弟弟妹妹的身上重新出現，我們向全體同學提出呼吁！我們全校師生員工團結起來，集中火力，猛烈向三害進攻，誓必堅决的，澈底的，全部的消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我們宣誓，不達到最後勝利，誓不收兵。

大字報的危機！

燎火報編輯部

劉眞報告說：“每個黨團員都應表明自己的態度。”於是下面嗡的一聲，響應的就有一大羣。我看見一個人手裏拿了三個“社”的標語，從行政大樓下來，繞着白楊樹，衝到合作社廣場上，然後煞有介事的向着廣大的正直善良的人們宣戰：“反對虛誇的攻擊，主張實事求是。”“反對採用大民主方式。”“歡迎‘評當前本校的鳴放運動’一文的發表。”“鳴放”呀？！歌頌呀？！原來這就是“新風社”“共青團員”的“態度”，原來這就是“燈塔”得到了“歡迎”的出路？！

× × ×

劉眞同志說：“只有共產黨員才經得住這樣的狂風暴雨。”於是“遲走了一步”又好像受了“狂風暴雨”委曲的人們，又嗡的一聲，在那裏大叫着：“現在是百家爭鳴，不是一家獨鳴；”（化四眞理報）；我們堅持以理服人，反對粗暴（化四TMT）；“反對粗暴粗謾罵，堅持和風細雨”（晨鐘）；“堅決反對所謂‘維擁憲法，維擁法制’的口號”。（和風）“爭鳴”“說理”，不鳴不理，原來“眞理”就是從口號中喊出來的！原來“維護法制，維護憲法”，也居然會受到“和風”的“反對”和粗暴干涉！

× × ×

“響導”到什麽地方去呢？原來它是躲在“三害”的背後，把“整風運動的目的”和“社會主義建設”，來冲淡人們對“三害”的抵制和仇恨，“三光社”是怎樣“爲“刺猬”鳴不平”的呢？原來也只見口號，不見人聲。“觀察與評論”是怎樣號召“圍剿”鳴放言論的呢？可惜除了聲嘶力竭地“支持刺猬”的空喊以外，就再也看不到眞正的“以理服人”。習慣於躲在陰暗角落裏時而發出兩聲怪叫的“刺猬”，昨天又在爲“黨委制”作傳聲筒了。“太陽”“火光”，沒有出處；“新烽火”到處在放野火，“洪水”將要泛濫成災！“透視”這些口號的內幕吧！大字報在危機中！

× × ×

危機四伏，口號從起，所有主張正義和人道的人們，所有堅持眞理和戰鬥的兄弟報刊，將怎樣起來迎接這個新的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呢？我們的態度是：不能用無聲來代替回答；沉着、戰斗，眞理就能永生！

打破從劉眞到“共青團員”的圍剿！冲出武大“三害”的牢籠！到省委去！到民間去！

反“三害”中的“三害”

圖書館學系學生 胡繼武

在武大來說，“三害”無論在深度廣度上都是危害非淺的，從揭發的事實看來（盡管有些與原來有些出入），許多都使人觸目驚心的——上捧下壓，招搖撞騙，貪污浪費，危（違）法亂紀等等。假如不徹底根除“三害”，黨和政府將面臨一個新的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尖銳的人民內部矛盾。

黨的英明正在於此，能掌握矛盾的規律，看出矛盾的本質，結合國際和國內的條件而提出新的問題和新的解決方法。武大黨在黨中央的指示和新形式的發展和推動下，開始了反“三害”的斗爭。

但是問題總是復雜的，總是千絲萬縷的關聯着的，總是錯綜複雜

的交織在一起向前發展着的。在反"三害"同時又出現"三害"，以"三害"來反"三害"這是不恰當的。

拿劉眞同志六月五號向全校師生員工所作的報告來說，有些問題在今天還大有討論研究必須要的（如黨委制）；劉眞同志卽堅定而自信的作了結論。有些問題今天看來雖然明顯的錯了，但也應該以理來服人和提出黨委的看法來與人家商榷的。但劉眞同志不然。如關於運動的性質（我是不同意"爭民主"的提法的。）劉眞同志以强硬、傲慢、自信、帶有壓力的口吻反問聽衆："請問：你向誰爭取呢"？翻譯出來卽爲：你向共產黨爭取嗎？在這次運動中的百分之九十幾的同志都是一心爲黨爲國的，之所以提意見，正是出於對黨深切的愛。難道誰還願意帶上一頂反黨的帽子嗎？劉眞同志的口氣之所以如此，除了解釋爲官僚主義氣焰之盛外，我想別無他的理由了。

談到宗派主義那就更嚴重了。整風是應該而且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黨委不能代替一切。校學委會在這次運動中又是有職無權，開會都非常少，更難說能在這次運動中起領導作用了。這正是因爲黨委會對這一有廣泛成員參加的組織不信任的宗派主義情緒所造成的。

在75個報社准備停刊的時候，一夜之中出現了45個新報社。眞如雨後春筍。但，爲什麼不早出不遲出而偏在這時出呢？爲什麼看見運動中的毒草而看不見鮮花呢？爲什麼只寫"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標語（似乎這一運動是在反黨，只有他們才是黨的利益眞正維護者），而不勇敢的揭發"三害"的事實呢？原因很簡單：老報刊爲羣衆與個別團員所辦，後者爲黨員及團幹部所辦。各站在不同的角度，形成明顯的宗派。

武大廣播台最近發佈一則消息，大意是：劉眞同志近來正在准備講稿，希望各報社不要派記者前往，以便讓他騰出更多時間。我眞不解，爲什麼他不深入同學教工中來了解下問題的實質，聽聽他們的意見，而閉門造車不接見記者來寫演講稿？如果說運動一開始只准教工放不准學生放，及六月五號的報告對羣衆估計不足，犯了主觀主義

的錯誤，阻礙了運動的發展，那麼就不應該一錯再錯；反主觀主義時又出現主觀主義了。但是，這不明明又是主觀主義在作怪嗎？

我只簡單的舉幾個例子來證明我的說法。本想進一步分析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希望在高叫反"三害"時不要再出現"三害"。（至少應少出些。）如果這樣；也許會越反越多的。

制度、民主、專政

——曹紹濂教授訪問記

星期一的傍晚，我們到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曹紹濂先生家作客，請他談談關於當前鳴、放中幾個問題的意見。我們和曹先生過去就很熟，談起來非常隨便，可以說是一次訪問，也可以說是一次師生間的交談。

談話是從武大最近幾天鳴、放的內容開始的。曹先生告訴我們，最近羣衆提的意見多半還是一些人事安排，評級評薪，生活福利等等問題和對一些黨員的作風的揭露和批評。看起來似乎都是一些細小的瑣碎的事情，但，也就是在這許多具體事情上引起了羣衆對武大黨組織的極大不滿。過去負領導責任的黨員，業務和理論水平都不高，常常引起物議。尤其黨委副書記人事處長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平常不聯系羣衆，有時星期天羣衆想找到他家里去談，他總是出外釣魚，有意逃避，有時甚至說："我反正不懂，和我說沒有用。因此不滿意於他的人更多。曹先生說"：黨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我們相信黨，尊重黨，他們是黨派來的，我們也尊重他們，但是要他們領導好這所學校，那是不可能的。

"武大的這些問題是因爲黨員思想作風不好產生的，還是制度問

題呢”？我們等曹先生稍停頓時插問了一句。

“肯定說主要的是制度問題”，曹先生堅定地說：“如果黨員思想作風好一些，可能矛盾少一些，但是，學校還是辦不好。黨根本不應該派這樣水平的人到高等學校來。這些人不懂業務，理論水平也不高，加上功臣自居，驕傲自滿，又不努力學習，有的人生活還腐化，光靠黨員的資格吃飯，怎麼能行”？

我們接着請他就目前高等學校討論得很熱烈的黨委制，還是教授治校問題發表些意見。

“我看這兩種都不好”！曹先生說：“黨委制肯定是要不得的。參加黨委會的是那些人最多呢？第一是老干部，他們文化低，對於教學和研究工作更是外行；第二是年輕的黨員教師，他們有熱情，但沒有經驗。這些人組成的黨委，要領導這樣龐大、複雜的一所高等學校，怎麼可能？教授治校也不好。過去有些大學搞教授治校，只決定聘請教員和教學行政上的重大問題，事情很少，開會也很少。現在問題太多了，至少每周都得開一、兩次會，我們要專心于教學和研究工作的人，那怎麼吃得消”？

“那麼用什麼辦法來領導”？曹先生微笑着接着說：“我認爲只需派一個水平比較高的黨員來担任校長，其餘副學長，可就地取才，在學校中選擇有經驗、有能力的人來担任，具體領導教學和研究工作。黨員校長只掌握政策和領導政治思想，違反了政策，他可出來過問，沒有違反政策，他就不用管。這比如行船，他只看好羅盤，指示方向就行了，至於怎麼開船，怎麼轉彎，怎麼靠岸，他都不用管，應交給船員們自己掌握。

話題轉到了武大黨組織的宗派主義情緒和其產生的原因，進而談到民主的問題。我們徵求他對於民主集中制的看法。曹先生說：“我最反對說民主集中制只是馬克思倡出來的，其實資產階級政治學者倡導民主時，也特別强調領導，領導就是集中。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還不都是有民主集中制嗎？集中是手段，沒有集中，民主權利怎麼行使？問題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範圍狹窄，只限於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民主，而我們的民主是廣大人民的民主。

接着，我們說目前有人提出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只是共產黨一黨專政，要求曹先生談一談自己的看法。他笑着說：“這問題很難講，那要看從那方面說，只從執行政策方面來說，盡管有黨外人士參加政府，共同執行政策，也體現不了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從決定政策方面來看。這就是說，在決定政策時，黨外人士是怎樣和共產黨協商的，如果共產黨事先做好了一套，交給黨外人士照例通過，那仍舊是一黨專政，如果黨外人士在決定政策時，能夠眞正參加意見，那才是眞正人民民主專政。現在的人代會是有些問題的。例如武漢市的人民代表有時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出席，某些人業務丟不開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主要原因還是對於出席不感興趣，這當中必有問題存在。當然，這一切都是技術問題，如果感到不好，可以換個辦法”。曹先生站了起來，揮了揮手，又轉到黨員水平問題。他說：“主要問題還是幹部問題。斯大林說：幹部決定一切，我們全國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我看水平高的不到二百萬，老黨員中農民出身的很多，文化非常低，很多解放後入黨的，質量也不高，全國這麼多單位，一處派一個水平高的黨員就很困難。應該趕快提高黨員的水平，並非在今後發展組織時，應切實注意質量，發展眞正的優秀人物入黨”。

最後，我們特請他談談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看法。曹先生說：“黨的方針都是根據實際需要提出的，根據我的體會，民主黨派確實有很大的作用：第一是反映情況。羣衆有些話不願向黨員談，不願在工會、行政會上談，都願在自己的組織里談，同時，我們向黨反映情況是代表組織，由組織負責，也就沒有顧慮。第二是對黨開展批評。第三是爲黨貫澈政策。但是這方針是否能眞正不變呢？我聽到兩種反映：一種認爲民主黨派的存亡既然不決定於他們自己，而是決定於黨，今天黨需要民主黨派，就說長期共存，以後如果一旦不需要時，也可以收回這句話。另一種反映是認爲卽使民主黨派眞能被允許長期存在，但是年輕人都不願參加，特別是民革，現在的成員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了，老的死了，後繼無人，豈不自然消滅了嗎？

因此，要眞正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還得要求黨對於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給以大力的支持”。

時間已經不早了，兩個半鐘頭的談話中，曹先生一直十分熱情與奮，時而站起，時而坐下。這時，聲音有些嘶啞了，曹先生白天忙一整天，我們怕過於勞累了他，雖然還有許多問題希望他談談，但也不便久留，只得告辭出來。

（長江日報記者茂舒亮公整理）

談武大的黨羣關係

歷史系教授 謝義偉

李植枬同志沒把黨外人士當一家人看，那麽你當作什麽來看？我看不外：第一，當作敵人看，第二，當作奴隸看，第三，當作材料看。這都不是我自己提的，劉眞同志說過，黨員有時敵我分不清，陳友松說師大把教員當希臘的教學奴隸看，一個工程師說把我當作材料庫裏的材料看，究竟是那一種見法？明確一下，黨羣關係才弄得好。

趙澍宜先生提得很好，過去各種運動中總評定是“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不可避免的”，這基本上是對的。但問題在於運動過後，對受了冤枉的人採取什麽態度的問題，是否國民黨“寧枉勿縱”的口號是正確的？我們打錯的是什麽人？是人民呢？是朋友呢？還是鷄狗呢？在對敵鬥爭中警惕性很高是對的。但是現在是對人民內部的問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但反過來說，沒有羣衆也就沒有共產黨。有些黨員居功自傲，認爲替革命流了血，但羣衆流了多少血呢？天下是否一個人打下來的？我們要作黨的好兒女，更要作人民的好兒女，不能把自己的母親——羣衆忘了。共產黨員不是騎人民頭上的，而是站在人民中間的。在我們武大幾年總結工作，總說是領導勤勤懇懇的，是有成績的。但我們的成績是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形勢的發展和羣衆的努力，而缺點則應由現在的領導負責，不能都一古腦推到徐懋庸身上去。徐懋庸走了四、五年了，徐的錯誤不但沒有掃除而且嚴重了，責任誰負？應好想一想！

有一位老教授說：我們過去在三反思想改造中，檢查自己的缺點時，痛哭流涕，而今天的領導同志看到武大如此之糟，何以會無動於衷！學委開會，許多黨員不到，自己稍有良心，應對這些錯錯痛心，慚愧，這樣的思想感情如何能領導學校！如何能和別人成爲一家人？像這樣子，共產黨是否還能領導人民？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黨員是否把國家看成自己的財產，問題是嚴重的。很多黨員除了黨的紀律外，對一切其地紀律和法規，都不放在眼裏。黨員帶頭破壞法律，黨員就是法律。毛主席是偉大的，這樣的作風如果不整頓，任其發展下去，只有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者歡迎，到那時就遲了。

黨委制就不經濟，成爲兩套系統，何必如此呢？李植枬同志說到有許多老黨員有居功自傲情緒，有些黨員以爲自己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的驕傲。這一點値得研究。事實上，這些黨員並非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也根本沒有馬列主義觀點。因爲他們把人民羣衆當作奴隸，和人民立場分開了。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告訴你是這樣做的嗎？你有立場嗎？你有觀點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你有什麽値得驕傲！希望黨領導要求這樣的黨員好好學習一下，不學習，不僅在武大逗不下去，到任何地方去，也會碰得頭破血流的。

應該懂得尊重人，尊重別人的勞動

法律系副教授 姚梅鎮

我因病沒有參加學習，但從報紙上看到全國鳴、放的情况以後，深深感到這些意見中雖然有些不免有偏激之處，但總的來說，羣衆的這種勇于提意見的精神以及這些意見本身，都是可寶貴的，都是從愛

護黨的立場出發的，從團結出發的。

黨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黨之所以做出了這麼偉大的成績，我認為有一條，就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也就是羣衆路線。歷史上對舊時代開明一點的"天子"，會有過"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讚譽。我們當然不能拿黨來和封建皇朝的開明天子相比，但是黨是不是也應該"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呢？我以為是應該的。

我認為，搞好黨羣關係，加强統戰教育，內容要具體些，必須在黨員中解決這樣幾個問題：第一、不僅要有敵我觀點，而且要有人民內部的觀點。有些黨員把敵我的界限劃得很狹隘，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似乎只有黨是"我"，黨以外的都是"敵"。有人反映武大黨員與羣衆的關係似乎有點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這不是偶然的。在肅反鬥爭中，因為民建有個別同志工作方法上在認識上犯了錯誤，黨把民建看成"小集團"，結果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的主席團名單上根本沒有民建這個單位，這對民主黨派是什麼看法！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我相信毛主席假如知道這件事一定會大發脾氣的。對老教師的不尊重和蔑視，實質上也是如此，在某些黨員心目中，似乎凡是從舊社會來的都是階級異己分子。從理論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但是事實上，有些黨員竟以統治者自居。這兩年來我輔導中就碰到好幾個學生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究竟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呢？

第二、應當使黨員有"大家庭"的感情。平常黨員和黨員在一起很親密，黨員和羣衆在一起就有隔閡，這就是由於黨員對於羣衆沒有一種兄弟姊妹的感情。人們對自己的兄弟姊妹犯了錯誤，决不會冷淡歧視，不會虎視鷹瞵，更不會幸災樂禍，隔岸觀火，而黨對於我們似乎是只要犯了一點錯誤，就一脚踢開，疏遠起來。例如一區合作社聯名建議的問題，本來是單純生活問題，而且是我寫的，肅反開始時我也主動地找黨的領導說明原委，當時領導對我表示沒有懷疑，但以後事實並不如此，雖然並沒有斗過我，也沒有撤我的組長職務，可是却對我冷淡了。而且在作法上奇離驛昧，令人摸不着頭腦，我本來是大

組長，可是後來分組鬥爭，布置任務，研究問題等等，一般就沒有我的份了，本來校黨總支過去好些會議常邀請我參加的，後來就不邀請我了。總之是把我擱在一邊。即使我犯錯誤(假如那是一個錯誤的話)，為什麼不可以批評我，幫助我認識錯誤呢？無根據地懷疑、冷淡、歧視，只會造成隔閡，不利于團結。而且肅反結束後好久，有一天我下課回家，聽說人事處一位王某某同志打電話叫我到他家里去談話，我馬上"遵命"而去，他轉彎抹角地說了半天，結果還在追查合作社的問題。這會使人感到有什麼溫暖和相信呢？我很懷疑黨的人事工作為什麼老是糾纏在對人懷疑，而不認眞調查事實，我想黨對黨員的態度，即令在犯了嚴重錯誤的情况下，也不會如此的，黨既然是領導羣衆，對羣衆就應該這樣嗎？

第三、要有全民的觀點，克服宗派主義。我校黨員具有無限的優越感，特別是對於老教師更是如此。為什麼把法律系十幾位老教師當作皮球踢來踢去？是不是認為法律科學是黨派性很强的科學，要此只有黨團員才能教呢？這是錯誤的。法律科學雖然是黨性很强的科學，但决不是宗派的科學，為什麼一定要黨員才能教？現在法律系的基礎課都是青年教師，我是不同意的。當然，青年教師將來總是要而且應該代替老年教師的，但是不應該就馬上把老教師放在一邊，而急於把一些不成熟的青年教師來代替。這樣做是錯誤的，違反原則的，無論對學生，對青年教師本人都是不好的。作為教研組主任，我反對這種作法，但是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之下，只得同意。什麼是無形的壓力呢？說得具體一點，據說是憑輿論排課，也就是系里的某些年輕黨員的輿論，此外還有什麼輿論呢？付系主任李文鈞同志是個老黨員，初來的時候看問題還比較全面、客觀，可是後來我覺得他就被少數人所包圍了，我曾不止一次向他提出接觸面廣一些。據說在這些問題上，連系主任韓德培先生表示異議，也沒有用，那我表示不同意，會有什麼用呢？於此可見一斑。某些黨團員"氣燄萬丈"，某些人民大學畢業的又是一個"氣燄萬丈"，所以有些人就成為"氣燄兩萬丈"了，這樣對人對已都是不利的，應該是彼此虛心，互相學習。在今天事實上，

如果是離開了蘇聯專家的講稿就不能講第二句話，學生是不會滿意的。法律系這一年來的教學效果，是令人痛心的。我完全贊成培養新生力量，但反對在排課問題上絕對化，誰能教，就該誰教。我看有的老教師有一定教學經驗，經過自己努力學習，離開了講稿還可以講第二句甚至第三句話，而且不一定就會違背原則。就應該幫助和鼓勵他們開課，今天我們力量不是很夠，而是不夠。當然，老實說，我現在的處境，還沒有遭到其他老教師一樣的待遇，而且還受到某種程度的「尊重」但是大勢所趨，瞻望前途，也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第四、要有革命的人道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里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人及其需要”，應當懂得尊重人，而尊重人，在實質上就是尊重那個人的勞動。某些黨團員對于老教師的勞動是不夠尊重的。譬如老教師在教課中有了缺點，系祕書不直接找我談，却通過我們教研組的一個團員來跟我講，把缺點說成非常嚴重，其實據我找組長了解，那只是少數人的意見，並且老教師經過主觀努力及同志們幫助不久就情况好轉了。有時在系務會議上把老教師的話，說成一般不好，當經某教研組主任提出異議，說各班反映不一，才沒作聲，我認爲這樣的做法，是沒有好處的。老教師是有許多缺點的，應該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幫助他們改進缺點，鼓勵他們進步。

第五、要有正確的原則性的觀點。有些黨員以爲無原則地輕視老教師就是原則性，不改正錯誤就是原則性，這眞是絕大的曲解。譬如在工資改革時，對某些年輕教師之間未能實現同工同酬，按理應該改，又對個別老教師評薪所根據羣衆反映的主要理由與事實不符，如原來反映某教師不是學國際法的，後來證明確在外國學過三年國際法，至少這點理由應該取消，可是有的黨員以爲似乎認爲錯了，那就是羣衆錯了，就會是黨錯了、就是沒有原則，難道是則是，非則非，不是原則嗎？這叫做什麽原則性，黨性呢？！實質上這就是把“我”的一切看成了黨的一切，“我”就是黨。

以上這些，可能只有幾分之幾的正確性，既有此感，也大胆提出，以供參考，並請批評。

“奴隸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

法律系副教授 姚梅鎭

“有人反映，武大黨員與羣衆的關係，似乎有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這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似乎只有黨才是“我”，黨外都是“敵”，對老教授不尊重和蔑視，實際上也是如此。在某些黨員心目中，似乎凡是舊社會來的都是階級異己分子。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黨專政，但事實上，有些黨員總以統治者自居”。

“你們不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宗派主義，不要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了黨專政。這種統治是奴隸主統治，是奴隸主專政。黨員不承認別人有人格，黨員沒有革命的人道主義。因此由於宗派主義造成黨外老先生和其他的人都變成了奴隸，只不過我們這些人是沒有帶枷鎖的奴隸而已，受到非人的待遇，是活的奴隸。所以我們現在倒退了幾千年。……這種情况嚴重的影響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壽命，奪去了學生的青春”。

“當然，老實說，我現在的處境，還沒有遭到其他老教師一樣的待遇，而且還受到某種程度的“尊重”，但是大勢所趨，瞻望前途，也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現在的共產黨比以前的封建帝王還可惡”。

姚梅鎭提出如今是“奴隸主統治”，要求取消這種統治時，粟寄滄拍着姚梅鎭的肩膀說，“你們眞的抓住了根本問題”。

（本文系姚梅鎭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標題是編者所加的）

書信

"火燄報"告全體同學書(五月二十)

中文系學生 吳開斌

親愛的全體同學們!

目前學校整風運動中揭露出來的問題很多，很嚴重，我們青年一代不能在這些問題面前熟視無睹，不能保持沉默!

現在北京及武漢地區的某些高等學校中的青年已經行動起來，積極幫助黨整風，除三害，向壞人壞事開火，他們勇敢的投入了運動。他們走到了行列的前面。

我們學校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青年人一向具有强烈的正義感和嫉惡如仇的精神，我們怎能安然無事，不動於衷?

我們認爲: 必須立即在同學中開展"鳴""放"，暢所欲言，使每一個人都能對當前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批評；必須與已經行動的教工結成一條戰線，壯大聲勢，加强火力，共同動作。武大幾年來積習深厚，問題重重，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根深蒂固。光依靠教工的力量，捨棄了廣大學生這一支堅强隊伍，是不可能求得問題的深入解決的，是不能辦好學校的。同學們! 我們能坐視不理嗎? 能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相安無事嗎?

今天劉眞同志已經表示同意我們"鳴""放"，我們感謝黨委的支持，但是我們的力量是單薄的，希望更多的同學能與我們一道行動!

我們的目的是幫助黨委克服錯誤和缺點，爲了解决現存的問題，我們反對粗暴，堅持和風細雨的辦法，但是不等於說對壞人壞事不進行尖銳的毫不留情的批評!

是時候了，同學們，我們該立即行動起來，用青年熱情的火焰燒除一切丑惡的東西!

上毛主席書

中文系學生 唐國富

主席:

大學生黨員頻繁的會議，社會活動使我們感到無限的苦悶、煩惱、厭惡。主席引用了人家"以逸待勞"，我們"疲于奔命"來談王云生和劉芝明兩個人的學習。其實，這可以用到在科學機關，在高等學校的黨員和黨外人士相比。

爲什麽一定要占去黨員這樣多的時間呢? 翻開日記，星期三下午開會，星期六下午開會，星期日晚上開會，星期五中午開會。第三週開會，第六週開會，第十三週開會，沒有辦法，即使全體黨員十分不滿、氣憤、反對，然而，到頭來還得服從黨委書記决定: 開會。

科學研究要時間，要連續的勞動，可是，除了不斷間隔的占去你的時間，還使你無論如何安不下心來。反正黨委專職人員不搞科學研究，他不是教授，也不是學生，多開會，就完成了他的職責，他的工作量。只是苦了其他黨員，滿復牢騷，沒有辦法，大家集中在一起時互相談談，倒也痛快。一個黨員說: 他很苦悶，想退學，現在機關精簡，回不去，想退黨，覺得這件事而退黨也値不得。

我建議中央調查一兩個綜合大學及研究機關一下，有幾個黨、團

員願意做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社會活動占去多少時間？四年的大學，八個學期，每學期以十五週計算，每週4小時政治課，6小時開會、活動等計（其實不止如此，星期三、六下午就8節課，還有占用其他時間）一學期就150小時，八學期，共1200小時。這數字不能說不驚人，大學四年，我們黨員至少比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生多用去1200小時去搞專業務活動。而使人專不下心來還不在內。專家說：現在大學理論水平（專業理論）太低，外文基礎太差。原因呢，就是如此。人到底是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什麽也談不上。黨外專家批評黨有特權思想，分配學不好的黨員較好的工作。其實，對這黨內外都有意見，從黨內來說，老開會，怎麽能學好。要向科學進軍，誰也願在書齋用功。

我們是講唯物主義的，但許多問題的處理其實是唯心，只認為主觀努力就行了，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按現在搞法，只能使黨員落後，從國家來談，也許是對的，因此現在卽使某些黨員學得差些，將來也可以發展那些現在業務學得好，現在社會活動少的人爲黨員，但爲什麽不讓現在的黨員學得好呢？讓他們也有一點“自由”的權利呢？什麽事都一定要統一、集中、服從，不看看實際是否可能。

高等學校工作，我看要就是象蘇聯，不搞百家爭鳴，要就象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不要搞那麽多的組織、社會工作，再沒有一個國家象我們這樣幹部多，會議多的了。

實事求是的研究高等學校的特點，調查幾個學校的黨員學生，讓黨員也有自由掌握學習時間的權利，也給下面支部的一點民主自由。聽聽我們的呼聲吧！

此　致

敬禮

武漢大學中文系唐國富

1957年5月6日

對學校工作還提幾點建議：

主席認爲我們知識分子的組織工作跟不上我們爭取知識分子的方針，我擁護這樣看法。我也認爲：黨內的組織生活也不能適應高級知識分子的特點，包括不能適應黨員大學生的特點。我們基本上是運用統一的，全國一律的辦法來對待一切的部門，用對待小知識分子的辦法來對待所有的知識分子，這是平均主義或機械的統一。

我見到著名的、有威望的剛入黨的科學家，他們以預備黨員的身份來參加我們一切會議，總感到一種傷心，不是說他們應當特殊，而是說讓他們用時間放在科學研究上對黨有利還是用在頻繁的會議上對黨有利？他們是預備黨員，但更重要的是科學家，這樣長期下去他們是有苦悶的。

因此，我贊成科學家預備黨員參加黨委，這對鼓勵他們，對聯系高級知識分子等等都有利，但是，我也認爲，這同時必須加重黨委專職人員的責任，不要事事找他，樣樣開會，許多黨內的經常工作都要黨委討論的，但假如也要他一樣，就不好，也不要按過去黨委分工，一個人負責一條戰線，一個單位，要是那樣，他們的科學工作就受到損失。

對於系的黨的工作，我的意見也是如此，把原來做黨總支書記的青年同志担任副書記，而讓入黨不久的適然的專家任書記，但黨的日常工作仍由副書記搞。“因人設事”是不大好，在一定時期，也還得運用，將來入黨高級知識分子，那怕是由他們輪流担任系主任，系總支書記也好，當然，系主任不一定由黨內担任。

學校黨的組織，黨對羣衆的聯系必須加强，但黨的經常活動時間必須減少。學生黨員也需要那樣，星期三、六黨委佈置全校性的活動，可是還有其它工作呢？支委會、支部會、小組會、積極分子座談會、預備黨員鑑定、轉式、沒有一項不需要做。於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有會開，學校只管把工作佈置到第十五週，“第十六週同學願意討論也行”。好象一學期有兩個時間給你們準備考試就是辦好事了。

這樣看來，我是不是要求高等學校黨組織生活來些特殊呢？說實在，我是要求有些特殊的。

我是從軍隊復員到學校讀書的，在軍隊我是做政治工作，也担任過參謀，三年來的學校生活，除了感到快樂，也有感到苦悶，就是我們是一個黨的幹部。但到大學來，我們是爲了把自己養成爲專家呢？還是爲了社會活動呢？在軍隊領導機關，首長尚且不是每次黨小組會，支部會都參加——他們並不做科學研究工作。而這裏我們却得這樣，我深深知道，理論科學研究工作要比一般行政崗位費去時間，知識，是逐漸積累起來的，人們日以繼夜工作，我們却是開不完的會，做不完的事。

對學生來說，我是建議領導上將那"與民休息"的政策，把保證六分之五的時間進行業務工作或學習當成法制性的來實行，政治理論課算在政治活動時間以內，而要提高政治課質量。那麼，一星期就有８小時政治活動，課內４小時，課外４小時，即星期六下午，超過這個時間，黨內黨外都可以拒絕參加任何活動。

高等學校的工作水平低，缺點都被中央的大樹蓋住了，我同意這種看法，高等學校貫徹中央一般性的政策時不考慮到科學研究機關的特點，就鮮明地反映自己的水平低，沒有經過消化。而我們這些人呢，有意見，但在人領導之下，回到頭來還得服從。但我也反過來說，中央沒有較高的負責同志專管高等學校工作——我不是指高教部沒有做事，而是指黨內。主席研究了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提出了重大的報告，我們工作方向明確了，我們水平比不上主席，但除了主席，還應當有二、三個流的副手研究這個問題，系統地、全面地，並提出帶政策性的意見。拿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事來說。我們除了主席的關於合作化的報告外，也經常看到一些很有分量的、令人信服、帶有政策性報告。可是，對高等學校，並沒有，至少我沒有看到。主席報告全黨擁護，但主席報告是原則性的報告，并沒有包括高等學校的一切問題，我們正需要根據主席報告的指導原則，進行系統，細致的工作。

清華提出改變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改變爲校務委員會負責制，我是同意這個意見的，因爲只要能夠發揮他們的力量，和我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就是我們的目的，抗日戰爭時期三三制仍然保證了黨的領導，今後黨的領導不會因爲這些學校領導制名稱的改變而削弱。相反，通過共同負責，通過在他們之間發展黨員而使學校改變成紅色高等學校，消除隔閡。這個問題我想要說的仍然是中央系統地研究學校工作，從大事到小事，從黨委制到學校的社會活動、教學工作、共青團、黨的組織生活、黨員，一方面，各有各的範圍，另一方面，也要合在一起研究一下，象主席過去研究第四軍的工作一樣，這樣，結論就不止是方針，而且有具體政策。

去年春天，從清華發展劉仙州同志起，對全國知識分子發生很大影響，加强了黨與知識分子的聯系，下半年匈波問題以後，吹了一陣風。今年初，百家爭鳴響起來，有作用也有付作用，有人積極起來，也有人感到迷惑，什麽事也不是完全絕對的，看樣子，我們還是比大知識分子們走在前面一大步，他們發些牢騷，我們改進工作，終始領着他們一起走，明年１９５８年春天，我建議中央又來個發展劉仙州，當然，人不是他，而還是從清華大學搞起，清華９個系主任都是民社的，這就來個把它三個民社變成共產黨的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策，經過解凍之後，就把它變爲永久、經常的事，而黨，就要放手發展一批，在報上登，影響就會擴大，成績就會鞏固，聯系就會加强。

今有人說："共產黨就是這一套"，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而且，其中的關係，有的接不上來，有的矛盾，人們還會感到迷惑，然而，路是這樣走的。

寫了許多，我的意見帶有很多的片面，但作爲一個黨員，我希望人民日報編輯部把我的意見轉給中央。

唐　國　富

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４日

給林希翎的信

中文系學生 李正宇

希翎同志：你寄給開斌的“控訴書”，我也仔細地讀了。我想，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人都不能不爲你感到屈辱和憤慨！那些頑固腦袋，你稱之爲“沒有頭腦只有尾巴”的人，這只是概括了他們愚蠢的一面，可惜還沒有揭出其毒惡的一面，所以，我稱他們爲“人類眞善美的劊子手”。特別使我憤慨的是，這種人，却能一手遮天，一手蓋地，呼風喚雨，飛揚跋扈，而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却都受到攻擊，迫害！數千年來都是如此，今天當然好的多了，但是並未絕種，他們藉着堂堂的“中國青年報”悍然出現在全國人民面前，並且蒙蔽了那些單純的缺乏經驗的無數青年的良心，他們沾汚了中國青年報，給有中國青年報”造成了一個極大的汚點。他們兩肩之間長的不過是個徒“人面的肉球，而胸腔內却包藏着顆禍心，當他們正在歡慶，他們的“勝利”的時候，曾否想到過：一個純潔的心靈遭受到了多麼嚴重的傷害？沒有，根本沒有！他們正是爲此而鼓舞歡騰呢！勇敢的姑娘，你對他們義正辭嚴的控訴是大快人心的。我等着從對你的控訴和處理結果，衡量我們新社會到底是支持正義或支持邪惡！

我跟開斌同班，而且三年來我們一直住在一個房間裏。我們的觀點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他比較沉着，我易於激動，在許多問題上，我們有着　傳統，觀點矛盾的見解，因而一年以前，我們是孤立的，但是近一年來，我們的觀點逐漸取得優勢，現在，我們已經把班上的庸俗空氣基本打破了，最近，我校停課舉行了一次對國內外大事的爭論，這場爭論的結果，最後宣告了我們班上的“庸俗社會學”（我們引伸這個詞來稱呼機械庸俗統治空氣）的徹底破產，但，這樣一

來，我們班又成爲全校其他系、班攻擊的對象了。結果不必過早的預言，但我相信他們撲滅不了我們。

我很高興在遙遠的北京有一個與我們觀點一致的朋友，我非常敬佩你的鬥爭精神，由於對於眞理和自由的渴望，我們應該成同志和朋友千里迢迢的空間也阻擋不住我們心靈的交流，但是，與之相反，我們與近在咫足的那些“尾巴”們却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

我們正在考慮如何支持你，但請你放心，你將得到我們最眞誠的支持，我們支持，也就意味着支持那些呻吟在邪惡控制下的受難者，支持眞理和自由，你的鬥爭的意義實際超出了你個人的範圍，它可以發展成爲全國性的對於社會惡勢力的鬥爭，如果你能向全國發出號召，號召支持你的人自願組織一個“支持林希翎鬥爭協會”那麼，這個事件的發展將會更有意義更有保證，我們可以預料：將會在全國掀起一個懲罰“尾巴”們的鬥爭，而這，正是新社會需要的，盼來信，再談。　　　　祝

早日恢復健康！

李正宇 4.19. 晚

給鄭州大學× ×的信

俄文系助教 張洪麟

× ×：

………………

關於肅反中我等所受的損失（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我認爲我們有權追究其責任並序以合理的補償，爲此我正在與北京的諸好友聯系中希望大家一起採取行動，給那夥屠夫們加一點壓力。我們失去的青春和年華是遠非他們用金錢所能彌補起來的。我的許多同學自殺

了，發瘋了，被送到集中營去了。他們是無辜的，善良的今天許多同學都挺身出來爲運動中的被害者鳴不平，羣衆起來了，聲勢異常浩大。

我個人的事情已經在一次全系的大會上（有生學參加）大白於天下了要求大家給予支持，結果博得了大家的同情，甚至於不少的掌聲，同時也向武大的人事處長談過了，他答應將我的材料轉到北大去請原學校重新審定。您知道那伙王八給我作的結論到現在爲止我還不能同意的。你信上所說各點我認爲是切實可行的而且是合乎情理的。我們應當這樣辦。北大在爭取民主、爭取自由、擁護憲法、保障人權的運動中起了先鋒作用給武漢各高等學校影響非常深遠，光明日報和上海文匯報都有報道。雖然打了折扣必竟還可看出一般來。北大同學寫給武大同學的幾封長信在這次運動中起了無比巨大的作用，在他們的影響下武大前兩個星期也搞得熱火朝天，我現在把運動的經過以及運動將向何處去等等問題向你談談。

鳴放運動最初是在教工中開展，所謂開展也就是讓大家出出氣，因爲這些年內大伙都快要悶死了，其實他們有無誠意來改正那只有天知道。教工裏面敢於略抒已見的非常有限，他們都說怕報復。盡管如此他們的發言還是揭露了一些問題。有人認爲黨這次開展整風運動是出於迫不得巳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是統治者基於統治危機下提出來的，目的是借此緩和即將到來的崩潰，我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中外古今都沒有看見這樣的政權，便衣警察遍地皆是（某教授的發言）不准人民發言，人民的一切基本權利被剝奪得干干淨淨了，可是還說這是什麼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憲法是一紙空文，早已被某些統治者丟掉了。

武漢各高等學校出現了趕走（領導者）的趨勢，到處貼標語寫大字報，我校的副校長和人事處長是衆矢之敵（的），羣衆的憤怒已達頂點大有形成大民主的趨勢。武漢長江日報封鎖我們的新聞，同學們提出抗議，派了許多代表到報社去談判，同時也把標語張貼在他們大門口，同學們都說幾年來都處在水深火熱中，生活在恐怖統治下，過着

非人的生活，有許多提出要爲肅反中死去的同學和教授們開追悼會，支持這一建議的人很多，於是每年照例要紀念"六一"學生運動中犧牲殉難者紀念會也在是日宣佈取消了，學校怕出事所以不敢把大伙集合起來，怕同學們反過來紀念肅反中死去的同志。他們反對黨委制，要求取消這一不合理的制度，要求公開人事檔案，要求撤換不稱職的領導，最後問題要集中在"制度"二字上不民主的制度，是產生三害的根源，因爲我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刺刀上的人民處於無權的境地，專制獨裁就隨之而來了，所以運動發展到現在還是一個自發性的羣衆運動，是一個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羣衆性運動，有人企圖把運動說成是他們領導的，這與事實完全不符合。自由不是恩賜的，而是天賦的，不是誰說你可以鳴了才可以鳴。不是，完全不是這樣的，運動中有大批的黨員團捲入這個激流中來了。如果不是上面的壓制說不定同學們眞要鬧出事來。武漢許多高等學校都是如此可惜你不知道，因爲報社完全把消息封鎖了，眞豈有此理！！

雖然黨之不得人心，我從這次運動中清楚地覺察出來了，他們再不眞心眞意的改，人民眞要起來推翻他們了。高等學校和中央一級的機關是如此，其他省市和地方上的政權您就可想而知了。

前些天舉行了幾個辯論會。（1）胡風集團是不是反革命集團？（2）解放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冷酷無情的，（3）三害的根源何在？（4）肅反中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嗎？（5）運動將向何處去？（6）政治課是否可以選修？每次的辯論會意見都不一致，實際上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有一些傳聲筒他們把這種人叫做衛道者，仍然唱老一套的陳調詞濫，眞令人聽了哭笑不得，但是有許多人在會上都把眞理說出來了，專制獨裁的思想與進步自由的思想還在武大激戰中，不！應當說在全國範圍內的激戰人類的未來將有賴於這些青年的努力，這次運動中幹得最起勁的能夠顯示出無比力量的還是同學們，由此看來青年是純潔的，有熱情愛好眞理愛民主、愛自由，任何樣的欺騙宣傳都蒙蔽不了他們的眼睛，用報紙上常說的一句話來說："紙是包不住火的"同學們高呼理性的原則萬歲！民主自由萬歲！把人民縛

在一根繩子上唱一個　調子的時代已一去不復反了!!眞理的種子已撒下了，人民大衆將會有收割的一天。

給　弟　弟　的　信

數學系學生　　吳宋光

親愛的弟弟:

好久沒有接到你的來信甚念甚念!

按農業的季節已到櫻花凋謝了，樹木早也接上綠色翠的上底了，然而眞正的人間的春天却是幾天來才跡步珞珈山，這是人間從心裏發出來的春天，人權得到保障，人的尊嚴恢復了，這幾天的事情使我們非常激動，到目前我還沒有一個時間把它很好的回憶一下。

自報紙報導各界民主人士對共產黨的批評以後，同學的思想多少有些開朗，學校整風的刊物、學習雜誌出版後更動人心，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的發言在同學中間引起了普遍的回聲。不學無術的江橹盤踞中文系系主任，曾指程教授說:「你寫幾本小册子有什麼了不起。」而江橹態度一貫蠻橫作風惡劣。

學習簡報（主要報道教授 鳴放情況）揭發了許多令人痛心的材料，如有的教授無故被禁一百多天，老教授不能開課，反而寫講稿給共產黨員助敎去講，葉材植（人事科）副科長對一職員說:「聽說你妹妹長得很漂亮，把你妹妹介紹給我，我給你提升三級。」等等。

中文系舉起了鳴放大旗，是鳴放中急先鋒，首先中文系三年級舉辦的火焰報，報題寫着“人們需要光明，所以需要火焰”這一報刊煽動性很大，要求大鳴大放，報導武漢醫學院的情況，到處貼滿標語“反對官僚主義”等等，還揭發分配畢業生的宗派主義，有黨員的畢業論文二次被指導老師認爲不通過，結果因爲她是黨員而分配作家協會去了，當天下午法學院門口貼着與“馬房山共存亡”的消息。報導湖北師範專科學校的情况，該校同學要求改爲學院（本科），而且要

求與馬房山（該校之校址）共存亡（敎育部要他們搬走）省委到該校作報告，省委從上午七點半被同志包圍解答問題至晚上七點。這時也出現了“張付校長十大罪狀”及“趕走××”（副校長）的口號，指出張付校長五口之家佔了十五間房子，而許多老教授全家九口五間，還有枕頭告狀“香水案”（指其妻有次向總務科職員領東西單條上有香水，有職員叫道“好香也”，其妻回家告訴張，而張進行搜查鬧得鷄犬不安，滿城風雨）等。當天晚上我校黨委書記劉眞向全校學生作了報告，表明黨委的態度，要求鳴放也好，小鳴放也好，不鳴放也好，向兩面伸出手。翌日報刊像雨後春筍一樣的出現，有山雨欲來風樓之勢，大家一致質問黨委，措詞極爲尖銳，有人提出如不停課，將罷課，中午黨委才遲遲決定大鳴大放，各系考試科目減少爲二門，晚上各系舉行動員大會。組成系學習分會，而團組織、系學生會都爲同學的唾棄，中二乙說得好! 團委忘記人們，人們忘記團委。它一聲也不吭。你知道這兩個組織在各 運動中是最積極的。數學系三年級巨刊“冲刷”問世，接着四年級的“藥”也刊行，而中文系“火焰報”的“北京書簡”更動人心，擁有廣大讀者，報導北京大學鳴放消息。

接着中文系提出二個辯論“解放後人與人是冷酷無情的”“胡風是反革命分子嗎? 武大的肅反是否是成績是主要的”。

我系段桂棠老師鳴放了，他揭開了他在肅反及徐懋庸時代（徐爲武大前任校長）所受的迫害。在肅反時，武大私設禁閉，隨意搜查人家; 甚至對挨斗或被禁的人實行慘無人道的肉刑，大便的姿勢也受到限制! ? 聞者莫不淚下，全系同學都眞正咆吼起來了!

人們還提出撤消張勃川、張希光（武大黨委副書記）的職務，人事處處長向中文系同學說“你還調皮，×××不是在我一怒之下而進牢的。結果引起了大家的憤怒，各報刊紛起攻擊，並且中文系幾百人包圍辦公大樓，要求黨委書記劉眞對這問題作解答。

總之，這次運動與我第一次享受到眞正的民主，在大學中幾年來受到活生生的政治課，我拋棄了過去許多幼稚的看法，對一切問題不要太迷信，應從多方面考察，這次運動揭開武大的黑幕。

許多文章弄得人啼笑皆非，如有“葉副科長小傳”“香水歌賦”“張副校長與其夫人合傳”等等，不勝枚舉，全校到現在一周中刊物計有百多種，油印、大字報等約有一、二千張，大字報約數百萬言。

前天還派一個各系刊物說理代表團到長江日報社去說理，抗議不登載武漢各高等學校之鳴放消息，標語一直貼到報館門口，公共汽車上，代表團從早上七點談論到下午五時，雖然目前長江日報堅持不登載，但影響很壞，人們再不相信報紙了，報社不忠於事實，實行新聞封鎖。

目前有人提出“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的口號，也就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維擁社會主義法制，這是必然的趨勢，如果沒有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權就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三害”就不會眞正的根除。

直至現在有轟動世界的“美金案”有“合作社簽名專案”有“張資珙專案”（張爲英國皇家會會員，在肅反中斗錯了，雖然英國皇家學會向中國科學院提出抗議）有“陳懷九案”（陳“三反”被指爲與陷害志願軍的奸商李寅廷有關，實無此事，陳要求在全國包圍內恢復他的名譽）等等。

當然現在運動還有一股逆流，右傾的壓力向羣衆壓過來，官辦的“黄色”刊物，以丑惡的面目出現，這種逆潮是不難理解的。這些衞道者老爺們除了教條式的觀察看法外，別無所能了。不過現在不是過去時代了，敎條主義的統治不能像過去一樣地搏束着人們的思想了，這次運動，在政治上可以說是一次民主運動，而思想上是一次解放運動，它使人們的思想開朗，而不爲敎條主義所窒息，過去思想上犯罪並不是沒有，而是很多的，許多人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有一位敎授說，當時連談談天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明天可能下雨」那就有“變天”思想，過去敎條主義統治下，人們只會機械地理解分析事物，一切都是照本全科，由於它不知有多少可貴生動的思想被禁錮了，人們沒有言論的自由，一切的言論都可以被扣上反動思想的危險，這種思想的統治是很可怕的。

在爭論“胡風集團是不是反革命集團”時，雙方爭執都很激烈，

有人認爲這是文學的流派，而且他們是有唯心主義的觀點，他們的斗爭是很自然，中文系四年級一位同學發言主要有四點：①歷史的問題，追述了胡風集團的產生以後黨內在文學藝術上的宗派主義，如，何其芳、林默涵；②胡風集團的剖析，介紹胡風集團中的主要成員；③辯證法還是詭辯法，從各方面來證明，論述他們不是反革命分子，綠原在1948年寫了一首詩裏面有樣一句“蠢豬想用原子彈”在肅反胡風運動時被指責爲“蠢豬”是蘇聯，其實當時蘇聯還未宣傳有原子彈哩，盧甸的“致美國人民”中寫到“擁護美國人民”便被指責爲與“華爾街的資本家擁護”爲什麽同一個“人民”的概念，就可以理解爲“華爾街的老闆”，也可理解爲眞正善良的人民羣衆呢！胡風如果是反黨、反人民，他這樣狡猾也不用向黨提意見書來暴露自己。當時蔣介石集團在台灣大肆宣傳那也是很自然的，他們希望我們內部分裂，就是現在蔣介石集團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也大加宣傳，說我們分裂了！總之，從人民日報在公布材料還不足以說明胡風集團是一個反革命集團，而人民日報在公布材料時只有一家的意見，只有編者按，同時這些材料僅是私人問題的通訊，是個人思想言論的表達，根本與反革命毫無關係。④一個懷疑二個問題指出直到現在黨沒有向全國人民作出交代，對胡風是反革命份子表示懷疑，批判胡風也給文學帶來了另一種傾向，敎條主義的流行，許多胡風集團正確的觀點也加以否認。另一方面，當時是否受斯大林的影響，當時人民日報寫道“隨着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及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勝利，階級斗爭必然會日益加强”這顯然是斯大林那個錯誤公式“社會主義越前進，階級斗爭便越尖銳”的翻版。

還有的從法律的觀點來進行辯論，並從法律上指出反革命分子的定義“凡是懷有反革命目的 的及進行 反革命活動 的人皆爲反革命份子。”當然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爲胡風是反革命份子，總之，雙方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我是贊同前一種觀點，卽胡風不是反革命份子。

以前有另一個公式也是十分流行的是“反對黨員＝反對黨＝反革

命”結果有許多人就吃了這個公式的虧，在我們的工作、生活中，不免要和黨員打交道，不免有意見的分歧，這種分歧就經常地被認爲是反對黨員，而按照上面的公式就是反革命了，這種站不住脚的形式邏輯不知寃枉了好多人，有人提出“爲死者哀悼，爲生者鳴寃”要求全校開追悼會爲珞珈山的孤魂哀悼（肅反時我校有幾個人跳樓自殺）前天有人提着一個花圈祭奠這些寃魂哩！正義和善良的人們莫不痛心！有人在側所講演題目爲“人間慘劇”。人們要求對由於反胡風這個震動國內外及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發生重大作用而引起的肅反運動重新估計，是成績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特別是武大的情形，許多教授與同學在心靈上受到了不可彌補的創傷，人們受到沉痛的教訓，從此人們的口起封條，來考察這些灰暗的事實！現在還有許多衞道者們，板着可恥的臉孔說，爲了肅反錯懷一人有什麽關係，在他們看來至多來一個口頭的道歉就夠了，在他們看來“寧可錯殺千人，不可放過一個反革命份子”就是在這個“堂”而“皇”之口號掩蓋下，不知多少正直的人受到迫害，多少公民的人權及尊嚴沒有得到保障尊重，有一個受害者的愛人在三人所被迫跑在路上，眞是連誅九族。法律系四年級寫着“在肅反時全國布滿集中營，比法西斯的牢獄還無人道！

我來武大後受到二次教育，一次是肅反，這是一次教育人們把口封起來。虛僞，對人抱不信任的態度，另一次教育是這次運動，這次教育使我把眼界打開，一切應尊重事實，服從眞理。

這次運動也出現了許多歌曲，有人創作了“除三害戰歌”“除三害進行曲”………

六月四日運動達到高潮，許多教授及全校記者舉行一次座談會，探討運動的方向，大家一致認爲運動已超出整風運動的範圍，而是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的運動，因爲從許多揭發的事實中表明，社會主義民主沒有得到發揚，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人權沒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有的還提出把這些觀點到農村、工廠中去宣傳即到民間去！從揭發的事實上表明武漢大學不過是一個黑暗的王國，違法亂紀的現象很多，如肅反時私設禁閉室甚至肉刑，一位黨員强姦家裏女工（17歲）結果

這位少女自殺臥於血泊之中，可是得不到法律的制裁，還踞經濟系主任，當時甚至公開說，這位少女是地主（其實是農民）有政治問題，（她僅是17歲！）對此了解的七位女工揭發時受到迫害，被趕回鄉。更無恥的是學校黨委還力使此事掩蓋起來，嗚呼！這不是官官相護是什麽呢！武大的違法亂紀現象多矣！「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並不適用！？

然而很奇怪當天晚上，我校的馬列主義教研究組之七位教師（當然這種至少是黨、團員，星期二晚上）“一位大學畢業生（按：這個所謂大學生實際上是右派份子余錫琨）的悲慘遭遇”的講演會，證實了這一點，非黨團員的畢業生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應當嗟呼先天决定一切！人們在政治上的待遇並不是平等的。聯合寫了一篇所謂“對當前運動的看法”完全針對教授及同學意見。套了許多大帽子（讓這些教條主義式的論文滾他媽的蛋吧！）次日黨委書記劉眞代表黨委發言。也同樣指責羣衆，這下對而不好，甚至把這次羣衆自發運動功勞歸功於黨委，反對“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的提法，他不敢於正視現實，一概否認武大有違法亂紀現象，還出來替二張（張勃川副校長、“香水案”的主角。張希光黨委副書記、人事處黑暗王國的國王）辯護。許多官辦（即黨、團員辦的）刊物，異軍突起，他們沒有任何說服人的文章。唯一的本能是空喊口號，貼標語“反對粗暴（粗暴何在！）“反對大民主”（我們沒沒大民主、僅有一次中文系幾百人包圍行政大樓追問王勇威脅同學的事，以後要求公開檔案）“完全擁護劉眞同志的發言”，我班官辦刊物“刺　”是全校“黃色”刊評中最反動的一個，受到許多進步、正義的報刊的圍剿，我們看到有一張標語「三害萬歲」！“刺猬不朽”打倒正義，不要良心。——也係衞道者用來諷刺“刺猬”社，這個社的成員幾乎全部是黨、團員，而且是黨在當時肅反的“積極份子”，唯一的一個羣衆一半團員，因爲支部通過，但上級未批准。他們只能教條式的理解一切東西，觀點很庸俗，“黨委的屁也是香的”當然也有那些“黃色”刊物出了標語來擁護他們，他們打着反三害的旗幟，但事實上都把進攻的矛盾指向羣衆，於

是許多教授心寒而胆慄，最早鳴放的程千帆教授，懊悔他的說話，有一位女教授泣不成聲，韓副教務長也不敢鳴了，而同學中一切衞道者向着羣衆進行反撲，進步刊物一再提出團結一致向三害進攻，還未見改善。運動便轉入低潮，人們爲着黨担憂，爲武大的前途担憂，爲正直的人們担憂。

前天（七日）晚；全校六、七十個進步刊物的代表開會（這些刊物有自己的獨立性，不受任何方面的領導）大會通過了幾項决議：①鑑於黨委無决心，堅持自己的錯誤，"黃色"刊物制造羣衆與羣衆之間的矛盾，我們將用停刊以表示抗議。②八日下午二時半各刊物在行政大樓面前集會，舉行簽字儀式，並繞珞珈山一週，而不喊口號，不貼標語，沉默以表示治病的心情，與自己心血創立起來的刊物告別。並且以後不參加有關整風之一切活動，如辯論會等。③委託中文系火焰報及法律系火星報寫"停刊宣言"及二封信，一封給黨中央一封給省委，敍述運動的始末後我們停刊的原因及態度。

八日晨黨委給同學們一封信廣播了四次，對參加者施加壓力，許多"黃色"刊物毀了許多標語。給我們扣上了許多帽子，給我們的停刊"沉默"以冷天，但是我們既不能在沉默中，就只有沉默中死去！讓教條主義的刊物在珞珈山橫行，"祝三害份子在武大流行萬歲！"矛盾並未解决而是加深了，"酷烈的沉默"象征着未來的爆發，中午一直在運動中一聲不響的團委會也給共靑團員一封信，廣播三次，再一次給同學們施加壓力。然而二時半仍是集合於行政大樓前面，約有四五百人有人抬着花圈寄奠及輓聯，七十五個刊物，抬着停刊的牌子置放在行政大樓門前。

今天那些教條主義刊物沒有什麽東西可寫了，雖然他們湊了五十三個物，很可笑。有的一個人辦了九個刊物，有的二人辦了五個刊物，這不外想壯大聲勢，可是只有標語，沒有文章，這些個"黃色"刊物還反對人家一個刊物，而且文章空洞無物無力。

總之目前運動有流產的趨勢，以後情况如何，另寄信告訴，我不會進行"新聞封鎖"的。這次運動始末我寫的信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鳳毛麟角，全校活動大字報確使我不能把所有的談完，而且即使知道也不能一一寫入。

以後如果黨委不採取堅决措施毫無疑問運動必然流產，武大的前途也不見得樂觀。如果眞的是這樣我就從一切政治活動中退出來不管一切事了，只有偉大祖國受到侵犯時，我會用鮮血保衞她，其他一切見鬼去。

這次運動使我認識了幾點東西：①對一不能太迷信，忠於眞理現實。②對團的態度的改變，無論如何我再也不想入團了，這是一個沒有戰斗性的組織，許多團員是典型教條主義者（當然有一些團員是好的，有政治敏感性如中文系），他只會教條式地讀書工作，沒有任何獨立思考是思想上的懶漢，對黨委的話沒有任何的思考唯命是從，那副奴才相一看令人討厭。③今後可能有很大的民主運動，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現在雖然還不至了，歷史的未來總會提出來的。④我這個"先天不純"的人將來很大的可能分配到中學去。但我相信自己的努力及知識我無愧於自己的良心，在學術上我必有自己勞動的成果。

關於暑假我想還是你來這裏的好，因爲我們還退伙食費，而我去廣州將要增十多元的伙食費，這對我們這一個窮光蛋來說，可是一筆不小的負担，大概如果你們可退膳費的話，那麼唯一的問題是旅費學生集體購票爲半價，大約二十元就能解决問題了。這一筆款項可要求璋兄幫助，至於其他的由我想辦法。你意見如何？

我們已經三年不見面了，我非常希望暑假和你同到東湖去游水，在珞珈山散步，促膝談心，快回信答覆，我們可能七月三日就考完。

至於你校整風運動，據我個人的經驗還是不參加爲妙！而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黨外人士有自由參加的權利。

微分方程主要是存在問題及唯一問題，怎變函數有二個中心，一可以 Cauchy 公式出發及一連串的根據，一爲保角映射這些希望你注意。

好，就寫到這裏，務請快回信，最好能在二天內發信！

祝考試優秀　　　　宋　光　6月9日

我一星期來幾乎把書本全部丟開，考一科並不困難，可以說很有把握，我忙得很，有時一天僅睡五、六小時。我是"冲刷"報的副主編，除了寫稿閱稿之外，還有時兼抄寫佈置記者採訪等，想我給你的復信遲了二天，而且這封信很長，寫一半也不好!

給 同 事 的 信

中文系學生 王彬元

××××：

近來，全國許多高等學校學生都在大"鳴"大"放"，珞珈山上也沸騰起來了。

原來黨的意見是先發動民主黨派人士，教授們，工商業界"鳴""放"然後讓學生"放"的。然而青年學生是最敏感的最早是北京大學同學在五月十九日晚上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要求立刻大鳴大放，同學們都熱烈支持，可是學校黨委付書記崔×在當天召開了團員大會上却說："大字報不是好形式，我們不支持，但同學要搞，我們也不反對。"廣大同學們紛紛表示不滿，當卽大字報就像山洪暴發式的到處張貼起來了，人們用不同體裁的文章，和漫畫，揭露了黨的許多錯誤，提出了許多問題，舉辦了辯論會。後來羣衆發動起來了，黨委才被動地表示支持。

我們學校也和他校差不多，中文系三年級出的"火焰"報號召同學們應立卽行動起來，支持教工"鳴""放"，同學們熱烈響應，可是黨委領導（當然是受上級指示）怕北大情况發展下去會鬧亂子，因而不同意我們現在就大鳴大放，但是同學們不顧這一些，熱情不渐高漲，最後，黨委行動被動，在羣衆要求的壓力下，被迫表示讓同學現在就大"鳴"大"放"。

現在我校各大建築物，人口會聚之處，如飯廳門口，合作社與銀行郵局一帶已貼出了幾千張大字報，其中詩、文、漫畫、歌子等，琳瑯滿目，應有盡有，諷刺的對象是黨委書記不放手讓同學鳴放，武大黨的幹部的許多丑事揭發了許多由黨員的幹部佈置或造成的政治迫害和含冤？幹部的惡劣作風問題，我們已經組織了幾個辯論會，討論了"解放後人與人的關係是冷酷無情的"，"胡風集團是不是反革命集團"？等問題，還將討論要不要黨委制，學不學政治課等問題。

這次運動在黨看來，是要求幫助黨整風，除三害，可是在羣衆看來却是思想大解放，"廣開言路，暢所欲言"，"爭取民主、保障人權"的鬥爭，當然黨不是完全同意這種看法的，他們認爲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表現，或者承認是擴大民主生活範圍。

肅反固然有成績，但錯誤也很嚴重，打擊面太大了，不少人被錯鬥，錯查，錯關，一個名教授被迫自殺而死，幾個青年學生自盡，（按：這純係揑造，根本沒有教授自殺的事），其中生物系蔣××同學被錯鬥逼得跳樓摔死後，黨委竟拍電報告訴他家說："該生畏罪自殺……"。爲非作惡的現象和行爲，何此這些?!同學們不同意黨委總結中"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的說法。正大力支持尙存的蒙冤者吐苦水，剛才我就參加了一個報告會，傾聽了化學系兩位教授的慘痛的血泪的傾訴，（按：并非兩位教授而是一教授，一講師，均是右派）同學對他們的傾訴，莫不報以長久的熱烈的經久不息的掌聲表示支持和同情!

關於胡風問題，普遍引起了懷疑，從已公佈的材料來看，許多人認爲實質上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然其中也確實有反革命分子，辯論會當然進行得很熱烈，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爭辯的很有趣，發言認爲胡風集團是反革命集團人盡管有法律系的同學，試想從法律觀點分析這個問題，（法律系如有同學認爲胡風集團不是反革命集團的）但他們都不能駁倒我系四年級同學莫紹裘就文藝理論看胡風集團是否反革命集團，認爲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然集團中有反革命分子）的意見，討論還沒完，準備繼續討論，我們爭論是有秩序

的，北大就不然，他們有的同學進行演講時，竟有人把講演者從台上拉下來！

解放幾年來，思想精神的禁錮、沉悶、窒息的空氣被冲破了，我感到近來才呼吸到新鮮空氣、感到這才是眞正的民主活生，感到這才是眞正的春天！這是一場料想不到的風雨！

到處貼滿了"還我青春""趕走張勃川"（付校長）"彭凌仙（張付校長愛人，當他的助理秘書）回去當護士！""把張希光（黨委付書記，一個不學無術的庸才）王勇（人事處付處長，也是個懷蛋）撤職！""反對長江封鎖新聞"的標語。

前幾天，因爲人事處有人對羣衆進行恫嚇，大意說中文系三年級幾個爲頭的同學的材料我全部掌握了，以後還得要報復，這激起了羣衆的公憤，於是幾百個人搞起大民主來了，他們蜂湧到行政大樓，把"黑暗王國"、趕走王勇等標話漫畫貼到人事處門口，要王勇出來答話，王勇面如白紙，用乞憐的口吻向羣衆表示："我沒有說過恫嚇羣衆的話，這可以由同學調查組與人事部門黨支部共同來進行檢查"（按：調查結果並無此事）。最後還是黨委書記劉眞出來講話，表示"調查出來後一定嚴加處分"才算了。

羣衆的正義鬥爭勝利了！昨天黨委會討論決定許多黨員負責幹部工資降級，不該得的福利費也要追回，彭凌仙調到衞生科去工作！

這次運動，過去受到打擊、排擠的名教授享有最高的威信，以前積郁最多的同學成了"鳴""放"的積極分子，羣衆要求取消黨委制（復旦大學已取消），我估計，如果運動能進一步發展，三害就能得到較澈底的消除，在高等學校裏佔領導地位的不學無術的黨員幹部會被趕走，不合理的對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政治上的等級制度（如黨員一等、團員二等、羣衆三等，各等中，工人農民出身的又是一等，地主資本家出身的政治上抬不起頭來）會消除，一黨專政制度（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務院總理都無民主黨派人士，民主黨派人士担任負責幹部也有職無權）會改變！隨着而來的不是國家政權的瓦解，摧毀，而是更加鞏固和加强，學校裏將能更好發揮師生員工積極性與創造性，會辦得更好！

高等學校裏近來的爭民主運動從形式上來看，與解放前的很形似；從內容上看也有一定程度的形似！實在的，人民民主在幾年來法律上是肯定了的，可是事實上憲法被不少的人所蹂躪，許多黨員幹部法制觀念不强，自己說了算，最近還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上發表文章，賣狗皮膏藥的徐懋庸（原武大教務長）就是一個典型，他罪惡多端，人們恨之入骨，紛紛要求調回整風！

近來珞珈山上來了不少的記者，有良心的也寫文章給他們自己的報紙，可是領導上不准發表，於是同學們紛紛去信各報，有的說：爲什麼不反映我們的幫助黨整風的熱烈的情緒和情況？有的說：拿出你們的良心來工作吧！有的則對他們封鎖新聞的行爲提出堅決的抗議，有的罵記者：難道你們沒良心？你們是聾子，瞎子？你們是沒熱情的一團死灰？不管怎樣的，報社還是死寂如舊，硬着頭皮挨罵，不表示態度，有人把標語貼到長江日報社去，裏面的就被他們撕掉，外面的他們不敢撕、就間接指使家庭婦女來撕，於是我們同學又有人主張派人去談判了。

湖北醫學院前不久請來了市委書記李爾重，要求解決多許問題，同學們把反官僚主義的標語貼到他小汽車上，他也不敢撕，最後也只得讓車子揹着標語開到街上回到市委會去。

這些說明什麽問題呢？是人們想造反嗎？不是！這說明人民內部矛盾相當尖銳了！"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人民就好象是水！試問幾年來的選舉是眞正的民主嗎？只有黨批評。鬥爭誰的自由，沒有被批評、鬥爭者辯護的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思想被禁錮，被束縛在一根繩子上，宗派主義排斥非黨人士，教條主義以簡單的赤裸裸的政治關係代替了人與人之間複雜的多情的關系，因而人們互相沒有人情，只有堅强的"鬥爭性""原則性"；因而"六親不認"兒子不認老子，學生辱罵老師，人民互不信任，冷酷無情。

叫人民不說話是不行的，前幾年不怕講話的不是正常現象，古人說的好："防口如防州、大潰所犯，傷人必多，不可挽救？"要是現

在還不讓"鳴"，再不讓"放"，後患眞不堪設想！

我希望他們大胆地"鳴放"起來。

這封信我希望你們能給×××、×××、×××如果他們願意看的話！　祝你們

好！

彬　元上6月4日

給楊德慶的兩封信

哲學系學生 郭振林

(一)

德慶同志——收到了你的來信。武大"鳴放"工作現在處於高潮之中。校壁周圍，標語、漫畫、大字報不下於5000張，"三害"巨頭張勃川(副校長)、張希光(人事處長)、葉材植(人事科(處)副科長)、王勇(人事處(科長)副處長)、徐懋庸(原武大黨委書記、現在哲學研究所去了)。張勃川(以後稱張公)一家五人，住十五間房子，而這十五間房子是在趕走兩位教授後占用的，修理費1000多元，廁所也要添成花的顏色；其愛人原是護士、現調校長辦公室作祕書，月薪先許66.5元、後改領74元。這一些都引起了公憤，現黨委決定把她調回衞生科作護士工作，且下降一級工資。至于涉及肅反等等，問題複雜，暫且不表。對人事處人員，同學教師意見更多，人事處辦公室上貼了一張大幅標語；"黑暗王國"，辦公室中貼滿了這些科長、處長的漫畫象，一個個象活閻羅。有趣的是葉材植被同學編成一個"葉公小傳"，內容不外是說他以職位和金錢獵收愛人。其中幾句如下："葉公材植，K省M縣人，生性懶惰，魯鈍，不好讀書，53年投考大學，名落孫山，因某種關係來武大工作，辦事雖屬昏瞶無能，善于拍、拉、壓三術頗有研究，未幾官運享通，幾年歇居科長之要職……"……以上只是一個鳥瞰圖，似乎非常偏激，也沒有接觸本質問題，但是也不是這樣，同學們提出的問題不外乎如下幾方面：

(1)黨內干部有些生活趨于腐化，有嚴重的特權思想；

(2)同學對肅反擴大化、鬥爭無辜的教授、逼死同學非常憤怒；

在我們系里，同學們提出如下要求和國家：

力爭李達、堅決反對把李達作行政工作。

理由：我們認爲，爲了搶救李達的學問，爲了不至使它成爲殉葬品，必須這樣作。因爲李達現在任人民代表、省委委員、市委委員、校長、哲學系主任、學部委員……身兼十二要職，可也只長了一個腦袋瓜，沒有一點時間研究學術。

我們堅決要求把武大哲學教授全部調回，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大現狀誠然可悲；哲學系二個掛牌系主任——李達、余志鴻(匀爲教授)，他們未開課，不能寫講稿，先者是身任十二大官，後者是教務長。除此而外，僅有一個邏輯教授江天冀(開課)，可是北大有教授36人，蘇聯專家M人。我們辯證唯物主義僅有一個講師。眞是一個太子，一個後娘養的。爲此，我們反對高教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我們反對北大宗派主義。現在我們草擬了上高教部的信，立卽寄走；現在如果不能解决，我們暑假會組成代表團去北京請願。同學的口號是：

或者全部原武大的哲學系老師回武大；或者把武大哲學系與復旦或北大合併，以上兩者必居其一。現在我們學委會組成請願小組，去省委，要求省委支援我們，把高級黨校一部分教師調來武大。我們認爲我們這樣作是爲了黨的世界觀的捍衞者，爲了將來。

我系黨羣關係，是否作爲重點呢？學委會正在進行爭論。我是堅决的反對派。因爲，目前正是對外矛盾大于內部矛盾；("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我們堅(？)不能分散力量。目前，唯一任務：爭取教授，教授便是一切。矛頭指向高教部，指向宗派主義。這當然完

全必要。

下次繼續報導!

祝禮身體健康。

敬禮!

郭放

(二)

楊德慶同志 --現在我繼續把武大"鳴放"的情況向你談完。在六月五日，劉眞作了一個報告，批判了"爭民主，爭自由，維護憲法"的看法；又批判了"運動向城市，鄉村發展的看法，並且黨委不承認以前犯過右傾保守。黨委在一個月以前主張只在教師中大鳴，而在同學中則不組織鳴放(一)；後來因爲同學自發地行動起來了，黨委又改爲："小放支持，大放也支持"(二)；這個決議執行了二十四小時，黨委爲形勢所迫而決定在同學中"大放，大鳴"(三)；這種作法被同學稱爲"三部曲"；劉眞被同學攞上了漫畫刊，並被宣判爲"標准的保守牌配料牙膏"，羣衆用手一擠他就出來講幾句。這是六月五日之前情況；在劉眞(6.5)報告後，同學說劉眞象放警報一樣："我——們——武——大——黨——委——認爲——這是不恰當的，——……這是不對的——……這是錯誤的——"，就這樣運動被宣判了死刑。

于是，由中三火燄報發起，組織了85個報社宣布停刊，並寫了一些標語，如：改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賀信，上面大書八字："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把停刊的字制成靈位放在外面，以此來反對黨委，(也有少數報社未停)。並且，停刊的報社組織了一次停刊簽字儀式，每人帶着白袖章。同學對劉眞報告大概反映如此。

在教授中，老教授有的哭了，有的說："堅决離開武大"。

總之，運動有流產的趨勢。但是，沉默並不意味着結束，恰恰相反，沉默後一定會有更大的爆發，運動之發展亦呈螺旋形；高潮——低潮——未來的高潮；大鳴大放——收束——新的大鳴大放，這好象是會遵循黑格爾的三段式。

這次黨委的報告不得人心。在緊要關頭黨委收兵了，並且這種收兵的輿完草率眞是空前的，驚人的

依我看，劉眞這次還是逃出了"保守牌標准配料牙膏"的稱號：也但願如此，因爲，羣衆一壓，他一定又會出來說幾句的。

爲了我們系，現在忙于考試準備，我們考兩種，均考一年的，很忙，同學"無暇東顧"。然而我們堅决不移的口號：

"要教授！""教授决定一切"！並沒有絲毫動搖!

在緊張奮斗之後，跟隨而來的一定是勝利，豐收!

就此結束這一次報導：

請原諒我了草　致

敬禮

你的同志　郭放　6.12

給 × × 的幾封信

哲學系學生　李俊雄

…………

我自己有些問題也是較模糊的：

1. 解放以來，我國在工業建設及社會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衆人皆知，無人不加，朋友和敵人。但有些問題怎樣解釋，①例如與整個國家欣欣向榮的發展趨勢相反，在廣大的民族精神中出現了一些停滯的現象，似乎還不如解放以前。人們的進取心減少了，就學生來說，在舊中國他們是一只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起着聯系廣大人民羣衆的橋樑作用。現在看起來青年們的戰鬥精神是有所遜色的，敏感

度也少了，固然娜斯加式的中國青年如王震（“組織部新來的人”）是有的，但似乎也是少數。現在，要求政府包下一切的人尤有其在，不願去西北、東北，跟人民討價還價，甚麼都安排得妥，貼貼才好。就某些過去在戰場上表現在前撲後繼、英勇氣概的共產黨員，因爲在和平的環境下，現在總得鬧待遇，爭名位。有些黨組織失却了過去的堅强的戰鬥力，如我們哲學系有三分之一以上黨員，但他們表現並不好，解放以前大概不會如此；工人們日子比過去好多了，但做工不一定要較前好得多，工業品有些質量都是低得可憐，甚至有些私營工廠的工人對公私合營也並不感興趣，因爲會影響他們的收入；因爲過於强調了黨的領導，乃至出現在文藝、電影上的長期以來的公式化和敎條化；至於農民的情况，我不甚了解，聽說是生活也並未改變多少，一方面由於中國的農民人口多，因此每人平均耕種面積少，另方面，基於生產力一時尙不能大力生產農業機械，同時連年天災（今年湖南、河南旱災極嚴重，但沒死人）湖北農民每月生活費聽說只有五元右左。同時農民對於農村幹部的抱怨也很多，房屋造得一般高矮，同等長短；把學校編爲1、2、3、……35、36，也未必適當。

2. 南斯拉夫問題：我總認爲蘇聯或我國有些人對它否定過多，肯定却少。最近我專門就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組織及工農及整個經濟文化的發展初步的考察，我以爲它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國家。有許多的確是很好的經驗，值得同志們耐心研究，如高度精簡的政府機構，工人委員會的工廠管理法，以“公社”爲單位的行政制度；七小時工作制之類等等，（由於它的民主性，在其國內實行的效果很好）但是，它又是個修正主義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裏，有些人不敢對它加以肯定的評價，是從鐵托和卡德爾說話的口氣出發，是從以下的邏輯推理出發，卽“承認修正主義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是承認有進入社會主義的第三條路綫。”而不是從事實出發，事實是：南斯拉夫基本生產資料都屬國有，工業產值是戰前的2.4倍，已經能從自己的工廠生產拖拉機武裝自己的農業。整個說來，它的工業是處在“高漲中”（一個蘇聯經濟學家論文的一個題目，載於“人民日報”），文化上

的成就也大，僅貝爾格來德大學法律系就有四千人，學術和文藝普遍活躍；國內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是一致的；黨是團結和鞏固的，至於目前的入超，欠外債四百(?)美元，這能怪它嗎?既然在1948年與蘇聯斷絕了關係，也就只有向美國借錢，跟我國爲建設而向蘇聯借錢是一樣的，在國際舞台上，是堅决站在“維護聯合國憲章的立場”上，在維擁和平事業中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如果有一天，事業證明南斯拉夫到了社會主義，那末修正主義爲甚麼不好？眞理是由實綫，由事實決定的。

…………

× × ×

…………

現在的形勢又發展一步了，由於我們的兩篇稿子，目前在系裏已掀起（？）了反對“敎條主義”、“家長式的爭辯”的潮流，（指郭振林）同學題爲“從精神貧困到王婆”和我的“對反對者的反對”二文自在上期系報發表後，引起了頗大的反映，以致這期不得不增加了一塊黑板，才夠足夠的稿件刊登出來，從稿件內容的趨向來看，反映了系內調幹同學和高中畢業出來的同學的矛盾，後者占全系三分之二人，但他們長期受到仰壓，說話的機會很少，調幹同學以自己過去是××科長，××書記，××主任自居。……這一次我採取的方法，是一種特殊的使“受過工作考驗”，担任過所謂“羣衆領導工作”的人碰一下“釘子”的特殊方法。現在，他雖內心恨我，但外表還是萬分客氣，因爲，第一我是系主席，雖下學期有將我“革掉”的可能（因爲我這次掀起的風潮涉及很多被我認爲是“保守”的黨員幹部），雖然本學期畢竟還是“一系之主”，是有些威信的。第二，羣衆在我這裏，他越來越顯得孤獨。

…………

4.28

× × ×

…………

與調幹同學的矛盾，自我們系里引起一番波濤後現在已經平靜下來。我們是勝利了。不過取得這勝利的鬥爭是殘酷的。正如你所知，我寫過文章駡人，駡黨員班長，團支書（要不是如在現在這個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期，這樣的行經，恐有被解釋爲"胡風分子"的可能，從而，要開羣衆會受"整"呢），正如矛盾的二重性所決定的一樣，我也挨了別人的駡，說什麼是在"鬧宗派"，是"以自高自大反對自高自大"……之類，我們一貫自以爲是"眞理"的化身，現在受人誤解了（還有一個人是黨小組長，是較有威信的），眞是難受，於是又展開筆戰，當時我系的牆報是熱鬧一時，叫做"自由談"，凡是有意見的，寫好，就自行貼上去，整個牆壁就貼滿了一大片，當時我們處在鬥爭的最前綫，心情是萬分緊張的，搞得我是吃不知味，睡不入眠，學習也擱下來了。

…………

談國家大事吧，現在的報紙是熱鬧非凡，不亦樂呼。（這是毛主席二個報告引起的國內政治生長的轉變）武漢大學的學生受的鼓舞很大，並且還踏踏實實的幹起來了，首先是我們系內的爭吵，你是知道的。再次是中文系三年級在膳堂掀起的熱潮。……

…………

搭汽車事件。……

關於首長鋤地之事，上星期我校也來過一次，校長和黨委書記等到我系第六隊裏來"工作"，他們這些人沒做什麼事，我想是來做做樣子而已，因爲黨中央有命令哩？

…………

× × ×

…………

………全校幾十種報紙的代表六十多人在一起成立了"聯絡通訊站"的統一機構。當場，羣衆非常激昂，討論問題的熱情及其認眞態度是前所未有，我——系主席，到學生會開會不止數次，這次才使我眞正感覺到：陽光照到這房子來了。這一天，是五月三十號，星期

五。

…………

學生民主講壇。已舉辦二次，一次在膳堂前，中二主辦，揭露老黨員、老教授、經濟系系主任蕭杰五罪行，他誘姦十七歲女工，結果將她逼死，學校方面在張勃川、張希光（黨委付書記、前任）之流領導下，將此事不了了之，禁在羣衆中張聲。第二次是題爲"一個大學生的遭遇"的演講，揭露黨內宗派主義。

辯論會。巳經舉行的一次是以"解放以後人與人之的關係是冷酷的"爲題的，這次我參加了，整個來說，討論是健康的。有一個同學說，解放前人與人是在"金錢"之下，互相結成關係，而解放以後人與人之間有的却是所謂"政治關係"，連父親與兒子間也稱起"同志"來了。我想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

……同學們的所指有以下三個問題：

①人事處，不僅指的是武大的人事處是陰森森的，還涉及到了整個國家的人事制度問題。爲什麼一切的人員的調配都要共產黨領導的（或壟斷的）人事部門"管"？可不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工作部門自由招聘人員？再有人事部門一般在黨員宗派主義的嚴重支配下，凡"黨員"者，不學無術的人高居要職，如張勃川的老婆二十多歲，是搞護士工作的，去年調到武大來，衞生科原要人，缺人，却把她調去做校長辦公室助理秘書（?!）再有的專家、教授，優秀畢業生，因爲不是黨員，就將他們打入"冷宮"，人不盡其材，浪費了他們的生命，消磨了他們的青春。尤其是老教授們，他們一棒子挨打後終是一不復振，始終抬不起頭來，哪裏還談得上工作研究工作的積極性?!武漢大學之所以如此悶氣逼人，這是一個大原因，因爲這樣的老教授不是少數。上次高教部來，司長來校時說的，武大是"老牛拉破車"，也是不無理由的。

②肅反問題：

a. 胡風這次說他是反革命根據究竟何在？的確，他的品質不大

好，寫文章罵了罵周揚、郭沫諾等人，爲什麼僅根據他的日記和信及所謂“歷史複雜”論點，就定他的罪，判人罪要有人證物證，是憲法規定的。在他上書黨中央三十萬字的意見書中，有許多與現在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方針符合。黨中央不接受，還要訂人反革命罪，豈不是全國性的“大宗派主義”，胡風事件是有全國意義的事件，現在有討論的必要。現在，有的胡風分子放了，其著作也容許發表，看來，他們沒有大問題。胡風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現在下落如何，不向全國人民交代，是不對的。

b. 全國肅反過“左”，聽說死人，失踪者不少。所謂“士不殺，不可辱”。說是這次運動“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不免的”（竟然成爲一個公式了）大概說不過去吧。以前鬥錯的，都要在公開場合下恢復其名譽，（我校黨委會也答應這樣做）。

c. 官僚主義：付校長張勃川，人事處長張希光、王勇，印刷廠付廠長劉山亭，……是主要反的對象，其他的批評文章，各種領導人都涉及到了。這些人在學校都脫離羣衆，形成特殊階層。

…………

6.1（右左）

× × ×

××同志：

世界上一切都在運動着，……生活在變化着，生產力在增長着，舊關係在破壞着………永恆的運動與永恆的破壞和創造—— 這就是生活的本質。

最近一個月來，“鳴放”曾在我校掀起一個高潮，珞珈山是處在一個興奮、激動的激盪之中，方式和內容大致有如下：

一、大字報、自由牆、如雨後春筍，風起云湧，數以千計。人事處的醜惡黨員的惡劣作風，對現實的大胆懷疑、躍然紙上。看，這就是同學們的聲音：“行動起來，是時候了。朋友，正因爲我們愛清潔，愛美，才天天洗臉掃地啊？”

二、民主講壇。有“一個大學生的遭遇”、“陳懷九事件眞相揭

露”。

三、辯論會。有“運動向何處去”、“解放後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反革命集團嗎？”

四、請願。同學們曾包圍人事處，要查對付處長王勇反動的言論，他面色灰白，語無倫次，最後還是劉眞書記解了圍。

五、廣播電台。

在運動中提出來的問題，總結一下，大致是：

一、肅反問題。是過“左”了，在其過程中鬥人、抓人、追人，於是有人自殺事，失踪了，放出來的却都是好人，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屋倒可砌，牆崩可築，心靈的創傷却難治，平時講話要小心翼翼，否則就有人在後面記在小本子上，一有機會就會拿出來鬥你，連“今天晴，明天雨”都講不得，否則却是變天思想。胡風到底是否“現行反革命”？也是值得懷疑的。

二、人事制度，就現在的人事制度看來，缺點很多。人事處是“黑暗小王國”，正義的人士掩目而過。他們的“公事包”原壘壘，神祕之報，莫能測之。宗派主義用人唯親。你看，不學無術的徐再進竟然當上二中人事祕書，團委書記，學生升學，教師提級都掌其手，“成分好，社交簡單”因此按充足理由律，直接推出“政治條件優異?!”細想之，誠然可笑。多少眞眞學實在的人，掩沒于此制度之中!!

三、若干黨幹部品質之惡劣。付校長張勃川，人事處正付處長張希光、王勇，經濟系系主任、老黨黨員蕭杰五，皆衆所以公憤”之對象，有人貼標語，呼之滾出。

四、此次整風運動之性質及發展方面，有人提出，乃是以爭人權！爭民主！爭自由！爲性質。以到農村、到工廠爲方向。

五、高等學校領導體制，黨委制問題。

× × ×

此運動我身居三職：①武大學委會委員，②哲學系分會付主席，③系機關報“突擊手”主編。官方人士也，思想隨運動發展波動甚

大。當時，自由思想進一步，在完全清新，煥然一新的氣氛和空氣下，我受到深刻的感染，對舊有的一切，執出已見，大胆地懷疑起來，解放後，代替金錢關係的，人與人之間乃是所謂政治關係，熟人見面，開口閉口"進步"，"提高"之類，連電影，小說中談戀愛都似乎非以"英雄""勞模"爲前提不可。父子也以"同志"稱之。同時，將入黨、入團作爲人生最高理想，而忘記了其眞正目的和內容，將其庸俗化了，爲此，爲討好一兩個黨的負責人，不惜一切手腕，言不由衷，語不至誠。甘心情願做一個政治上的乞丐。因此，這樣的一個"積極分子"羣在知識分子中就形成了，他們有時對上對下的二重人格，是一個脫離羣衆的集團，這次整風他們就不免陷一十分狼狽的進退兩難的丑角地位。不向黨開火嗎，是不幫助整風，落後分子也，同時，借助他們把持的團支部、團總支的工作，無羣衆基礎，組織生活流入形式的形式，只有担任丑角的人面布上級幾條乾巴巴的教條（這樣的人，哪裏有工作的能動性，哪裏有自已獨立的腦袋）？下面打哈欠的羣衆茫茫然，危機呀，危機！象這樣僵尸一樣的生活，幾時能終結？

解放前，黨是戰鬥的隊伍，現在很多黨員却變質了，我們系內，他們喜歡以"教育者"的優越感洋洋自得，而在系內忙於奔命的，做實際工作的，却都是羣衆，或是那些爲入黨而入黨的積極分子。我很奇怪，爲什麽一旦在組織上成爲一個黨的黨員就馬上發生了質變，立刻變爲一個"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黨的性質我們知道，在中學時學習過，如果說把以"組織上"是黨員與從思想學習表現上爲標準來斷定是否黨員分別開來，那末，我說，前面那一類很多都要被淘汰下來。"組織上"的和"實質表現"上的矛盾，可看作是"形式"和"內容"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全國範圍內都是普遍存在。例如說，一個人一貫要求進步，追求眞理，可說這是"內容"上的進步，然而一旦達到所謂組織上的要求，入了黨、團，卽說這時"形式"上進步的標誌，他往往就停滯下來，雖說"黨內教育"、團內教育"？請問，除了在計劃中出現過這樣的名詞，付之於實踐的，見之於實效的究竟有多

少？我來武大最好笑的就是在四代表大上聽人說，這裏的團委書記王令高，是靠作檢討"吃飯"，卽說每次團委會選舉，先是作工作報告，一年變一年的重復着現存的優缺點，然後就向大家檢討一番，於是，又有人說，王令高同志有悔改表現，對缺點和錯誤有認識，可繼任書記也。

現在，全國批判右傾思想，你看，上述一些，是否屬此類？

6.12

…………

× × ×

……武大在武漢區是一個大鳴大放最熱鬧的一個高等學校，但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和黨委書記劉眞同志於6.12日的報告後，鳴放的熱潮頓時冷落下來，鳴放時，過去的積極分子是落後分子，尤其黨團員一般很被動，而過去是落後分子的反而爲積極分子；現在，在反右派中過去的積極分子都人人自危，怕別人說自己的右傾分子。……

6.29

× × ×

……不過，這次鳴放中我是得到教訓了的，沒有深思熟慮的話是不宜隨便講的，提出任何一點新主張，如果與傳統的意識與概念有違，沒有羣衆基礎就提不得，這不是世故，不是畏縮，這是穩健，也可以說這辯證法吧。今天我參加了系內教師開的一次辯論會，然實則批判會，對象是一個青年教師，他對現實有所不滿，在全校鳴放會上首先打起"爭人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旗幟，他的論點是不對的，但是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在這次會上人們壓迫他承認這是反社會主義言論，還揭發了一系列他教學生活上的瑣事（這眞好笑，它們與反右派何關？）這位老師是有骨氣的，他不服，繼續堅持自己的論點，不過，我担心他總會有一天會低下頭來，雖然是不奈何的。現在，在我們的周圍，在我們的國家，有一種無形的危機，它是看不見的摸不着的，然而，在一些知識分子中，它抓住每一個人的心，威脅着他們，鳴放中初顯雛形的新型民主生活，現在看來有窒息的危險，有退回到自由思想的仰壓，只許唱單調的日子中，盡管在電影和文學上的公式教條的

標本會有所改變些吧，但終究沒有適應新的歷史環境的民主，知識分子是不會生活得愉快的。你想，靠羣衆壓力，靠大會鬥爭，來解思想問題，這難道也是可能的麼。當然我們要求的民主，不應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無政府狀度，在計劃經濟支配着一切的經濟基礎上，這種民主也是不現實的。現在，對周圍的一切，對民盟，民革和武大的反撲和"圍剿"，我只能處之泰然，只能從這樣一絲思想的光彩，來寬慰自己的靈魂；爲社會的最高利益和長遠利益，暫時犧牲自己目前短暫的自由和民主，難道不也是值得的麼，……總之，現在是生活一個浪濤之中，隨波上下逐流。當然，也用文娛、用游泳來補償精神上的消耗。

…………

× × × × × ×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故的和現有的廢圮和荒坟，記得一切深廣的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叠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它看透了造化的把戲；它將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無盡 滅。"

—— 魯迅全集："淡淡的血痕中"

…………

自今年春毛主席的兩個報告以來，全國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局面，知識分子說解凍了，民主黨派說這已經是早春天氣，至於我們武大，自然也掀起了一場"鳴放"的熱潮，我就是被這種熱潮拋到了另外的一處環境中一樣。當時，我如飢似喝地看着每天人民日報有關鳴放的所有消息，對外貿易部丁貴堂的發言和蕭幹的一篇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制度"深深地打動我的心，我從內心深知衷心的擁護他們，舉雙手贊同他們。武大一些正直的人們，過去在"三害"的踐踏之下呻吟的人們說出了自己內心中的聲音，化學系教師陳懷九，過去是全國知名的陷害志願軍的首犯，原來是假的，現在都出現在羣衆面前，在全場雷動的掌聲中結束了自己的發言。還有中文系名教授程千帆，化學系教授全國知名學者張資珙也是這樣。在解放前，站在共同的敵人國民黨反動派面前，教授和大學生們曾親密地聯合在一起，解放初幾

年，各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運動，曾不自覺地將這條統一戰線分開來，學生不但有權檢舉教授，還有鬥爭的可能，這些"舊"知識分子們，背負着沉重的歷史包袱沒有黨團籍的人，當然過的是一種受郁的生活，在當時的氣氛下，甚至連談起"今天晴，明天雨"都要說你有變天思想哩。但是當今天提出人民內部矛盾突出的時候，似乎這一切都要結束了，師生之間又要親密地聯合在一起，互相信任和尊重，讓所有的正直而有才學的老先生們，得到他們應有的學術地位，而不是在階級的異己分子的威脅下震憚度日，作爲一個熱愛知識，追求眞理的大學生，對於這一切怎能不歡欣鼓舞呢！在學生中，中文系三年級的同學是鳴放運動的先鋒，他們的一些思想活動你是知道的，如肅反問題云云。我系在上次政治學習時與他們辯論過，老實說，這次辯論是完全失敗的。沒有說服他們，他們却影響了我，我自此，愛上了他們熱愛，追求，堅持眞理的氣慨，尤其是不拘傳統思想束縛的獨立思考之能力，這（學校鳴放）或許完全是一種年幼無知的憧憬，其中沒有包函階級性的警惕，同時，揭發黨的缺點錯誤，懷疑現實，改進現實，於黨何妨，於國何害？學校鳴放開始時，他們深爲不滿黨委的保守"，我系的同學是在"正統"的教育下培養出來的，許多人不看全國形勢，全校形勢，滿足於黨委狹隘的佈置，無動於衷，於是，我出來講話，第一個在系裏面打起反對保守的旗幟來，自此，就一直成爲鳴放中走裏的一員大將，用今天的話來說，"我就是這樣走到與右派分子同一戰線上的"。

6.8.第一篇反右派的社論出來了，"這是爲什麽！"氣勢凶凶，殺氣騰騰，語言生硬而無說服力，在鳴放運動的今天居然出現這樣的社論，我頗感驚奇，堂堂之大國，皇皇之中國共產黨，只聽到這一小撮之胡言亂語就如此失措麽？劉眞不是也說"運動的主流是健康的，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只不過是濤濤巨浪中的小小漩渦"？既然毛主席也估計到"毒草也會放出來"何以要如此小題大做，人民日報社論首先帶給我的是莫解，也伴隨以震驚，然而、却想不到這只是一場大規模戰鬥的由頭哩！

現在，反右派在我校中進入了第一個高潮，現在一切打擊和批判的對象都是我過度贊同附和過的對象，陳懷九檢討了，程千帆原來是一個野心家，是“特大號右派分子”，中文系三年級以吳開斌爲首原來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這一切是多麽聳人聽聞啊！在感情上我接受不了，然而，我的工作性質又規定了我要去寫文章罵他們，批判他們，這對一個人是多麽生硬和不自然，只有從理智上自己才能找到自己行動的必然意義，才能使自己得到在精神上的安慰，除此之外，現在我又翻開了曾動我心弦的，自己心愛的小說“牛虻”（李眠的來源）並且盡量從游泳、文娛來保證身心的愉快和精神的平衡，以及由於緊張的思想鬥爭所帶來的消耗。

……在右派分子面前，他的勇敢和堅定，我贊同和支持，因爲這一小撮想將中國歷史往後拉的人是應當得到這樣的報酬的。至於偏激的人，至於善意然而却片面誇大了缺點的，首先需要的是幫助而不是打擊，要知道這不是與敵人作戰，要知道這個戰場不是在森林邊和湖沼邊，而是在人們的腦袋中，“壓”和“迫”。行政命令，小組鬥爭難道能解決問題嗎？現在的武大，對於在鳴放中所有的一言一行，都必需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和眼光一概否定，這難道合乎辯證法的規律嗎？……對於這一切，我還是想不通的，我承認我的思想“落後”了，趕不上現在形勢的發展，然而，還沒有想通以前，我要採取保留的態度。

至於我在鳴放中的言行，系裏面可能開會，無疑問是會挨批　的，批就批吧！同志們的意見，好的當然要考慮和接受，一些別有用心的發言，僞道君子的弦外之音，難道能接受嗎？對他們採取的態度正如在開始所引用的魯迅的話，作爲我戰鬥的口號。

…………

57.7.9.

× × ×

××同志：

以前我不滿意國內一些政治生活的基調，認爲一切都離不了黨，

黨，這就束縛了“民主”生活的開展，個性的發展和公民勞動積極性的增長（因爲我看到在高等學校內由於歷次運動造成的一般教師——多爲老教授的謹慎和怕事，造成的師生關係的不正常）；也不滿意一些黨員的“優越感”，不學無術和品質惡劣，更不滿意是精神生活的貧乏和單調，似乎在我國的一切文藝和學術，都是窒息和不開展的，是在公式和教條的束縛下“痛苦的呻吟”。

…………

8.12晚

給爸爸的信

中文系學生韓予賢

爸爸：……

毛主席的講話今年三月在武大已經傳達過了，我不想再看，看看又有什麽用呢？毛主席的東西都是好的，但在辯證法變爲詭辯術的時候，再好也無濟于事。

今年是我懂事的一年，懂事也就是悲哀的開始，也許經歷的悲哀多了，感覺遲鈍了，也就麻木不仁了，不過現在距離麻木還有一段距離，所以還要悲哀一個時期。在武漢大學，領導和一些正統人物，官方人士是認爲我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最近報上又提“右派”這個名詞，他們當然又給我加了冕“右派”，實際上我們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我們不過是不願意混混沌沌地過一生罷了，不願意使肩膀上不是長了一顆腦袋而是長了一條尾巴罷了，我們不過是有些看法和武大黨委的看法不太一致罷了，黨雖然英明大方，但和歷來的統治者在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人民最好能像羔羊一樣順從，有些人是天生的馴服，有些人是假裝馴服，以達到卑鄙的個人目的（如盧郁文之

流），我們這些野性未馴"的粗獷的青年人便倒了霉。如果說我們倒了霉當然就說得通，和領導鬧"别扭"是沾不到便宜的，譬如最現實的畢業分配，中學教員文書校對便是我們光輝前途。如果說不倒霉也說得過去，沒有任何虛僞地過了一生，讓性格得到充分發展，走那條路呢？我的人生觀是那條路走着舒服便走那一條，因此我情願倒霉，即使到了"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時候，我也不後悔，雖然某些人可能認爲我反黨反社會主義，但我相信黨和社會主義社會當我勞動的時候是不會讓我挨餓的，因此就算"憔悴"也"憔悴"不到那兒去。劉眞當然恨我，我從沒有把他看的高尙，他當社會報復，讓他報復好了，一則我無可奈何，再則我也的確不大在乎。

黨提出了整風，大鳴大放，但黨對情况估計不足，因此只好收，"放"怎來收呢？明目張胆地收說不過去，於是打起反右派的幌子，匆匆收"放"，歷史是公正的，我黨得恐怕來必，歷史作爲一門專門學問來說，也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也是有階級性的，如果某件事的眞像對統治階級有利統治階級就揭露它的眞相，如果對統治階級不利，就掩蓋它的眞相，"反右派"的眞相什麽時候才能揭露呢？

……四年的大學生活將要結束了，等待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高中畢業時，躊躇滿志，不可一世，剛剛三年，就成了這個樣子，生活里誰是最殘酷的東西呢？

57.6.27．夜

爸爸：上面是接到信後馬上寫的，寫完了已經夜十二點了，今天下午又接到你轉到的樟菲的信。他說的事我料到一些，但沒想到竟這末殘酷。我離開武大的時候同學們鼓勵我走，但現在覺得很對不起同學們（當然不包括田蒂先生），我走並不是怕是非，即使王雷磁頂我也不出賣我的好朋友，下學期怎末辦？閉戶讀書，用沉默表示我對一些衣冠禽獸的蔑視。充了樟菲的信你作何感想呢？他寫我的都是最眞誠的話語，你看是搗亂分子，右派分子嗎？

女兒　　予賢 57.6.29

爸爸：

………………………

關於"鳴放""整風"我說了很多，但忘了一件事，黨中央認爲整風的目的就是整風，我們一些老師，同學認爲除了這個目的外，還有爭民主，爭自由、維護人權，維護憲法的目的。黨委書記劉眞不同意後者，一個帽子扣下來，"你們向誰爭呢？向人民政權，向黨嗎"？更有兩眼仰視青天的這樣說："我們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權，根本用不着爭"。我們提到肅反時有侵犯人權，違反憲法的事，劉眞顧左右而言，他最後沉吟半晌才說"關於這個問題嘛，大家可以討論"，其實顯而易見的，用不着討論，你去鄭師提的這個問題，據我估計，打死王校長他也不會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雖然提出大鳴大放，實際上是小鳴小放，最好是不鳴不放，儲安平可算大放了一通，結果呢？判處死刑（輿論上），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們（鷹郁文之流），藉此向黨委表示忠心耿耿，一些麻木的可憐虫也跟着不明是非地亂喊亂叫，如果在鄭師你放的"大"了一些，逆領導之耳逆的厲害了一些，也會受到儲安平在全國黨的待遇的，武漢文藝界一個人說的妙，"不放不鳴沒錯，放錯了一點就算大錯"。算了吧，閉門讀書，修身養性，比什麽都强。

………………………

女　　予賢 57.6.18

給北大余敦康的信

敦康：

我不能不立即停下我正在寫文章的筆，來給你寫回信。

你的每一句話，直到最後一句話都象雨點般的打在我的心坎上。是的，我所感到的是雨點，大顆大顆的雨點，因爲我的心靈是枯乾的

它彷彿在平靜的沙漠上跳動，雖然，沙漠上的天空是廣闊的，明朗的，在陽光的照耀下，還看得見沙漠上的一兩朵小紅花。

你想寫詩，實際上你的每一句話都充了詩意，它傳播了時代的風暴，它像閃電似的放射着時代的光亮，它使我感受到一陣轟轟的雷鳴，正好你說的，這暴風是個性解放的風暴，這閃電也是自由思想的閃電，這雷鳴是千百萬人怒吼分來的人性尊嚴的呼聲。中國人曾經在強權的壓迫下呻吟了百數十年，也在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貧困中沉睡了百數十年、如果說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用自己的雙手粉碎了强權，如果說强權可以在一下致命的打擊中粉碎，那末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人的個性的覺醒，個人就是按照每個人自己的意志，去創造生活，創造幸福，創造美好的未來，從這裏開始了人類生活的光輝的歷程，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這次解放運動比一九四九年的解放運動要偉大的千百倍，而這次的運動是以中國共產黨整風爲開始的。

但是據我看來，武大的黨組織並不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的。武大還缺乏一隻强有力的手來推動浪潮的發展，武大也"放"了"鳴"了，但還很難看到個性解放的痕跡，人們還在顧慮作鬥爭，而悲劇在於人們並沒有理解顧慮，人們也沒有眞正理解在反對三害中比反對三害來本身更深刻得多，更積極得多的意義，總之人性解放的事在武大才剛伸了一個懶腰。

當然，當然，歷史的必然性已經向我們的內心洩露了它的祕密，這就鼓舞我們生活的勇氣，我所感到的是自己已經緊緊抓住了現實，這應當感謝你的來信。

這里，我又聯想到你上北大當研究生的事，可以說直到現在，無論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我都經常感到讓你溜到北大去是一件憾事。我不能說這種心理是鄙劣的，但究竟是從我個人的角度出發而產生的。我應當更多的爲你在北大的生活祝福，我體會到，如果說友誼能增進人們對於生活的理解，那末，分離實際上是增進了我們的友誼。

已經吃午飯了，我以這些局短的話表明我內心的激動。

余言后叙

握手

守正 1957,5.24.

敦康：

我的肉體已經疲勞到極點了，但我仍然懷着激動的心情給你寫信。

首先，讓我告訴你，武大的浪潮已經起來了，它現在正像一個隆起的水峯，不知道會往那兒落下去。因此，哲學系敎工大字報的編輯部不能不做一點實際工作，引導人們去思索一些現象的本質，幫助羣衆更好地認識自己，雖然這是編輯部所不能勝任的。

的確，的確，作爲編輯部，它是夠混亂的了，意見分岐，怠工，説風涼話，甚至想乘機找點便宜，諸如此類，是啊！當生活中出現了風波，人們總要眞實地顯露出自己的原有的嘴臉，狡猾的，貧血的，缺乏線條的，當然，也有更多的正直，忠誠，勤步和熱烈。最可笑的是一些粘在黨組織上的黨員，他們像虫兒似的扭來扭去，是啊！他們本來只想從黨的身上取得一點特權，可是現在黨把他拋在羣衆的浪潮中，於是不免吃一兩口辣薑，雖然他的半個身子還浮在水上。此外，我們的福霖兄，他像熱愛一場憑票入場的足球賽一樣熱愛眼前的運動，也許，比熱愛足球賽還差一些，因爲誰也很難說，他在這幾天中沒有私自去參觀過一兩場足球賽。他對自己的實際引動過於冷淡，我對他很失望。

至於我自己，我覺得好像也和羣衆一樣在熱烈地追求着什麼。可是思想上還是很混亂，一個個新的問題從眼前閃過去，來不及抓住就跑了，也許它們只有消失在記憶的深處，那就謝天謝地。我很想爲羣衆做點什麼，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向羣衆學習，也許這二方面是均等的。假於你不想爲羣衆做點什麼，那麼你也就學不到什麼。當然，我仍然是可以在信中寫一點感想的，但還是等運動過後再慢慢地談吧。目前，用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的付部長的話說"我是忙成一片一片的了"，不過在他是由於懶惰，在我則因爲無能。

應當請求你的諒解，在沒有得到你本人許可之前，我把你的頭兩

封信交給武大學生的第一個大學報公開了，而第三封信今天剛剛在我們自己的大學報發表（雖然都沒有公開姓名）他們受到了羣衆的熱烈歡迎。因此，還不知道你怎樣責備，我還是以我們編輯部和我個人的名義請你再寫第四封以後的信，接合你自己的感想報導北大運動的發展情况，因爲你的感想無論如何在羣衆中是得到和諧的或不和諧的共鳴的。我們急切地等待着。

附北大余敦康給張守正的四封信

（一）

今天我要給你們寫信是因爲我有了一個新的印象，不能已於言，這個新的印象使得我激動、興奮，迫切地需要和你們談一談。

星期天的晚上，北大開了一次團員大會，有人問了北大如何開展整風問題，黨委崔副書記回答了，順便談了是否允許採取大字報的形式提意見的問題，他說，我們不提倡這個形式，因爲它不好，但如果有人貼大字報，我們也不禁止。團委書記石幼綱也表示了同樣意見，當時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從早上開始，大字報就到處貼起來了，剛開始是圍繞着兩個問題發表意見，一個是反對崔副書記的說法，一個是一個哲學系的學生提出的取消政治課或把政治課改爲選修的問題，幾小時以後，各種意見都出來了，大飯廳的牆上貼得密密麻麻，有簡單明確的口號有街頭詩，不長篇大論，中午飯以後，十六樓，舊合作社，佈告欄的牆上也貼滿了，一大羣的人圍着看，議論紛紛，教授們也被吸引來了，江副校長和學校的其他領導人也都來了，拿着一個小本子記着，可以毫無不誇大的說，整個北大都沸騰起來了，各種各樣的心情，各種各樣的語言，各種各樣的看法，像揭開了蒸籠蓋一樣，一下子全都冒出來了，歸納起來，問題大致有

這樣一些，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要求擴大民主廣言路，要求減輕課程（其中有哲學系提的：指名要汪子嵩把哲學系的課砍掉一半，要求開西方哲學）有訴苦的，幾年來過着一種窒息性的生活，思想被束縛在一根繩子上。有攻擊性的，號召大家發揚五四傳統，向三害分子開砲，也有自稱爲我是一根毒草，說了許多所謂誣衊性的反動話的（說什麼馬列主義自１８９５年以後即處在一種否定的過程中，處在一種鐵的必然性的毀滅過程中，說什麼楊政道摧毀了物理學，三好學生是白痴之類）也有對於目前情勢的估計：“是時候了”該起來斗爭了，怒吼了，等等。其中也有很多爭論，反對自稱爲一根毒草的文章相當多，反對取消政治課的也很多，其中也有漫畫，一幅漫畫畫着崔副書記，標題是“我們的團員有八千”因爲他官僚主義到這種程度，團員數目多少也不知道，啊！這眞是一個大的羣衆風暴，其勢如暴風驟雨，有的人也寫了詩表示自己的興奮和讚美，說這才是眞的北大，這才是眞的當家作主，到了晚上，那個自稱爲一根毒草的作者，搬了一張桌子放在大飯廳前面的　場上，站在上面作起演講來了，一大羣的人圍着，他講了以後，一個個的爬上去和他辯駁，於是他又答辯，人越來越多了，後面的人聽不見，大聲喊着：“聲音大些”，有幾個好事者跑去找了兩個話筒給他們於是拿着話筒大聲嚷着，開始是從具體的問題談起，後來慢慢轉到邏輯問題上，又轉到哲學上的自由和必然的問題，我本來想擠進去參加辯論，但人太多，拚命擠也擠不進去，衣服都汗透了，每個人都拿着手巾擦汗，我不好意思再擠，只得作罷，一天的時間裏整個北大都攪動起來了，和平寧靜的氣氛再也找不到了，每個北大人都是懷着興奮和激動的心情注視着事態的發展，這種情形是空前的，勉强找個比喻，有點像我們那次爲孫安定撕人民日報擦屁股而大發議論差不多，但這個比喻是不論不類的，也有點像解放前鬧學潮的情形，但那是在向反動派爭民主，而這一次却是向三害分子爭民主，眞是可惜，你們不能躬逢盛况，不能在這裏和我一起共享受這種興奮和激動。

事態這樣發展下去，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呢？各人的估計是不同

的，我自己隱約聽到一些小聲的喊喊，注意只是隱約聽到只是極濟在的說天下將大亂了，自由主義將汽溫成災了，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贊成這個運動的發展的，它是健康的，有力的，沒有這樣一個羣衆風暴，決不可能打倒三害分子，學校黨組織開緊急會議，學生會也開了緊急會議，晚飯時，學生會表示態度，熱烈支持同學們的大鳴大放，並且集納同學們的建議，開羣民主牆，開辦各種形式的辯論會。晚上江副校長代表北大黨委向全校師生員工講話，表示態度，說過去黨委決定的整風方式是不對的、保守的，同學們利用大字報向學校黨組織提出尖銳的意見，這是很好的，他代表黨委表示完全贊同同學們的行動，並且檢討了黨委和他自己的官僚主義，要求大家大胆的鳴放，尖銳的批評。

晚上開完會以後，人們都不能平靜下來看書了，這是一種眞正的幸福感在激動着自己。

過去我們常談到幸福，我覺得過去我們是有過幸福的，但是，說實在話那是一種理智上的幸福，是一種必須經過思索才能理解的幸福，在感情上，如果不是沉重就是麻木，無論如何，不能產生一種使自己整個身心都能沉浸進去的幸福感，也許有，那是在天安門遊行的一霎那所產生的，但一會就消逝了。

現在却不然，現在，我覺得我們走進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領域，過着一種全新的生活，眞正的民主、眞正的自由、眞正的有了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人只要是中國人，生活在這個時代裏，不必壓制什麼，不必不自主地接受外來的干涉；相反而是自由地發展自己；自由地做自己所願做的事，自己就是自己，人的本質得到充易而完善的實現，愛什麼就愛什麼，做什麼就做什麼，人的尊嚴，人的獨創性得到承認，鼓勵和法律的保護，這種生活在任何國家裏都不會有，在人類歷史上，在中國是第一次有了，所以這是一種從理智到感情都能確實感到的眞正的幸福。百家爭鳴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以後，我聞到了一點風聲，只有在今天，我才眞正的感受到。

我實在抑制不住我的興奮和激動，我眞想寫詩，寫一首從我內（ ）湧出來的詩，但是我沒有才能，只能寫這麼一封長而亂的信，你們是會讀信的，但願你們能讀出一點我的心情來，盼回信，希望把武大的近況告訴我。　　57年5月20日

（二）

守正：

25號發的信收到了。

我們這裏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情況，每個新的情況都使人們的思想向前躍進一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現在，那個擋住人們自由思想的大堤已經被冲潰了，自由思想像洪水一樣，以歡快急促的步伐，奔騰着、泛濫着，非常有趣，在這個場面下，過去的積極分子、進步分子一變而爲落後分子，落後分子則變成今天的積極分子了，剛好倒了一個頭。

我每天都想給你寫信，每天我都有一種激動而又　　的矛盾心情。

應該告訴你，26號光明日報的報導是不准確的，起碼打個對折，不親自參加這個事件的人是看不懂這篇通訊的，事件本身是激烈的，有尖銳的冲突的，有的是拿整個的生命對三害分子作控訴，有的是對現有的某些制度的大胆懷疑，有的是對某些僞善的衞道者的辛辣的諷刺，一切的權威，一切束縛人們自由思想的羅網在這裏都沒有它們的地位，在這裏所奉行的原則是理性，然而這一切，在光明日報的通訊裏却一點也看不到。但是，也應該看到，盡管如此，光明日報却是最先進的，其他的報紙甚至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我從這件事裏懂得了一點秘密：自下而上的、自發性的，羣衆爭取民主的大風暴畢竟是一件不十分受人歡迎的東西，也許是一件可怕的東西。自上而下的發揚民主和自下而上的爭取民主在理論上是一致的，實際上不盡然，北大的情況可以說是全中國的一幅縮影，它說明了現行的政策是用一種逐步的緩和的方法冲淡一下積累已久的矛盾。並不是用大刀闊斧的方法造成一種羣衆性的民主高潮。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羣衆性的民主高潮，如果羣衆沒有直接起來大胆地干預政治。那麼，要想從根本上消除三

害，無異於緣木求魚。因此，我對這次整風的估計是不太樂觀的。

誠然，報紙上談了很多，也揭露了很多見不得天日的東西。但是，這仍然只停留在現象上。產生的這些現象的根源在於現存的某些制度，而這一點，却是很多人不敢講，也是很多人不願聽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當然好，我舉雙手擁護這種制度，如果有人敢破壞公有制，企圖復恢過去的人剝削人的制度，我將用我的生命來保衞它，這是不成問題的。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分配有許多極不合理的地方，社會主義的民主，只看得見一點影子，社會主義的法制極不健全，人們被人爲他分成若干等級，少數特選人物享有封建性的特權，這就使得廣大人民處在一種窒息的狀態中，雖然我說的這些在憲法和公開發佈的文件上看不到，却的的確確是生活的眞實，這不是一個純理論性的問題，在今天如果對這個問題作學究性的爭論是可笑的，這是每一個正直的公民從他全部的情感和理智所痛切感受到的問題。

在過去，我們只能說同樣的話，唱同樣的調子，人們的性靈被禁錮起來，不敢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感受，這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是比受肉體上的重刑不要難受，更可悲的是，我們甚至不敢正視現實，不敢去感受我們所受到的痛苦，每當我們在現實中碰了壁，總是反求諸已，拿一頂不適合的帽子來自己壓自己，一天天地變麻木了。遲鈍了，我們現在應該起來爭取思想言論的自由，那些用大腦思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即令他想錯了也是值得尊重的。相反，用鼻子來代替思想的人應該受到鄙棄，他們是象狗一樣到處嗅，嗅領導的風聲，嗅權威的片言　語，思想言論自由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但是實際生活中却沒有，這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嗎？

人的尊嚴和人權在過去可以隨意受到侮辱和損害，人們生活着，但是隨時都有被批判被斗爭的可能，有一種人專門做抓小辮子的工作，抓住了就記在小本本上，在適當的場合，成爲批判斗爭的材料，而自己則沒有任何憑借來保衞自己，作爲一個人，有獨立的人格，有獨立的思想，他有權利和別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辯駁，盡可以不同意，盡可以爭得面紅耳赤。但是，他决沒有做別人的箭靶子的義務，而別人也沒有批判鬥爭他的任何權利，在過去，這種不合理的情况却被視爲當然，學生可以指着老師的鼻子破口大駡，同學也可以對同學這麽做，在這麽做的時候，有自覺的，有昧着良心的，有糊塗的，但不管怎樣，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指使者，試問，這種做法和我們這個社會制度的本質是相符合的嗎？人爲的等級多極了，黨員一等，團員二等，羣衆，這三等中又可分爲若干等，工人出身、中農出身………，在幹部制度上也有多種分法，幾級幹部坐什麽車子，吃什麽飯、住什麽房子都有詳細規定，一層一層往下壓，如果你是不幸地被列入最末等。那麽，註定了永世不得翻身，工作分配、生活待遇、社會地位……，直到進工廠去參觀都有着决定性的影響。我不反對社會分工的等級，這是社會主義的正常現象，我也沒有把這種等級說成階級，因爲這是不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我只是指出，目前有一種可怕的人爲的等級制，人的人格和人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居高位者不僅爲所欲爲，把個人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比別人高一等，生下來的子女也比別人高一等。這實實在在是一種可恥的封建制，難道說這也和社會主義相容嗎？

三反、思想改造和肅反這三個運動應該作重新估計。三反和思想改造屬於人民內部問題，而使用的手段是根本錯誤的，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了，值得深思的是爲什麽造成擴大化，爲什麽法制在這裏不起作用，爲什麽人權得不到保障？舉胡風的例子說（我不是爲他辯護，只是舉例），說胡風是反革命，僅只是人民日報的判斷，這就是說只有原告在說話，被告沒有說話的權利，被告不能爲自己辯護，沒有經過法庭審訊，這是不合法的，過去我們的鬥爭都是如此，只有原告說話，原告是什麽話都說得出的，只要能證明自己的論點，不惜歪曲材料，而被告反正沒有發言權，這樣，整個肅反就是在一種主觀主義想當然的盲目的破壞法制的情況下進行的，沒有人敢出頭來阻止，沒有任何的機關來控制，而正直的公民除了相信自己的良心以外，找不到任何的辯護，要不是中央謹慎，將有很多人含寃死去，萬一中央

不謹慎，這個可怕的事很難保證不發生，斯大林的罪惡就是這樣產生的，今後是否不會有這類事發生呢？很難說，因爲如果把它寄託在個人身上，寄託在不可靠的思想意識上，那是不成的，一切都要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破壞法律，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社會主義的罪人，上至元首，下至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的權利，包括人的尊嚴和人權，都受到法律的保護，律師是自由職業者，不受國家控制，律師應該成爲正義和眞理的使者。

官僚主義和羣衆性的民主高潮是誓不兩立的，唯有羣衆才能從根剷除三害。因此，這個運動可以獲得澈底的勝利，也可以受到控制獲得某些勝利，也可以以一場悲喜劇而告終，關鍵問題，在於羣衆對民主的認識要求和爭取，在於這個運動的廣泛性，（特別是農村）在於民主傳統在羣衆中的建立和鞏固。

有些地方有些場合，對三害的鬥爭被歪曲了，被庸俗化了，而變成一個不關痛痒的生活檢討會，一個生活檢討會能解决什麽問題？這是因爲某些領導者心存顧慮，把人民當阿斗，而人民也覺悟不高以阿斗自居，這是可恨的。

在現在，光喊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是不夠的。還要喊：

理性的原則萬歲！

民主和自由萬歲！

社會主義的法制萬歲！

敦康　57年5月27日

（三）

前兩天給你們的信諒已收到。

這幾天事態在繼續發展，一天比一天緊張、熱鬧、問題之多，牽涉面之廣，羣衆情緒的激昂是從來沒見過的，大字報到處皆是。已經到了沒有地方可貼的地步，每天都有幾百人參加的辯論會，一直開到深夜十一二點鐘，昨天有兩個辯論會，一個是政治課應否必修的問題，一個是胡風是否反革命的問題，尤以後一個辯論會開得最熱鬧，

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的舉了很多理由：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中的不合邏輯，判刑的隱祕和不合法律，胡風集團在宗派主義統治下活動的必然性和正當性。胡風文藝理論中的正確合理性等等。說胡風是反革命集團的理由也不少，但大多是人云亦云的東西。辯論的氣氛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時而有人在下面喊口號，扣帽子。想訴之於羣衆壓力，但在羣衆的噓聲下被壓住了，看樣子這是一場鬥爭，有人提到是要社會主義還是不要社會主義這樣的高度來估計，我看不盡然，如果眞是這樣，這一場運動又將風消云散，其實這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胡風的問題以及其他一切問題都可重新提出來，作新的估價，把思想束縛一根繩子上或只許唱一個調子的時代是永遠過去了，實在的，這次提出了許多大胆的問題。有人要求把人事檔案材料公開，有人要求對肅反問題作新的估計，有人要求停課整風，有人要求取消新聞封鎖，要求是多種多樣的。凡是你從最徹底的角度想到的，這裏全有。也有很多的漫畫和輓聯，看了令人啼笑皆非。一幅輓聯，上聯是“人道之光必明”，下聯是“三害之仇必雪”。橫聯是“爲鬼伸寃”。有人畫了祥林嫂的漫畫，魯四老爺和魯四奶奶代表宗派主義者，祥林嫂端着一盤祭禮正要上祭，意思是歷史問題已交待清楚了，（我捐過了門檻）可以工作了。旁邊魯四老爺氣勢汹汹說讓我來。在這裏面，也夾雜了某些復仇主義傾向，有人罵黨團是判官，老爺，有人罵黨團是特務。有人喊着還我青春，還我健康。有人罵黨團員是衞道者等等。但這種情形不算主流，對三害分子的憤慨却是最主要的。東語系大聲叫喊救救我們，因爲他們畢業後非黨團員多半改行。甚至有人作售貨員。俄語系也同樣，西語系畫了一幅漫畫，蘇聯專家的太太在烤電爐，美國教授溫得却蓋了三床被子挨凍。有很多人質問人日報，爲什麼不報導北大的情況，爲什麼要封鎖新聞。總而言之，各種各樣大胆尖銳的意見都提出來了，人們的心情是既緊張又舒暢。

實在可惜，你們不能參加這種場面是一大憾事。有好幾次我都想上台參加辯論，有些假道學們實在太可恨，但覺得只我一個人，很孤單，上台以前，找不到人支持，下台以後，也無人分担我一部分激

情，要是你們在這裏，那就熱鬧了。

我每天都在想，但想得很亂，白天看大字報，傍晚參加辯論會，晚上躺在床上睡不覺。腦袋裏亂哄哄的，寫這封信，也理不出頭緒。

我對這個運動的估計是旣樂觀又不樂觀的。我們反官僚主義不止一次了，一次一次反，又一次一次的生長。不但沒有反掉。反而越來越猖枉，越來越多了。這是什麽原因呢？不能單歸之於思想意識，因爲這是很不可靠的。也許他今天思想意識很好，一旦爬上了高位，就官僚起來，大權在他手，你把他怎樣？我覺得官僚主義的產生是和不民主的制度有關係的。不民主的制度壓制人民的意志，羣衆不能講話，不敢講話，更不敢用行動來和官僚主義者對抗。於是官僚們便可以爲所欲爲，你如果不識時機，敢和碰一碰，於是你注定了成爲一個犧牲者。我個人是有過慘痛經驗的。不民主的制度，眞是有嗎？有的，有很多，而人與人之間也被分隔成很多等級，互不信任，互不尊重。沒有人的尊嚴，沒有人的自由，如果說過去有過民主，我看，這和恩賜的差不多。在有限度的範圍內活動。同時還得說一番不是由衷的感激的話，感激這種有限度的恩賜的民主。

這次的運動在黨內說是整風，是自上而下的，在人民中，是一種新型的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憑良心說，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或享受到的眞正的民主和自由。在解放前不用說了，在解放後也沒有享受到，只是在這次北大的羣衆大風暴中，人們才暢所欲言。毫不保留地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了，在過去，是有過這種要求的。那種窒息的禁錮人的性靈的生活實在難以令人忍受，但是那時，我不敢肯定這種要求，不敢說我們生活是多麽的受壓制。這倒不是因爲我沒有勇氣，不夠大胆，顧慮什麽，而是那時自己思想上壓着一頂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的大帽子。分不清是非黑白，從內心裏不敢肯定所要肯定的。否定所要否定的。思想被一根繩子緊緊束縛住了。

寫到這裏，又去參加了一個辯論會，會上很多的人把問題提到革命與反革命高度。發言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染上了爲反革命辯護的嫌疑。上面講，下面喊口召，甚至有人把在台上講

話的人拖下來。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匈牙利的街頭流血的事件。儼然一場革命反革命的政治鬥爭，其實，這很無聊。眞是這樣，誰還敢講話，這表現了有些衞道者很胆怯，害怕羣衆的偏激之論。還想回復到過去的粉飾太平的局面。

應該維護理性，一切都在理性的原則下來檢驗，以暴力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不行的，理性的原則萬歲！

武漢的情形如何，希望你們來信談談你們的感想

祝

好　　　　　　　　　　　　　　　敦康　　月　日

（四）

守正、福霖：

你們兩人的來信都收到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那幾封信竟成爲你們整風運動中的一支小插曲，在我的本意，只是一種自我發洩，我不能不寫不能不向你們表示我的激動和感受，信是匆匆的寫成，匆匆的發出，以至現在我再也想不出我講了些什麽，接到你們的信後，知道我那些自我發洩在你們中間引起了我所意想不到效果，我當然是高興的。

但是，我覺得，我這封信以及我以後給你們的信不要再用這個方式來發表了，我不想說太多的理由，本來理由也不多，我只是感到這樣做不夠好，不必要，而且和我的本性不合，這樣做將束縛我的自我發洩或自我淸白，要是我和你們只保持通常的朋友間的討論，談心的方式，我想我是念談的更自由自在些的，這一點，我想你們是會答應的。

這些時來，北大的運動是走上了低潮了，所謂低潮只是我個人的估計，說得更確切些，是前些時的激昂的情緒逐漸低落了，理智的人們都在考慮一些原則性的嚴肅的問題，少數的人們在進行着要不要社會主義的爭論，旣然談到要不要社會主義，有什麽更多的話可說呢！難道過去還談少了麽？這次運動中，確實是出現了一些不要社會主義的言論，也出現了一些似乎是不要社會主義的言論，也出現了一些要

社會主義但也可以作不要社會主義來理解的言論。但是，在要不要社會主義的爭論聲中，一切的，複雜的問題被簡單地分爲兩類，百家爭鳴變成了兩家爭鳴；於是，一場偉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發揚民主和爭取民主的運動轉化成了早已解決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談起這種情况來是並不愉快的，過去流行的各種奇妙的邏輯出現了，而且顯然佔了壓倒的優勢，如果說眞是把反社會主義壓倒了也還可說，問題不在這裏，那些奇妙的邏輯不僅沒有壓倒反社會主義，反而把眞正擁護社會主義的也壓倒了，理性的聲音是微弱的，他們都大多數沉默下來了。

本來我一向就厭惡聽兩種調子，一種是帶有階級仇恨的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種是爲現存的一切（包括缺點在內）作辯護士的衞道者的調子，前一種人把人民用生命和鮮血爭取來的優點說成是缺點，後一種人把人民所深痛惡絕的缺點說成是優點，在運動開始的時候，我聽到了一種和這兩種不同的健康的理性的聲音，我興奮激動，爲它歡呼，但同時，我也預感到那兩種調子是會來擾亂它的，因爲，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這兩股燥音就已顯示出了，在一定的時機，他們是會把健康的理性的聲音壓倒的，現在果然是壓倒了。

但是話也說回來了，人們好容易盼到了這次的解放運動，一切有愛國心的善良的正直的人們是懂得這個運動的眞正意義的，是懂得怎樣扭轉這個運動的偏差，使它朝着健康的方向發展，所以，雖然目前是走上了低潮，雖然目前兩股燥音甚囂塵上，但也不同眞正的理性的呼聲，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些冷靜探討問題的長篇論文，是枯燥的但却是最吸引人的，那些大喊大叫式的東西已經不吃香了，人們寧願在烈日下面站幾十分鐘看這些枯燥的論文，我且抄了幾個論文題目給你看看，如：對肅反運動的估計研究提綱（附有所引資料詳細註解），論人事檔案制度，論整風運動的實質，三害產生的根源探討，我覺得，人們要是能在這問題上展開爭辯，是不難找出爲多數人同意的眞理來的。

但是又是一個但是，這種理性的雄辯是太少了，少到沒有，有的只是那些奇妙的邏輯，那些我的全部的憎惡來詛咒的奇妙的邏輯，老實說，我對這次運動的發展前途的估計，信心是不足的，這在我前封信中就已經表示過了，那還是在我的熱情激發的階段，而現在，這種信心不足更明確化了，我想，我說這些，守正是會責備我的，一定是會責備我的。但是我願意聽到責備，因爲，你的責備可能加强我的信心。

談到這裏我想起當我去天津時守正給我的信，信上說我們需要信仰，這話很對。我們是需要信仰，這在任何時候是如此，特別是在有風暴的時候，我有信仰嗎？有，我有理性嗎？有的，但是，在我的生活史上，我的信仰和理性曾幾次三番地欺騙過我，受欺騙是痛苦的。但更痛苦的但是我因此而懷疑起我的信仰和理性，以至懷疑起我整個的人，在這一次，我是極力信仰黨中央是有决心把運動搞徹底的。但我也懷疑，在目前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的爭論之中，會給三害分子安排一個溫暖的安全的庇身所，羣衆起來直接干預政治生活，這是根除三害，保證民主的唯一途徑，可是在黨中央看來，羣衆的行動顯然是越出軌道了。如果規定羣衆在劃定的軌道上行動。那麽，同樣是顯然的。整風運動一定會被庸俗化爲一場生活檢討會，由上而下的發揚民主，實際上等於恩賜民主，這在知識分子來說，是得用巧妙的方式來爭取，但廣大的農民羣衆呢？農民是善良的，能容忍的。沒有受過近代民主生活的訓練，恩賜的民主難免不打幾層折扣，實際上還是和從前一樣。

我的思想很混亂，而且有着表現了我的怯懦性的憂慮，我不想對你們隱瞞這一點，但我希望能聽到你們的批評。

我的正面的看法是：在喊共產黨萬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前提下再喊三個萬歲，理性的原則萬歲，民主自由萬歲，社會主義的法制萬歲，我反覆的考慮過，我究竟要什麽？我覺得，我所要的東西都包括在這幾個萬歲中。要有兩種要法，一種是積極的爭取，一種是消極的等待。現在，我走的是消極的等待的路線。因此，我很不滿意我自己，我覺得我的青春和熱情似乎是不存在了，要是在過去，特別是

在五年以前，我是不同於今日的。

北大有一些人曾到清華作過宣傳，也曾到南開作過宣傳，宣傳的效果不甚。因爲宣傳者本身有很大的缺點，而同時也有人暗中阻擾，宣傳者是以個人名義去的，（去清華的二十九人，去天津的六人回來後，有一批奇妙邏輯的使用者寫大字報嚴厲質問：是何居心？中文系有一個張元勳，大概你們是知道的，和其他幾個同學辦了一個鉛印刊物，廣場，刊登運動中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物還未辦出來，各種的阻力便出來了。刊物選登的文章是有點片面（或者說是偏激）但基本上是正確的，但現在有人公然指責，說是帶有反社會主義傾向，眞不知話從何說起，我已訂了兩份，是準備寄給你們的。

這些人有缺點，特別是思想方法有些不哲學，但是他們那種精神和他們的正義感都是我所佩服的．我比不上他們，但同時我還根本沒有想要去比上他們，因此我是更不滿自已了。

從各地一些大學的情況看來，多年來鬱集的悶氣一旦暴發是有一種危及現存秩序的可能，非對抗性矛盾向對抗性矛盾的轉化，界限本不易分清，是要社會主義呢還是不要呢？提出這個問題來讓人們想想是必要的。但是，要了社會主義連同三害也要了過來，事情未免就不妙了。

希望你們來信，比較長一點的。　祝

好

敦　康

57年6月9日

日　記

日記二十四則

圖專學系學生　查啓林

一　唐　多　令

花香春至，岑頭梅爭開。嚴冬重來，冰河結凍阻中流，在何日、始還舟!

一躍三千丈，跳過對岸頭。定神看，不堪回首。目瞻四野盡方洲，出蛇穴、入虎口。

二　生命是最不値錢的東西

生命是最不値錢的東西，因爲隨時都可以死去。它的寶貴是人爲的加工上面，是“道義”叫人活下去的。

三　最痛苦的是不信任

感到人生最痛苦的是不信任，當你滿肚子的衷心話向他傾吐，而使他無動於衷，這有何趣？然還好一點。最可怕的却還有暗的譏笑、毀謗、種種駭駭不忍入耳認聽起來是令人傷心已極。

四 “高利貸”何曾算得清

記主，不要再“欠債”，日積日累的是叫人還不清的，况且還要手續費等的這一翻的“高利貸”何曾算得清！

五 夜

夜啊！秋天的夜，是因爲面臨深秋，就是寒冬了，蟲在憂愁的叫，“促織”也不能成布過冬。

他唯一的希望——還有一個小陽春。依籬殘菊，那經得過嚴霜，滿花飛舞，那把你放在眼上。孤株唯獨立，落得有花無葉。赤裸裸，成什麽樣！春一來，百花齊寵。冬一到，萬物皆殃。人在得意之中萬般好，得意之時，條條路不通。

六 一葉遍舟

架一葉扁舟，落帆丟舵，飄在長流的水面上，隨波逐浪，駛向那渺茫的旅途，無邊無際，頭頂窮廬、脚不踏地、隨水向東流………。

七 人怕死而活

人爲死而生，怕死而活。

八 人有二個特征

人有二個特征——自私和取巧。

九 命運是上帝安排的

生活走在歧途，命運是上帝安排的。驅使着、命令着人們去波奔、探求、碰壁、回頭……。

十 “喊打喊殺的蚊聲”

……喊打喊殺的蚊聲，向人猛烈攻擊。汗水把我和床縛在一起。我沒有力量和這些小小的蚊子縛鬥，我僅有的一點點血，讓它吸盡吧！

貪婪無厭的東西，竟是如此大胆地飽吸又飽吸，我狠狠的打擊它，然而我的手是重重地落在我的身上，挨痛的還是我。我呆不下去了我企圖離開這裏，我終於逃出了這裏。

我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朦朧的彎月，雖不甚明，照在大地上青的山，綠的草，紛白的牆、紅色的屋頂。……

十一 “生活是一所沒有獄卒的大牢籠”

生活是一所沒有獄牽卒的的大牢籠，安分者每天可以求平安的二頓飯。通過欄棚。還可以重見青天（或者不可能），只看得見門縫裏射進來的陽光（或者不可能）可是只要你掘個洞逃亡天天，就有廣闊的天地。會看見盛開的花，自由的寫………幸福的暫時滿足。有着愉快，縱有風雨的摧殘。

十二 “社會上主要矛盾是自私”

社會上的主要矛盾都是自私。因爲自私各不相讓，因爲各不相讓才有鬥爭。無論個人、社會、階級、同學皆如此。

十三 “不謂其何能讓你立足”

看樣子吹牛拍馬，獻眉自己寵還很適合。因爲這樣很迎合某些“人物”的興趣，不謂其何能讓你立足，Q一事可證也。

約56年820日以前寫）

十四“巴上斯下都是人”
社會主義制度

萬物有時人有運，　　　　　　得意之時喜逢丟，

樂人不知愁人苦。強人總把弱人欺。
快哉樂哉忘了形，苦哉愁哉傷死神，
快哉公道安何有？巴上欺下都是人。（56年4.11）

十五　要壞就壞到底（56.10.19）

要壞就壞到底。就象行駛在大海中的無帆之船，飄入孤島，土人則會把你當作外人看待的。轉變就是屈膝，屈膝就得使人支配，支配之下必須服從。何謂也！

十六　真理不止一個

眞理就是人的理性。一個人就有一個人的理性，眞理也就不止一個。

十七　挺受人世間的擺布和折磨

不知在上天作了什麼罪惡，刀殺、棍打一剎之痛，
被上帝貶責下幾。苦磨、刑拷身軀之殘。
挺受人世間的擺布、折磨，心頭之苦，無傷之苦，
看穿亂趙的幻境畸形。更勝那槍殺苦刑。

十八　人與人之間關係是假面具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是帶着假面具，我咀咒，但我也不能不合汚。

十九　眞是體無完膚了

我是體無完膚了！這除了肉體的還有心靈的。南無大慈大悲啊！救一救多苦多難的弟子！

二十　世界上有兩種人

世界上只有二種人，而這二種人都是危險的。叫的狗不咬人，然而他會騙人，不叫的狗是陰着咬人的。

二十一　有人在監視你

一舉一動一言行都有人在監視你的。這些好功者！這些無能落於妬嫉者！

二十二　歎　　菊

獨立寒秋，寄居籬下，
含悲裝笑。歎孤苦零仃，
誰個見憐？骨節不硬，
根底非深，無能爲力，
何敢强行？豈可與時令抗爭！
休了罷！稱一時英雄，
座落何名?！寒露無面無情，
况晚風吹來更嚴峻，豈可能久有？
晚秋深處，落花嗚咽，
一夜秋雨，殘骸無存，
再歡天色，鵝毛飛飄冬至也。
這時節，縱我遍天下，
菊無一存！

二十三　落　　楓

是風在調笑她麼？趕得漫天飛舞，弄得臉兒緋紅，一個個跟着追踪，滿天佈的盡是情網。

二十四　靈魂是什麼？

靈魂是什麼？ 我在知道， 應當是一顆冰凍的心和一付破 裂了的胆，沒有野心，沒有雄勁，不必去征服人。它已經沒有了任何容量。

（以上二十四篇日記除了「標題」外
標題都是編者所加的）

「痛苦」與「失敗」

中文系學生 楊傳鑫

5.24　我們學校眞是一個官僚主義的老窩子，從副校長直到下層的幹部，由於這些官老爺盤據了武大整個的領導地位，就把我們學校搞得烏烟瘴氣，眞恨死人！

5.28　在我們班上有人不敢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們怕損害自己的利益。……的確很圓滑滑得象一條鱔魚……我討厭他們。

6.4　……可以這樣的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關頭，大字報的階段已經過時了；……必須轉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必須要從分散的狀況轉爲團結一致的有組織的行動。

6.7　整風運動到了一個重要的危險的關頭——流產。爲什麼？由於黨委和劉眞的無能，加上宗派主義，教條主義。

7.9　運動從火焰報第一期到現在只一個多星期……然而運動就中斷了，眞痛心。

6.18　……爲了打倒他，不惜抓住程千帆學術上的一些缺點和錯誤言行嘲笑、打擊、企圖完全打倒程千帆，這是不對的，難道眞的如他們說的那樣嗎？程千帆眞的胡說八道？……我認爲這是武斷夸大歪曲……我想要上台講話，對王文生提出批評，我一時還拿不定主意。

7.20　在今天討論程千帆的問題上，我有這樣的看法：

（一）以後我不準備參加政治辯論和活動，作一個公正、純潔的人。

（二）政治與科學有時是矛盾的，象加林（"加林的雙曲線體"一書的主人公，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的明家——編者）是個天才，一個奇異的天才，但由於他不服務於蘇維埃，蘇維埃要消滅他，程千帆也是這樣的。

（三）我很愛激動，壓抑不住自己，好爭論，這個脾氣要改掉。

（標題是編者所加的）

一本祕密的日記

按：數學系右派分子黎祥族在鳴放期間，組織了「阿Q社」，向黨瘋狂進攻。反右派斗爭展開後，他被羣衆揪出來了，被迫迫交出了其反動的祕密日記。從日記中可以看到，右派分子黎祥族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可以看到他反黨、反社會主義蓄謀已久。下面是他的日記的摘錄：

1957年5月10日。陰、晴。

這（指日記）將是我發揮自由思想的場所，爲了不使一些謬論傳害於另外的人，所以它是不公開的

現在正是黨中央提出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方針的時候，各地已開始動起來了，有話敢說了，那末我的心里也開朗了。放了是否收？如果要收，那末這本子上的一些記載可能是「整」的材料，現在暫時相信是在不收的前提下辦事，大胆的鳴、大胆的放。……

……黨羣關係不好，主要是黨員的政治優越感高人一等，開口政治、立場、觀點一大套，缺乏感情。

是否凡是黨團員就比非黨團員强、進步呢？在目前是由於黨團組織在工作分配、物質待遇上等表現出來的。名義上是要政治進步才能担任某項工作，實質上是宗派主義，搞得不合理，能力再行，不是團員就永遠不得重用。……

黨委負責制的作法有些專政，代（替）學校行政，要强加行政，使其有職無權，要强加行政，使其有職無權；民主黨派要與黨委聯合領導學校，這也可能很好，只怕有人認爲反對黨領導，扣修正主義的帽子，我看這樣就是宗派主義了。

……下面的有時瞎搞一通，不能令人滿意，特別是個別黨員更刺眼，不願與他們接近，他也自以爲“進步”，其實我認爲49年以後入黨，絕大部分沒有什麽特殊值得優越的。……“積極分子”入團入黨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這話有一些道理，我有此感，「三反」，「肅反」中所湧現的是最明顯的。

1957年5月11日。陰。

……我是挨過“整”的人，不過對我只是“小整”，受歧視，劃成“落後分子”之列。……如果這次爭鳴改掉宗派主義的傾向後，對非黨人士尊重、信任，黨員不享有特權，非黨團員人士不以落後分子來對待，這樣入黨與否，才是眞正的政治思想認識高不高，現在入黨者未必高，我是瞧不起的，他們有投機思想。……

“積極分子”會領會領導意圖，百依百從，不花腦筋，在運動中當爪牙整人，在平時添油加醋，斷章取義，找小辮子，向黨彙報；總之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這樣的人我見得不少，也吃虧不少。

解放後有「六親不認」的傾向，主要是運動整人整怕了。……

1957年5月13日。陰、晴。

“寧左勿右”，這是一部分積極分子之道，左的過火的，是立場穩，右的立刻倒霉！……

過去我在工作中一直抬不起頭，高壓政策，如果不上大學，肅反又是被整的對象了，事實上我走後他們整×××時還追他與我的關係，如果我在場，却會向我開火了。……

1957年5月20日。晴。

去年大吹特吹提高小學教師工資，是騙人的。……

1957年5月21日。陰。

宗派主義是最討厭的東西，一切階級都免不了，至於無產階級、共產黨其黨綱黨章，在理論上說是不應該，但事實上也很嚴重、更大胆、因爲動不動就是爲人民，代表人民利益，以大帽壓着敢說話的人。……

1957年5月26日。陰、晴。

黨中央規定各級幹部參加勞動，這是行不通的決定，大首長形式主義的做樣子，下面三兩把手可能跟着來一下子，再往下的小官僚仍是在人們頭上當老爺，貪污分贓以權以勢壓人，是眞叫人思想不能平靜。……

1957年5月28日。陰。

中三出「火燄報」公開要求「鳴」「放」，並畫漫畫諷刺幾位人事科長醜態。……

……我寫了四張標語（每份二張）“張勃川的愛人當護士去”，“數學系老師們鳴起來吧”！

1957年5月29日。晴。

到處貼滿了大字報、標語、漫畫，當然以中文系爲主導作用，別的系科是不敢搞的。

特別我們班同學有一股「正氣」，如果你提到醜態，如果是黨的領導某級黨組織如何，他們一聲不響。

奇怪的是，爲什麽在這樣的運動中，黨團員不動于衷，而肅反、三反……

1957年5月31日。晴。

……，同學們開火對象是搞大官僚。從報載以前各運動，從武大均可看出，國家法制精神太差，不是政黨應有的作風……。剛才打鑼打鼓搞“辯論會”，這又是北大創擧。我第一次看到了“民主”，也親身體會到了羣衆力量是偉大的，這運動是羣衆（非黨團）突破重重封鎖而得到的。……

$$宗派主義對評定級別工資的公式=\frac{工齡\times學歷}{工作生產效果}\times黨員。$$

6月1日。晴。

……今天一句書也未看，三堂課一句也沒聽進，熱潮使人不能平靜，下午看了大字報，聽了牛截系鳴放會，感到羣衆力量日益增長。

6月3日。晴。

……肅反中私設反省室（實質上是監獄、牢房），這是違法行

爲，至於如何處理是看共產黨法制精神如何。

今天看到人民日報載統戰部座談會中一代表發言，很大胆，也有道理，大意是"共產黨不能把自己就當成中國，中國也不是共產黨的中國，反對共產黨殺共產黨也可以，如果共產黨不信任我們也可以，如果共產黨不爲人民服務的話"，他也說過去受過八年日本欺壓的中國人也歡迎過國民黨，只是國民黨搞「五子登科」人民才反對他，凡是黨派沒有執政時都可以博得歡迎，執政後如果不爲人民辦事則就要遭到反對，我認爲如果共產黨不克服宗派主義是危險的，凡是共產黨員都能升官發財（以政治進步可靠能給予重大任務而爲藉口）夫榮妻貴。裙帶風（關係）等也是國民黨作風，共產黨就是抓着人民反對這些東西而反對國民黨的四大家族的統治。如果反掉後取而代之則江山難保，當然目前尚未發展到這一步，但有這一傾向，根據報上揭發宗派主義是主流，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共產黨專政獨裁……。

6月5日。晴。

今天晚上討論報告（劉眞同志報告）我一言不發，也是沒有興趣。……×××認爲學生運動到工廠農村會被趕出來簡直認爲工人農民與政府與黨沒矛盾。……

……我打算不大鳴大放了，因爲黨有決心自己會改，沒有誠意，提也是妄（枉）然，且遭到「進步」者的白眼，何苦乃爾！要聰明一些。

（袁紹唐整理）

小 品 文

蘿卜的淵沅及蘿卜變腦袋

中文系學生 鄧傚民

看了這題目，你便會以爲我要寫童話了，童話雖有趣，而堂堂的革命史考查，竟交上一篇童話來，豈非瘋了？可笑！

且慢請別匆忙笑出聲來，否則，倒要爲人笑的。

在童話般雄偉絢麗的時代，自然要講童話。

然而，我不是講童話，只不過對這童話般的現實，發幾聲讚歎罷了。最先將蘿卜和腦袋聯系起來的，是斯大林同志，他把那些不用腦袋，也不願用腦袋的人的腦袋稱爲蘿卜給以無情的嘲笑和諷刺。遺憾得很，他又一手造成了爲他自己嘲笑諷刺的東西，卽將許多有用的腦袋變成了蘿卜而且他自己一直都不知道。之所以說他造成了許多蘿卜，是根據個人崇拜的風行，迷信斯大林的事實來說的。近日報紙上以幾乎整個篇幅，雷厲風行的批判儲安平思想，原因是他說了"黨天下"三個字。在這里，我不願爲儲安平辯護。這並非是怕爲衆矢之的，遭到口誅筆伐的厄運，而是我們的國家，目前還沒有發展到"黨天下"嚴重的地步。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乃是鑒於聯蘇的許多"蘿卜"和迷信斯大林分不開，便想到中國之"蘿卜"與迷信黨及"黨天下"的思想在社會上的盛行不能沒有一點瓜葛。我不同意將"黨天下"來概括我們新社會的面貌。但我們也應當深思！

共產黨人是忌諱說"黨天下"的，因爲這意味着剝奪了人民的自

由和民主，這是不合共產黨人的宗旨，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的。他們反對把這幾個字加在自己的頭上，也理所當然。但是共產黨人不應當看也不看現實，只要是不合自己的想法，便一言蔽之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把他判爲大逆不道罪惡滔天的罪犯，而施以絞刑。而應當（重點原有一編者）高枕靜臥，心平氣和地仔細想一想，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無半點假疵呢？

請共產黨人注意以下嚴重的事實，在政權及一般的機關中，許多民主人事（士）有職無權，當局一點芝蔴大的事情都要請示黨委，逐步發展到以黨代政的地步。人事科（處）等於就是機關里的公安局掌握生殺之大權，而人事科大多是黨員。一些不學無術的共產黨人高居要職，不知司馬遷是那一朝的當中學校長有之，不識俄文字母當俄文系系主任的共產黨人有之……這樣的事之不勝枚舉，觸目皆是的。反之許多高才厚德者，却蔽之蒿萊，位居下僚，北京一個老畫家賣戲票的故事，是對這不合理的現象，典型而又富於諷刺意味的說明。從已揭露的事實來看，這現象已爲一種普遍的現象了。這種現象反映在文化、藝術和思想領域，於是各個報章雜誌，都一個板眼，一個腔調，齊聲歌功頌德，不許（　）點非議，戲曲界八十多種戲曲被禁了；人們對馬列主義經典，甚至非經典的東西，都不許懷疑，懷疑者皆以反黨，反馬克思主義論罪，中國青年報社更將許多繩索套在青年的脖子上，如你見一姑娘很美，第一次見了她决不能對她發生什麽愛情，若發生了愛，便是一見鐘情，一見鐘情便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因爲按照青年報社的邏輯，無產階級青年是先要問問她（他）是否是黨團員之後再過上一年才發生愛情的。因此青年們都要禁情錮慾，見了美麗的姑娘（少年）千萬不要萌動什麽愛”，不然就是資產階級的青年了，眞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國青年報社的諸如此類的簡單的說教限制青年個性的發展，是一言難盡的。雖然它現在正在担負着教育青年一代成爲朝氣蓬勃生龍活虎，有着高度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的新青年的任務；在學校里，更是把青年禁錮得透不過氣來，猶如一隻籠子，青年幻想的翅翼不能施展（當然並不完全如此）我是做過

中學生的，在中學里公約規則之類，不下十種，特別是學校黨團喜歡一些“聽話”的人，也屬意培養一些“聽話”之人，略有不合他們之意者，便小者開批評會，大者指着犯者的鼻子恫嚇道：“反社會主義，反黨”！青年一輩皆噤若寒蟬不敢“妄爲”，於是許多人都合乎他們思想中的規格了，許多人在開會的時候，都準備了一篇言詞沉痛的檢討辭，許多人明明精通某一知（識），偏要說一點也不知道，以示謙遜，許多人慢慢地習慣於只會使用自己的耳朵，而忘記了自己還有一個腦袋，依斯大林同志的話，這些腦袋變成了蘿卜，當然，决不會記得自己還有一個腦袋的。

這些蘿卜是黨在思想領域內過分統治的結果。我不反對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青年一代，我却堅決地反對黨把一些不合黨的原則的東西强加在青年的身上。雖然，黨認爲對青年的每一工作都是符合黨的原則的，但，事實並不如此。黨希冀青年的是像朴玉一般，有棱角，有光澤，純潔堅韌，而現實却像一隻磨輪，誰能保證，這塊朴玉磨而不磷呢？經過現實的磨子，有些證明了，他們確實是磨而不磷，而被磨得光滑柔和，唯唯諾喏，人云亦云，盲目的迷信黨的人，也大有人在，下面便是信手從現實生活中拈來的一個例子：

“你說，三害能不能說”？

“當然能，當然”！

“爲什麽”？

“因爲人民日報上有”。

“如果人民日報上沒有說“三害”呢？

“那，……那……”他翻了翻眼睛：“那，……我就不曉得了……”

這是多麽令人捧腹的喜劇，又是多麽令人洒泪的悲劇啊！這不是蘿卜是什麽?!黨是不願培養出這樣的人的，可傷悲的是，黨竟培養了這樣的信徒！

說起能否說“三害”又記起了自劉眞於六月五日在報告中忌諱說“三害”之後師生之中，馬上有許多人也忌諱說“三害”了，雖然他們從前也跟着羣衆嚷過幾聲“三害”。劉眞忌諱說“三害”，還是可以

理解的，因爲，我們曾看見過癩子，不獨忌諱說癩而且還諱說光，亮——甚至蓮燈也諱說。劉眞當然也不例外，也當然要一個美的名詞，來代替那些忌諱的字眼，於是，命令羣衆，只許說"三大主義"，凡主義者皆與馬列主義並列也，於是有"三大主義"的人，皆自以爲榮了。可是，終不能察，頭上沒有癩的人，偏要諱說癩，以及與癩有關之字眼。

然而，我究竟曉得了，在世界上還有一種頭上沒有癩的人也忌諱說癩，以及與癩有關之字眼了。

至於，這些沒有癩子的人，是不是想有癩子一下沾來一點光彩，那我就不曉得了。然則，如今劉眞等，也不諱"癩"了，不知那些爲人諱的人，還諱不諱。據經驗，那些爲人諱的人，比諱者本人還要認眞，還要牢固的。如果他們也不諱了，我除了以蘿卜稱呼他們的腦袋之外，再無他言了。

必須鄭重聲明，馬列主義教研組曾在一篇文章中諱說過"三害"，而提倡說什麼"三大主義"，這里毫無諷刺諸位先生的意思。遺憾的是，現實是殘酷的！

現在，百鳥鳴，百花放，春天降臨了。

蘿卜爲冬季（這里沒有說過去是冬天的意思）的產物，在春天也變成腦袋了，我不想講這樣的童話故事，願大家去到童話般的現實中去，去看童話般令人驚呀的變化，去欣賞童話般的霓虹的美景。可惜，有許多腦袋仍是蘿蔔，願他們早變成腦袋，我預先在這里鼓掌，高歌着……

馬列主義教研室今年別開生面地要我們寫一點感想，代替考查，我這一篇文章和馬列主義教研室所擬的旨意，顯然不相符合，但總不失爲在這次史無前例中的一點感受。既然謂之感想文，就免不了有'感想'，我想，諸位先生不爲這篇四不像的文章而爲難我吧？若不令我及格，請退回來，我再做一篇有八股思想的八股形式的文章，于是"五分"在望，我是很樂意的。

又想：過去回答問題，不管只自反對，只要背出了老師的，照例及

格。人笑之曰：滑稽。今回答問題，不合老師之意，若也以及格論，不是也會有人笑曰滑稽了麼？一幕滑稽劇在進行……

一九五七，六月十六日

再說"難免"

歷史系 鄧福鵬

人民日報1956年10月29日和12月30日先後發表了蔚遲葵同志的"說難免"和柳小如同志的"也說難免"兩篇雜文，表現了對待肅反幹部在運動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錯誤和肅反善後工作上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由於在我們當前的政治生活中，關於民主的爭論和在"難免"之後"不免"者義憤的增長，因而有必要讓我再來對"難免"論"囉嗦"一番。

蔚同志認爲：某些肅反領導幹部在結束運動時，確是"把'難免'二字作爲免戰牌，陶醉於'運動是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於是把'亡羊補牢'的善後工作草草了之，——這同樣是缺乏人道主義的表現"。（原載文匯報石渠同志語）蔚同志還認爲：這種缺乏人道主義乃是和這些領導者的"粗枝大葉""安閒得很"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分不開的：因爲他們事前"早就預期着難免，結果當然就有人不免"；而他們在善後工作中的"草草了之"和對無辜的"不免"者毫不感到"疚心"，也正是這種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高度表現而已。因此蔚同志在憤激之中，也就向"難免"論者推荐了老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希望他們從這裏學到一些東西。

蔚同志的文章對"難免"的"偏激"和譴責，以及爲"不免的同志鳴不平的思想"（這是柳同志贈給他的），是可以被我們理解和贊許的。我除了同意他的論點以外，還必須在下面對柳小如同志爲主觀

主義官僚主義作辯護的"也說難免"，來一個"囉嗦"，又一個"囉嗦"！

"看來"，柳同志也承認過蔚同志的譴責，是"這番意思是好的"，但"可惜"和"令人遺憾的是"，柳同志在承認"是好的"的同時，却又不惜搬來了"客觀的眞實的難免之所在"的說敎，搬來了黨中央"不冤枉一個好人"的肅反政策，企圖以此來把幹部的錯誤，扮成"客觀的"和合法的性質，從而為否定蔚遲葵同志的全部論點制造借口。至於如何恢復那些"受了不免之屈的同志"的政治前途呢？則對不起，在柳同志看來，原是"此中有什難事"?！原是"如此說來"，"都是在所難免的了"。

好一套經過"事非"又"知難"的說敎！好一付"客觀的"咀臉！

但是我還必須指出：在"難免"思想支配下所造成的肅反中的混亂和肅反善後工作"草草了之"的嚴重惡果。據我所知道的武大在1955年的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由於某些肅反幹部為了製造肅反典型和高潮，僅在一個系裏（同學組）就錯鬥了8個同學；（該系共鬥過10同學）而且這些無辜的同學還遭到了和反革命分子一樣的打罵、集中管制和長期剝奪政治權利的待遇；有些被錯鬥過的同學直到今年肅反總結時，還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麽被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免"之列，因而在"不免了一番"之後，痛定思痛，落得只好自己關在寢室裏痛哭了一場。像這些新中國的大學生的這種不幸的遭遇，難道柳小如同志也可用"人為的"、"臆構的"、"難免"，來一概加以抹殺麽?！難道"如此說來，受了不免之屈的同志"，在"不免"了一番之後，還必須向肅反幹部承認"這都是在所難免的了"，承認這也是"客觀的"必然法則麽？！難道這些破壞法制和侵害公民的人身和政治自由，也能說是黨中央的政策和合法的麽？！難道這不應該引起我們對"難免"的痛恨而申張一下"不平之鳴"麽？！

是的，柳同志並不敢完全抹殺眞實，可能也看到這種悲劇的嚴重性，因而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認"在肅反鬥爭中受到不免的同志"的"心有不平"和"不平則鳴"，是"理所當然"；認為向"不免"者"虛心聽取他們申屈，乃至向他們賠情道歉，這都是必要的應該的"。可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柳同志的"難免"立場和"實事求是"的"客觀的"說敎，實際上也就完全堵塞了"不免"者"申屈"和消除"委屈"的可能；事實上那些經過"不免了一番"之後而仍然生活在社會主義下的"活"的人們——特別是上述那些無辜的大學生們，又怎能滿意於柳小如同志的這種偷偷摸摸的私人"道歉"和紙上奉承！

也許這種"客觀的""難免"論是由來很久了罷！魯迅在他的華蓋集中就有過這樣的記載：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這是我們偉大的文學革命導師和闖將，在30年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藥"和"流彈"所發出的"悲苦"的革命戰叫！"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毒藥"和"流彈"，並沒有由於全國的解放而徹底消滅，反而由於新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難免"論，又一次造成了"不免搜了自己人的腰包"的歷史悲劇；而且更奇怪的是，這種"流彈"和"搜了自己人的腰包"的錯誤行為，居然也能得到像柳小如同志這樣"客觀的""難免的"同情和支持！我不知道這是什麽居心?！我不知道這種論調究竟是有利於對誰的"團結"和"諒解"？

也許柳同志是為了領導威信而强調"改造"的罷？但是我想，這種片面强調，除了使"威信"更僵化以外，是什麽也不會得到；而且這種强調是不是和黨中央毛主席的路綫相合呢？在這裏，我必須提請一切"難免"論者注意：今天的時代，今天的知識分子（包括在肅反中被錯鬥而在運動結束時又沒有被正式恢復政治名譽地位的青年大學生），是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仰慕往古的"、"魂靈要離開肉體的"僵屍早已風化了，人們强烈的執着於社會主義的"現在"！所有"受過不免之屈"的同志，都應該而且完全懂得，要"在自己內

心找出微笑的力量，找出鄙視不幸的力量”（馬卡連柯語）。假如有誰還試圖利用黨對非黨知識分子的改造，而硬要他們“形固可使如搞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硬要“不免”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那就不僅是對黨的政策的嚴重歪曲，而且是對知識分子的污衊和犯罪！

最後還是讓我把蔚遲葵同志所引用的“瀧岡阡表”，向一切“難免”論者“饋贈”一番吧。雖然“無功受祿”，但我總覺得比容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並不那麽“恐怕”和“可惜”！（完）1957.4.21.第三次修改。

随　筆

從“老牛拉破車”談起

行政幹部　趙曙輝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黨，它是有着優良革命傳統的，它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是享有很高的威望的，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武大黨的情况怎樣呢？與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的中國共產黨是不相容的。有不少的黨員認爲：“老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天下是老子打出來的，給你們這些人一碗飯吃，就算不錯”，“生殺之權在我”，“我是來改造你們的”。於是處處表現與衆不同，可以騎在人民頭上，威風凜凜，盛氣凌人，不少的人見了莫不生畏，悲觀失望，號歎武大暗淡。現在特就我所感觸的點滴“鳴”出來，向黨敲響警鐘。

羣衆調愛人，說是“編制多餘、礙難照准”
高級黨員幹部到校，貴夫人就随官上任

張副校長到校視事，任命其夫人爲校長辦公室助理秘書，張凡同志任夫人爲學生科副科長，黨委書記夫人任爲學生科科長（該科三個科長，四個幹部），張希光處長當不示弱，也將其夫人從工中調來當人事科副科長（去年該科兩個科長，無幹部；今年三個科長，兩個幹部），照顧得非常周到。可憐羣衆！不少的同志想照顧愛人關係，要

求調到學校，但人事處卽出示中央命令說："編制多餘，礙難照准"。羣衆只有碰壁而歸，哼！太不公平！

特權階級、太老爺作風

話說陳洽卿總務長亦步不後人，他不但偕夫人來校還不算，還要顯示他的"裙帶風"，前不久還將其姨妹搞到生物系工作，很多人對此不滿，連教工家屬也很憤慨："我們要工作要不到，難道武大還找不到她這樣的人，只憑總務長的面子就可以工作。"有一次，學校方面爲了配合教學時間，準備改變辦公時間，李涵同志擬了稿叫我去征求陳總務長的意見，他板起鐵的面目，連看都不看，說："我沒有意見，要改你們去改。"唉！我這媳婦眞難做。馬上李涵同志拿去問他，他就同意了。黨員領導幹部說話眞靈。又如陳總務長把王建寅同志調到印刷廠任廠長，不但不支持王的工作，反而處處打擊，廠長無辦法，只好下台。（詳細的經過該同志會向高教部反映）。

熊守漢科長的作風更令人不滿：在工友羣衆中影響最壞，掌握了工友的生殺之權。他說："你們都歸我管"。工友同志聽了均敢怒不敢言，只好背後斥曰："熊守漢忘本"。他最大的本領是會拍馬屁，因而落得"官運亨通"，工資四年升十級。有人說他的黨員是"哭"來的。最使人難看的，就是他衣服不用穿在身上，把衣服掛在肩上，擺老幹部資格。宋瑞林同志、劉山亭同志也如此。

又如北三區住房問題，有人寫下一首打油詩："羣衆兩頭擋太陽，黨員在中樂台涼，三樓無有老爺問，只有蒼生眞遭殃"。

羣衆視如草芥，老子"頂天立地"

王勇副處長非常狂妄，他說："我要是把化學書看一下，就可以去教，還不是"嘓嘓"叫"。這說明什麼呢？只能解釋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有什麼了不起，老子能"頂天立地"。

使用幹部，不是"用人唯賢"，而是"用人唯親"

武大人事方面，考查一個幹部不是"德""才"兼備，而是光只看"德"（並不是質量好的）。羣衆原任的幾個科長（如沈敏蓀、鄧毅生、殷宗本等同志）都踢到系內任掛名祕書（指有職無權），而黨員同志擢升科長、廠長有如雨後春筍。如熊守漢、劉山亭、葉材植等同志，我要問他們有什麼德？有什麼才？提拔羣衆有幾人呢？教學設備科代理副科長要提升爲科長，眞是難於登天。對一般幹部的合理使用，也是有問題的。

夫　妻　商　店

提起"夫妻商店"，張副校長室就是最鮮明的一個，黨委會、團委會、檔案科也不例外。學校分配彭凌仙同志的工作，爲什麼一定要把她插在校長室當"管事"呢？特別引人注目，據說她是搞衞生工作的，我不知道，假如是的話，我看搞原將本行要好得多。

黨委、團委、檔案科的幹部大多數是黨員負責人的夫人，其中有個別幹部看材料不知是橫是直，寫出來的東西笑話連篇，但領取工資特別多，很不相稱。因此，有的同志建議他們搞事務性的保管工作。

黨　員　嚴　重　脫　離　羣　衆

從黨委到普通黨員很少與羣衆在一起。有人說："我上下班從來沒有見過黨委的同志與知識分子走過，或者談談心事，只有黨委要人張希光、陳恰卿、張凡、宋瑞林等同志三兩成行，談笑生風"。"我不但沒有見過黨員與羣衆在一起，那怕是在教工俱樂部打牌，黨員是一家，羣衆另外。"

又如上職工夜校，幾個黨員學習初中文化，也不願跟羣衆一道學習，硬要夜校爲他們幾人單獨開"特別班"。

本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從來沒有和羣衆談過心事，只有和個別團員

扯一扯，或者約到他家裏去。再說是個別黨員和羣衆談話，就是"我來改造你的"。

從上面的一些事實看來，武大黨是存在許多問題的，無怪乎高敎部李司長說武漢大學是"老牛拉破車"。

試談崇美與崇蘇

歷史系學生 韓隆福

崇美與胡適的民族虛無主義有着曖昧的關係，右派分子崇美，左派分子崇蘇——總之崇外皆產生了一些付作用，崇美是指崇拜資本主義，崇蘇是指崇拜社會主義，兩者並不宜相提並論，無奈何文章的論及相互關係不得已也只好一併討論。

反對崇美無疑是必要的，人民民主專政與資本主義是無緣的，但在某種程度上，却忽視了美國一些好的東西。反過則一味崇拜蘇聯，倒向蘇聯是人民的願望，我們的制度與社會主義血肉相連的。但忽略了美國的實際情況，在一定範圍內就帶來了敎條主義，當然崇美與崇蘇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像個人崇拜樣的崇拜外國（不管崇美與崇蘇）皆孕育着，形成着不必要的損失。

如今崇拜資本主義的右派分子，不正是也在利用我們黨這方面的弱點向黨展開惡毒的進打嗎？他們忘掉了中國人民的願望，大肆宣傳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美好"，汚衊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有中國的傳統，絕不能容忍右派分子的民族虛無主義復活，可喜的是黨早已和正在糾正着自己的缺點，迎頭痛擊了右派分子的謬論。

我們願做民族虛無主義的叛徒，願作不講道理的敵人。

無花的薔薇

中文系學生 盧斯飛

張資珙、段桂棠先生，在肅反時被斗得不亦樂呼。

張副校長說：這不是領導的錯，是羣衆要搞的。

張、段兩先生：你們沉默好幾年了，（你們該還在這裏吧？）羣衆請你們回答！

× × ×

因爲外國代表團要參觀武大，一批"老虎"（？）被帶到山上去避人耳目，他們是在肅反時期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被"集中"（！）起來的。

眞的不要躲，躲的不是眞——在今天的光明世界而一九五五年正是憲法通過後的第一年。

× × ×

我們全班都曾積極參加肅反工作。被斗的人都是黨委批准的；領導對我們說：材料充足，證據確鑿，但是，我們斗錯了，他們全是好人。現在，相信"領導"也得看什麽人的領導。

領導者誰？張副校長，張希光書記王勇副處長………也。

× × ×

肅反時期，動員人數百個，耗資五百萬，天南地北，行跡十五省外出調查材材。保管這些材料的人是人事處；增加材料的也是人事處。根據現在情況看，過去有不少人受過寃枉誣陷。

爲了避免以後再有人含寃莫白，欲告無門，人事處應在同學畢業前，把材料讓每人看一次。

是眞的就不怕人看！

× × ×

畢業論文二次被指導老師評爲二分的人，可以留爲本系助教，爲什麽？她是黨員。

一個讀了三年書的人把自己分配到作家協會工作，業務比他好得多的人都分配到初中教書。爲什麽？前者是肅反組，黨員，後者是普通同學。黨員！團員！多少人僞爾之名，行見不得人之事！

× × ×

張斌說：我把這黨員讓給你當啦！說得好！"讓""當"二字太妙！張斌同志說得多自然，多有分寸！在某些人看來，黨員是一個官銜；入黨，是爲了當官；當官的人豈可挨批評？怪不得他要吹胡子瞪眼睛連"黨員"也要讓給人當了。

× × ×

因爲屬意某人的妹妹，他可以爲某人晋級；一位不願呆在武漢的女同志，他總要勉强她留在科內。

他是誰？——人事科葉副科長。

但是，一個大學生直到離校前一天晚上，才知道學了四年的前途怎樣，發通知書的是誰？人事處的官員們。

掌握我們命運的人是怎樣的人啊！

"異聞輯錄"四則

圖書館系學生　林煥標

一　反對兩重人格

如果大字報上所揭發的事實是眞的話，張勃川實已「不足爲人師表」了，儘管有人替他辯護，也是枉然。蠢才縱然被最善於詼飾者誇飾，也不會被人承認爲聰明的人。我們是新來武大的，記得剛開學不

久，張勃川就面對數百新生作了報告，說了些什麽「德才兼備」之類的話，想不到一個既無「德」又無「才」的人，還厚着臉皮面對數百聽衆，在莊嚴神聖的講台上，說到「德才兼備」等話時連臉都也不紅一下，鳥乎？敎育者，你拿什麽去敎育人！

我們呼吁，堅決反對「兩重人格」！

調走張勃川（不說趕字）！其人已不稱職矣！

二　論文將成矣！

據大字報與學習簡報所揭發，張勃川、張希光以及人事科的科長愛人們，心靈已卑鄙極了，哪一件事不是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的呢？黨將爲這些敗類痛心呵！

前些日子政治學習時，學校曾印了一本材料，有一同學宣稱將針對「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寫一論文贊同，這個同學如果尙未完稿，這次可完矣！願他去採訪下張勃川爲人，他們會幫助他，以自身爲例去充實他的論據也。祝願這篇論文的成功，因爲它是武大一些敗類的集體心血所凝就的呵！

三　調走人事處的科長愛人們！是護士的回去做護士！做銀行職員的回去做職員！是家庭主婦的回家抱孩子！他們不配在武大！

調走張希光！要他去領導農民去！（他無知無識）

四　陰森的鬼魅

王勇副處長對來訪者飛揚拔扈地嘶喊："你跳什麽皮，我在中文系鬥爭×××時，不是在我一怒之下，就把他送進了公安局。現在他雖然回來了，還不是要聽我的話？①鳥呼！善良人的命運何以掌握在王勇之流的魔爪下！一怒之下，生死定矣！

光天化日之下，快來撥開這些“陰森的鬼魅”的叩臉，他們橫行天下的日子盡矣！

①引“燭火”第一期

（選自擂鼓報）

“三害”在武大的嚴重性

經濟系教授　劉滌源

按：本文系劉滌源在經濟系鳴放大會上的發言，為編輯方便起見，把它編在“隨筆”中，請讀者原諒。

一　學校領導的惡劣作風

這裏只是根據近日來和今晚大家所揭露的種種惡劣現象，加以綜合。別人已經揭露出來的事實，這裏不再詳細重述。我認為我校領導有下列共同的壞的特點：

領導對各系工作管得很死，而又不好好地負責認眞的管。例如，我系李崇淮同志是武漢市的人民代表，教課理應毫無問題。但系裏對李崇淮同志的排課問題，要請示黨委會。系裏向黨委會請示，答覆是“研究研究”。一再請示，得不到明確的答覆。本來可以在上課大半年以前及早確定，以便充分的準備，而由於黨委會這種惡劣作風，一直拖到上課前數週才決定，使李崇淮同志接受教學任務非常倉促。從這件事可說明：①一個担任人民代表的教授，排課還要“研究研究”，這種懷疑完全是盲目的，此中具有嚴重的宗派主義。②黨委會的這些同志根本不懂教學工作的艱苦性，否則為什麼不替教課者着想，及早決定，使有充分的時間備課呢？③嚴重的拖拉作風。又例如，賈植園同志的問題，長期不作處理。賈植園同志歷史清白，而且是本系畢業，畢業後一直在本系工作，問題很容易搞清楚。但問題一直拖延着。

近二、三年以來，我所受黨的教育，最主要的是受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勢發展的鼓舞與教育，如看看長江大橋，看看校區以外許多基本建設的興建，看看報紙雜誌上關於各種使人興奮的報導等。至於本校具體的黨的教育，實在微乎其微。

例如，張副校長作肅反的總結時，對張資珙、段桂棠兩先生的問題，自己不承認錯誤，把責任推向羣衆，說什麼當時領導並沒想搞，是羣衆要搞，這是天大的謊話。試問：當時是誰召開大會的？是誰主持大會、掌握大會的？當時在大會上的發言人，是誰發動並加以組織的？“停職反省”是誰決定的？是誰宣佈的？我認為，這種不能勇於認錯，却把責任推向羣衆的作風，是很惡劣的。

以房子問題為例。我校助教和許多職工住的房間很擁擠，領導莫不關心。他們自己呢？張副校長的房子問題，大家已經揭發。現在我來揭發張希光同志“借住”房子的事實。大概在1954年秋間，校區內空出了一批家眷宿舍房間。當時的房屋管理部門宣佈說：空出來的這些房舍要一次統一分配；在統一分配以前，任何人不得佔用。宣佈這個原則是正確的。但張希光同志以特權享受者自居，巧立名目，要求“暫時借住”，畢竟“借”到了，在未統一分配以前就搬了家。這是一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惡劣作風。那時許多羣衆對張希光同志這種作風不滿，當時民建的負責人李崇淮同志好心好意地把羣衆的不滿去勸告張希光同志，張希光同志不僅沒有接受這種勸告，而且對李崇淮同志發脾氣，惡氣相加。（此中詳細經過情況，可由李崇淮同志揭露。）

徐懋庸同志在校時，執行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有嚴重偏差，但範圍比較狹，當時廣大羣衆還是積極的。現在呢？不僅黨內與黨外之間存在着銅牆鐵壁，而且在黨員之間也分等級。例如，我系副主任譚崇台同志是黨員，但系務上的有許多事情，領導不告訴他。前次高教部李司長在本校的工作檢查總結報告，譚崇台同志沒有接到聽報告的通

知；而有的其他系副主任却出席聽了這個報告。

二　人事處的黑幕種種

從最近揭露出來關於人事處的種種黑幕，我現在歸納爲下列六點：

聽說人事處十一個幹部中，有科長、副科長七人，超過半數。某一科裏，共計四人，其中科長一人，副校長二人。這正如一個部隊中，背斜皮帶的比背槍的要多。這種“官”天下，實在太不像話。

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認爲此中包含着“公事私辦”的很大成分。有人說：人事處是“家”天下，我也有此想法。

如葉材植品質惡劣，工資草案上葉的工資是八十多元，在工資會議上有人提出應予降低；但工資定案時，葉的工資竟升到九十多元。如張凡同志的愛人因肺病只半天辦公，這次也加了薪資。總之，人事處的黨員薪水普遍增加，而且加得一般比別人多。

如失掉別人的檔案材料，如別人的材料應寄到江西去的，而寄到廣西去了。拖拉作風的嚴重在全校中是最突出的。

張希光同志把脚翹在桌上和別人談話，傲慢無禮，審幹時，我系體弱多病的某教授親自把“幹部調查表”送到人事處，忘記把填表的說明書帶去。該處人員限令這位教授立即回家去把說明書送來，而且態度非常傲慢。他們把自己看成高人一頭，把別人看成低人一等。對別人採取“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無禮態度。把人事處變成一個使人望而生畏的“小王國”。

人事處的黨員文化水平一般是小學程度，連初中程度的都很少。但他們不進業餘夜校，自己也不好好學習。這一點也包括張希光同志在內。試問，這樣的幹部如何能了解高級知識份子的業務水平和學術修養呢？

關於人事處的黑幕，一向是包裹在組織上“嚴肅認真、大公無私”的掩護之下。人事處一向在神祕主義中，我們局外人對其內幕知

道得很少。我建議黨委和上級領導組織一個專門的檢查組，來仔細檢查工作。我認爲，問題很嚴重，恐怕非改組不足整治這種歪風。

三　關於我自已在肅反中的問題

在肅反中，經濟系的追查中心是“反革命的宗派小集團”，我被認爲是這“小集團”的首領，然後進而追查我的歷史。查了一年半以上，已作出結論，沒有這“小集團”，並且證實我在1952年以前已把自己的歷史詳細交代，沒有什麽隱瞞。關於這次追查，我提出下列幾個問題。

肅反前我在武大已14年半的時間。過去同級同學、高一班和低一班的同學，現在在武大服務者很多。在美國留學時代，韓德培、吳于廑、張培剛、譚崇台、王治樑等同志當時和我同學，現在均在武大任教。總之，了解我的人，在武大校內是很多的。而現在的領導在肅反前早已到校。前任人事科科長蘇烈同志來校更早。毛主席提出的注重調查研究，和“新三反”，在肅反前早已成爲辦事的原則。我校人事部門事先不加了解，這是不是嚴重的官僚主義？在開始追查“宗派小集團”以後，從來沒有向我了解關於我過去任系行政時工作的情況；我自己主動地陳述一些情况，也不傾聽，反而認爲這是“不老實”的“辯護”。這是不是嚴重的主觀主義？

在解放前加入武漢地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時起，我即開始交代我的反動歷史。到1952年忠誠老實運動中，我在經濟系小組會上口頭交代六、七小時（當時組織上派人記錄）。陳洽卿同志告訴我，我的檔案袋中沒有這份記錄。試問：人事部門對這種丟失材料的事件應負何種責任？我現在正式提出：要求追查這個責任？

當時的鬥爭使系內一些同志有“人人自危”、“兔死狐悲”、“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也怕鬼敲門”的沉悶感覺。在鬥爭會上，當時工作組長余志宏同志作小結說：“經濟系有宗派小集團是肯定了的。有領導、有核心、有骨幹、有外圍。現在要追查的，是有沒有政治背景的問題”。我現在要追問余志宏同志！你當時是根據什麽作出

這種草率得使人可怕的小結的？你這小結究竟百分之幾是符合客觀事實的？

鬥爭後拖拉了很久，把我懸起來達一年半以上。直到高教部檢查組來校，我找李司長陳述情況，要求處理。然後才作出結論。這種拖拉作風是非常嚴重的。但張副校長在肅反總結報告中，强調幹部的辛勞，强調覆查，對拖拉作風的嚴重隻字未提。我認爲，拖拉作風嚴重是政治責任感薄弱的一種具體表現。

陳洽卿同志到我家裏第一次對我說："在運動中，歪歪倒倒，有偏差，受了委曲"。第二次對我說："從結果看，搞錯了"。但在經濟系全體會議上宣佈結論時，却說搞對了。試問，這是不是兩面作法？這究竟是騙我呢，還是騙羣衆呢？

總之，在肅反中，由於事先準備工作做到極差，平時對幹部缺乏調查了解，"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從頭摸起，算一筆總帳。有人說，這眞像是演"三叉口"。我認爲這個比喻眞是巧合。

雜感

雜感集

俄文系學生 李遠泰

夏日的"寒潮"

正當"鳴""放"之聲響徹珞珈山，百花正在含苞待放的時候。

正當大家呼吁：要支持，要時間的時候。

然而校黨委回答我們的却是一陣刺骨的"寒潮"——劉眞在小操場對我們說的那一些話（指劉眞同志 5 月 28 日在小操場作的報告）。

這眞令人有"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之慨，我們要學耐雪的寒梅，要在"寒冷"的天氣下開得更茂！

原來如此

從前搞運動，組織動員，羣衆影應；

這次搞運動，羣情洋溢，黨組織裹足。爲什麽？

要找答案，請看5.21文匯報，載云：

李達校長對文匯報記者說："怕火燒到自己身上"也。

原來如此！

自大狂的面譜

人事處付處長王勇說："化學哉？有何了不起也，我只要翻翻書就可以上講台（？），並且講得呱呱叫（？）"

我敢說：他連 H_2O 是冬瓜抑或是豆腐都弄不清楚。

試問：武大碰上這樣的自大狂掌握領導權，哪能辦得好！

他只能勝任推銷牛皮膏藥的買賣。

"牆倒衆人推"新釋

不少黨員鼻子朝天，視羣衆若笨伯；在身旁築起四道圍牆，將自己絕緣起來。現在他們正害着貧血症，因爲作繭自縛，見不到陽光的結果。我們來救救他們吧！但要推倒這些牢固的圍牆，是要聚羣力才能幹得了的。

校黨委做了些什麽？

在這次運動中校黨委始終是起着拉後腿的作用，和敷衍了事的態度，劉眞以辯護人的身分出現，人們說他是"保守牌牙膏"這是最恰當的比喻，並無誇張。

我們從近一星期來校黨委所採取的一些措施就可以看清楚這一點；運動一開始，羣衆就以雷霆萬鈞勢向"三害"展開了鬥爭，校黨委不但不加支持，反而出面阻撓，意圖分散火力，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其次是對黨員採取姑息的態度，例如張付校長愛人彭凌仙的調職問題，在羣衆的一致壓力之下，才作了一個非常愚蠢決定：將她從校長辦公室助理祕書升任校黨委機要祕書，以示"讓步"，經羣衆再一壓才調往衞生科，我們認爲應當稱之爲"凝固保守牌牙膏"才恰當。

此外，劉眞爲了息事寧人，前兩天宣布了將某……等一律降一級，意欲藉此"稍塡民憤"。我們不同意這種做法，試問羅鴻運、熊守漢、葉材植等數年來"扶搖直上"連升十一級，這些無能之輩難道採取一律降一級的辦法就做得了合理的麽？我們堅決不同意這個措施，我們要求依照"按勞取酬"的原則，徵得羣衆的意見重新給予不同的評定。

漫談"過火"與"壓力"

這次除"三害"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展開，在它面前絕大多數黨員以至校黨委都顯得神色慌張，手足失措，這也難怪，因爲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黨羣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但令人惋惜的是還力圖作着運動的絆脚石，於是目前有人疾呼"過火"，大喊產生了不良的"付作用"，果眞如此嗎？值得奇怪的是他們只看到了"付"作用，看不見正作用（恕我杜撰）。

我看這次運動確夠得上是和風細雨的了，出大報這是書面的批評與揭露，畫漫畫是對一些惡人醜事的批評，這已經是非常文縐縐的了，比起武大從前在思想改造時期對某些敎授們的罰跪，打嘴巴來，何只天淵之別？（當然羣衆並不是和那些違法亂紀分子一般見識，來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傳　記

葉付科長小傳

歷史系學生　譚用中

葉材植M省K縣人，生性懶惰，魯鈍，不好讀書，一九五三年考大學，名落孫山，因某種關係，留武大工作，辦事雖昏聵，低能，然善於拍 拉之術頗有體會，是故官運亨通，未及三載則躍居人事處付科長之要職，大權在握，倖倖自得。去歲實行工資改革，上下奔走，大肆活動，評得月薪九十餘元，收量大增。葉公之富且貴固如是矣！然亦有苦腦焉。行年三十差幾，尙未婚娶，度良長兮，無伴，入夢卿兮，雙影，如此伶叮寂寞，寧不閒愁萬斛。爾後値人事處需調一助理員，彼卽飢不擇食，選定“民”女××，年輕貌美，正中下懷孰料事有意外，該女子原係有夫之婦，且生有二子者，付科長悔氣不已，遂改調黃云霞，終日相對面坐，“培養感情”，未幾王樹勛來，葉恐其與黃相愛，不斷施以打擊，迨察知並無“爭風”之意始作罷。

黃云霞者，外地人也，不習武漢水上，常病申請離職，葉百般哀求，終未克已願，林彥鑫有妹貌美，葉聞之，一日相商曰“如將妹嫁我，予爲爾加官三級，何如？”林受寵若驚，凝視良久，始對曰：“奈吾妹已許字他人矣！”

葉周身冷然，尷尬不堪……。

詩

詩　二　首

中文系學生　劉業超

今天，我們在壓抑下衰萎了……

回答我，爲什麽我們的歌聲
一天天變得嘶啞而且低沉？
回答我，爲什麽我們誠實的青年
都學會集中和隱瞞自已的思想？

我們，爲革命喚醒的一代
我們，扭着秧歌來迎接勝利的一代
我們，在紅旗下宣過誓的一代
可是今天，我們在壓抑下衰萎了……

（標題是編者所加的）

詠　瀑　布

受不慣河床的束縛
你狂歡的奔到了這危險的地點

爲了自由的唱出生命的讚歌
卽使摔得粉身碎骨，也心甘情願……

人事處頌歌

中文系學生 盧 斯 飛

這是一間，
　　遠遠不透陽光的房子。
這兒的人們
　　都習慣把自己的大腿翹在寫字台上。
善良的人們，從來不願，經過這裏。
然而他們的命運
　　就在這兒埋葬……

勇敢地戰鬥吧，同學們！

圖書館學系學生 林 煥 標

武大在過去
充滿了血醒味
有多少寃鬼
現在
還在黃泉下飲泣
有多少死裏逃生的人
現在
還像老鼠似的
不敢抛頭露面
帶着永恆的傷痛
在夜深人靜的時刻裏
向蒼天伸出雙手

（只有蒼天
　才能
　給他以安慰呵）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是冷酷的
包含了
多少
勢利關係
表面上
言笑宴宴
而在心的深處
隱藏着人與人之間的搏鬥
和勾心斗角的
　　　　　慘劇！
多少善良的人被這種關係
剝奪了人的權利
多少善良的人埋葬了自己最美好的
　青春
多少善良的人被趕出了學校
多少善良的人曾經
坐臥過武大的"民主"集中營
飽受了肉體和心靈的損害
現在
看出了
誰
是"特務"式的罪魁
誰
是製造罪惡的"領導者"
誰
是雙手沾滿了善良人的
淚與血的"儈子手"！
是時候了
爲人的權利
爲美好的青春
爲眞理
燃燒猛熱的焰火吧
勇敢地戰鬥
不根絕"三害"
誓不收兵！

上　大　人

行政幹部 趙曙輝

上級的政策（指中央提百家爭鳴）到了武大是否變了呢？
大家只要回憶一回憶，
人們是會明白的。

孔家店是我開的，
乙家獨鳴到是眞咧！
幾人在武大鳴放了呢？（指當時的尖銳批評）
化了功夫眞是白費力氣，
三十一，一十三，還不是那樣的。
千萬莫說大的只說小的，
七手八脚湧來湧出，（指修改我的文章）
十指望民主，到底在哪裏？
士大夫（指知識分子）的特點是不明白的。
爾（指知識分子）要是發點議論，不從“團結出發”的帽子你就受不起，
“小心謹愼”“閉關自守”才是知識分子的眞理。
（註：以上這篇“上大人”並非全文。）

毒　箭　集

中文系學生　姚中琦

一

上班已半响，
有人找科長。
“科長買肉去，
正忙！”

二

福利福利，
有“福”有利。
非黨羣衆，
哪有福氣?!

三

奉迎拍馬，
其妙無窮；
連升十級，
官運亨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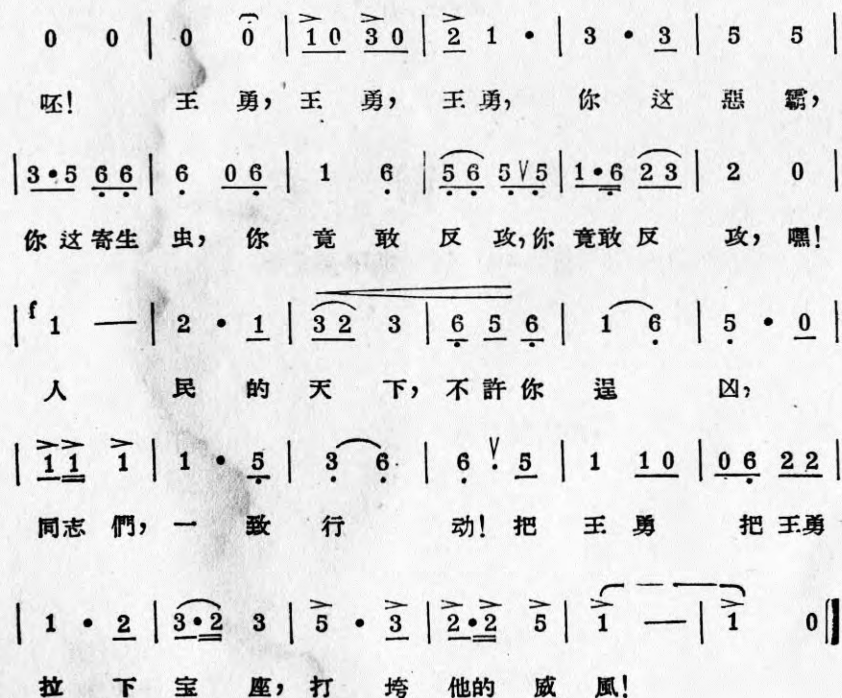
（標題是編者加的）

歌 曲

聲討王勇

1=A $\frac{2}{4}$　　晨詞　怀曲

激烈、憤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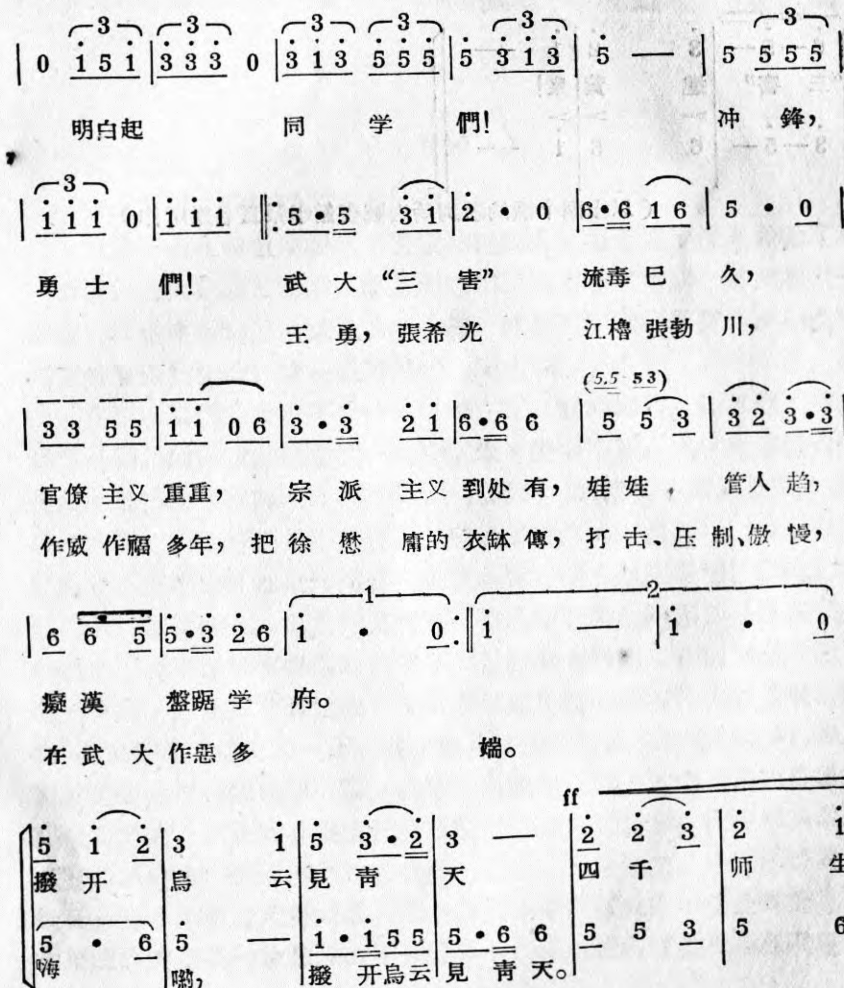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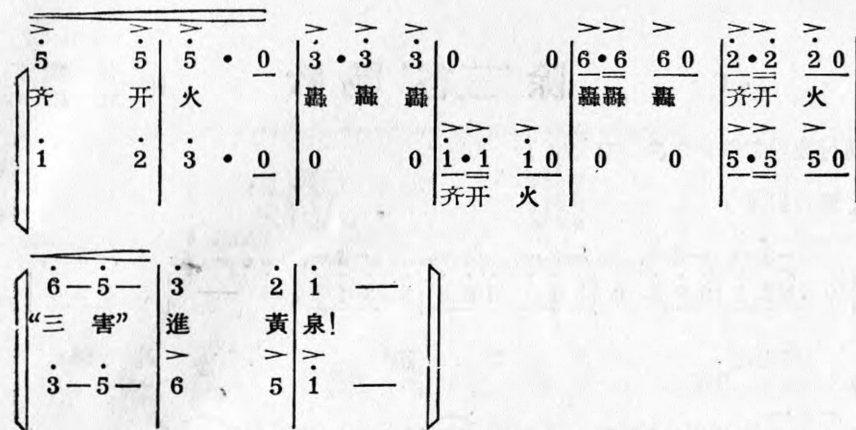
除"三害"戰歌

6=E $\frac{2}{4}$　　晨 詞　圖一 怀 曲

進行速（沉着、坚决、有力地）

（軍号引子）





（以上兩个歌的歌詞均为圖書館学系夏名鑑所作）

附錄：吳開斌在我校民主講壇辯論上的兩次發言

、第一次發言

（7月10日）

各位老師、各位職工和各位同學！

我是一個在整風期間犯了嚴重錯誤的人，而今天學校黨委給了我一個機會在大家面前講話，而且同志們還願意聽我講話，這使我很受感動！我是懷着贖罪的感情的。今後，我只有從徹底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實際行動中，才能報答黨委和同志們。

在反右派鬥爭中，不少的大字報揭露了我的錯誤，使我深刻地感到自己錯誤的嚴重。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事情：大字報這樣大量地集中地揭露了我的錯誤，從揭露中我看到我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如果不回頭，前途實在是不堪設想。經過了强烈的思想斗爭以後，我决定回頭，誠心誠意地交代問題，也就是說，向人民請罪吧。我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但是考慮到我在整風中行動上的錯誤是與我在長時期中形成的思想有聯系的，爲了改正行動上的錯誤，需要從思想上挖一下根。因此我準備把我一年多來思想發展的過程，主要是政治觀點，向大家着重地交代一下。我是抱着接受改造的心情來講話的，所以對於過去的每一個思想活動，我都不想隱瞞，對於當時思想的發展過程是怎樣的，以及我是根據什麽事實材料得出結論的，我都準備老老實實地談出來，請同志們幫助我分析批判，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以後在行動中不至於重犯錯誤。但是我還是準備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同志們把我的論點駁倒了，粉碎了，那就證明了眞理不在我這一

邊，那麽，我願意放棄自己的論點，向同志們投降。我認爲向眞理投降並不是一件恥辱的事情，相反地，堅持錯誤才是恥辱。但是在同志們還沒有說服我以前，我也不願意輕率地放棄自己的論點。

在昨天晚上的大會上，我們班上的田蒂同學所講的內容中，有一小部分是不符合事實的，大部分是符合事實的。這大部分中主要地涉及這樣幾個人的言論和行動：我、姚中琦、盧斯飛、李正宇、劉業超。他們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我不能代替他們談，我只談談我自己的。

我的思想在最近一年多來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開端要上溯到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二十大以前，我的思想是平靜的，沒有什麽大的波瀾。可是在二十大以後，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有原因的。廿大，我直到現在還是認爲，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大會，而且這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作用愈來愈明顯。我從這裏面得到了一些啓發。我記得在去年2月23號讀報的時候，看到了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蘇斯洛夫和米高揚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斯大林的錯誤。他們主要地提到了兩點：第一、在列寧逝世以後的二十年間，集體領導的原則遭到了破壞，而這個破壞者是指的斯大林同志。第二、斯大林的著作“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編者按：這本書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吳開斌同學弄錯了。）中關於美國、英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的某些論點，不能解釋資本主義經濟上升的現象，因此也未必是正確的。對斯大林表示不同的意見，在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當時我接受不了。我對於斯大林同志是兼有着領袖和父親的感情的，我對他的道德文章，對他的才能、毅力等等，從來就沒有懷疑過。當時好像還有其他的蘇共中央委員如謝皮洛夫也發了言，眞理報也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社論，蘇共中央也作出了決議。從這些事實裏可以看出，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晚年是犯了一些錯誤的，做了一些胡塗事情，而且個人品質也有些問題。我痛苦地感到像斯大林同志這樣的人都犯了錯誤！過去，斯大林同志在我的腦子裏是一個偶像，是一個巨大的偶像，20次代表大會以後，這個偶像在我腦子裏倒下去了。我對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了。20次代表大會還提到由斯大林同志執筆的聯共（布）黨史中也有很多問題，有些地方也應當否定。例如對列寧同志的作用估計不足，同時關於十月革命也寫得不符合事實，對斯大林同志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計過高，因此提出應當重新編寫一本符合於革命歷史的、具有嚴密的科學性的黨史。我一向是把聯共（布）黨史當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的，毛主席也說過“聯共(布)黨史是一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總結”，所以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現在出乎意料。20次代表大會以後，一兩個月以內，蘇聯的哲學界、思想界表現了活躍的氣象，對許多問題作了新的估價，推翻了長期以來爲人們所公認的然而事實上非常陳腐的看法。例如對普列漢諾夫的作用就作了新的估價，指出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另外對民粹派的估價，“歷史問題”雜誌中也作了翻案文章。在短短的一兩個月的時間裏發生了這麽多的事情，對我的思想刺激很大。我感到過去的權威、偶像是不能崇拜了，按照過去的學習方法進行敎條主義的思維，是不行了，那是糊塗，是書呆子，要獨立思考，了解事實，掌握材料，得出結論，不要一看到人家的結論就奉若神明。當然嘍，獨立思考是好的，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就容易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我就是由於沒有人指導，所以我的腦子裏成了一個“自由市場”，什麽思想都可以影響我。我願意把我過去對於國內國際一些問題的思想情況着重地介紹一下。

第一個問題：關於蘇聯的外交政策

20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對蘇聯的內政外交很感興趣。這是有來歷的。過去我對於蘇聯這樣一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從沒有懷疑過的，對她的正確性從來沒有考慮過。20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動搖了，我覺得蘇聯也有問題，蘇聯政府做的事情也不能保證沒有缺點和錯誤。我特別注意赫魯曉夫同志和以赫魯曉夫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在斯大

林同志逝世以後的作法和措施，希望從對比中得出一些結論。當時我得出了這樣一些看法：第一、蘇聯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在外交上是在由被動轉向主動。一年多內赫魯曉夫同志和布爾加寧同志風塵僕僕，到了印度、阿富汗、英國，還到了貝爾格萊德，主動地改善蘇南關係，這對於改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起了很大的作用。舉個例子吧：蘇聯西北的鄰居芬蘭，蘇聯曾經和他有過戰爭，雖然很快的結束了，但是蘇芬兩國的關係是不正常的，兩國人民的關係是不夠好的。現在赫魯曉夫同志和布爾加寧同志不惜以大國領袖的身份主動地訪問了芬蘭，又邀請了芬蘭總統訪蘇，消除了許多隔閡，並且在貿易、文化等方面簽定了一些協定。斯大林執政時，對於像印度、阿富汗、緬甸這樣一些國家是重視不夠的；赫魯曉夫同志執政以後改變了這種態度，很注意團結中立地區，比方說跟尼赫魯會談囉，幫助印度建設，並且還提供了技術力量。可見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同志在外交政策上是主動的，取得了成績。第二、赫魯曉夫同志和布爾加寧同志主動地改善了蘇南關係。蘇南關係的破裂，我個人的看法主要由斯大林同志負責，因爲斯大林同志粗暴，橫蠻，他的個人品質影響了當時的政策，大國沙文主義，以不夠充分的理由把南斯拉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南斯拉夫在很長的時期內是抱着委屈的心情的。赫魯曉夫同志和布爾加寧同志親自到貝爾格萊德找鐵托同志恢復關係，我記得報紙上報道說，赫魯曉夫同志和布爾加寧同志下飛機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們是來承認錯誤的！"我認爲這很好，這表現了大國領袖的氣度宏偉。這是赫魯曉夫同志執政以後的巨大成績。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蘇聯在國內經濟的領導方面也作了很大的改進。我記得這件事曾經過了長期的醞釀討論，蘇共中央曾經發布指示要求各加盟共和國進行討論，在討論成熟了後，就決定把經濟管理權適當下放，這個措施是很英明的。因爲蘇聯地跨歐亞兩洲，領土那麽遼闊，如果一切都要由莫斯科發出命令，是很難避免官僚主義的。把經濟管理權下放，就可以發揮下邊的主動性、積極性。這也是蘇聯的新氣象。此外，也改變了只重視重工業的錯誤做法，而把一部分的精力和投資轉到農業、畜牧業和消費品的生

產方面來，我們知道赫魯曉夫同志在這方面作了多麽巨大的努力。例如動員了成千上萬的共青團員到邊遠地區去墾荒。今年赫魯曉夫同志還講過，希望蘇聯的畜產品在短期內按人口平均計算超過美國，他說這句話是滿懷着信心的。所以我感覺，蘇共中央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後，特别是在20次代表大會以後，是做了許多工作的，主要是糾正了斯大林的偏差，求得人民生活的提高。斯大林同志在這些方面是做得不夠的。例如斯大林同志執政時，對東歐的國家基本上是採取沙文主義的態度的，以領導者自居，以長輩自居，對她們不夠尊重。斯大林同志的錯誤與匈牙利事件的發生有一定的關係。我覺得在斯大林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有排他性，只注意團結社會主義國家，而對於别的國家基本上是採取排斥態度的。當然，對帝國主義是應該排斥的，但是在目前的確有第三種力量，像埃及的納賽爾呀，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呀，印度的尼赫魯呀，以及緬甸的吳努他們這些人，基本上是處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走的是兩者之間的道路，當然走不走得通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他們的確是在那兒走第三條道路。要他們完全放棄自己的觀點，信奉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他們既不願意走帝國主義道路，對他們就應該團結，這樣可以壯大自己，孤立帝國主義。但是斯大林時代就根本沒把團結這些國家提到日程上來，那時候社會主義陣營是孤立的。現在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做了一些工作，就好像用一個大蔴布袋把尼赫魯呀，蘇加諾呀都裝過來了。現在反帝國主義力量佔了世界地區和人口的一半，這是有利於我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亞非會議以後，由於我們主動地做工作，情況就變好了。其所以變好，我認爲與赫魯曉夫的政策分不開，是在赫魯曉夫指導之下的。蘇南關係是斯大林同志人爲地破壞的，斯大林同志應當負很大的責任。現在既然對不丹、尼泊爾都要團結，而南斯拉夫基本上和我們差不多，難道不更應該團結嗎？但斯大林同志過去却粗暴地破壞了蘇南關係，弄得蘇南人民沒有辦法往來，南斯拉夫曾經孤立，帝國主義千方百計地想把他們拖過去，但他們還是堅持下來了。當然也有危險，南斯拉夫在困難的時候可能倒向帝國主義。赫魯曉夫同志執

政以後，有了很大的改進，這是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的。我對蘇聯的基本情況是樂觀的，是有信心的。蘇聯不愧爲我們的老大哥，很多地方仍然是我們的榜樣。雖然過去有錯誤有缺點，但是正在改進中。

但是，我對蘇聯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我覺得蘇聯在某些地方還是比較保守的。什麽地方比較保守呢？比方說，去年陸定一同志在懷仁堂作了一個演說，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標誌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提出了這個方針。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起了積極的效果，大胆思考，不拘泥於前人的意見等等，都是好的，學術空氣也逐漸濃厚起來。當然，一年多的時間裏不可能有什麽轟動世界的成就，但是已經可以看出有不可磨滅的成績。這個方針的提出是英明的，直接推動了文化科學的昌盛和繁榮。但是蘇聯對這方面的反應卻很冷淡，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他們對思想界，文學界都抓得很緊，當然他們是好心囉，跟陳其通同志差不多，怕毒草太多囉，怕人民受毒囉，怕唯心主義思想借屍還魂囉，但我覺得他們胆子太小。不敢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對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現。如果你相信馬列主義不可戰勝，就用不着怕。我們搞了一年，也並沒有天下大亂，"草木篇"也並沒有使人民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毛主席也說過嘛，"草木篇"來一兩百篇也沒什麽關係，我也是這樣看法。蘇聯過分小心，對保守的言論很感興趣，如陳其通同志的文章很快就轉載了，大胆的意見就不登載。去年10月間周揚同志在一個報告裏提到，有一個人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去問蘇聯的哲學家米丁同志，米丁同志說他個人不能同意。米丁同志是蘇聯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他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可見蘇聯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人對這個政策還是認識不足的。這個政策在全世界引起反應，像波蘭哪、捷克哪、南斯拉夫哪，都很歡迎，認爲這個政策有助於社會主義文化的大踏步前進。西方的報紙也表示滿意，認爲中國現在開禁了，他們認爲中國過去對於文化是嚴密統治的，現在好一點了。可是蘇聯直到目前還是反應不大。毛主席在今年提出了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連美國的"紐約時報"這樣的反動報紙都全文發表了，波蘭的

估價也很高，認爲毛主席的報告是切合於東歐各國的情况的，有普遍意義。但是蘇聯呢，僅僅在報紙上登了一下而已。我認爲在這一點上莫斯科落後于北京，不管他們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如果他們趕上來，我們當然應該歡迎。（笑聲）他們做得對的，我們應當向他們學；但我們做得對的，他們也應當向我們學。

第二個問題：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看法：

我個人並不贊成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我覺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要長期共存的，我想資本主義至少要和我們這一代相處下去。當然囉，由於歷史發展的規律吧，資本主義是必然走向滅亡的，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但是這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要想把理論變成現實，還須要作巨大的努力。我曾經這樣考慮過：在本世紀的下半世紀我們還很難看到資本主義的全部覆沒。資本主義直到現在還是強大而很可怕的敵人。也許我對資本主義的估計比較高了一些吧，我認爲它還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說一下子死不了。固然，報紙上經常宣傳，說大英帝國什麽日漸衰落囉，搖搖欲墜囉。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大英帝國是搖搖欲墜，可是三、五年還斷不了氣，而且這還是跟她過去的情况相比較而言的。英國是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大不如從前了，但這並不能說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毫無進步。不管英國也好，法國也好，事實上是有發展的，工業有了很大發展，科學技術也有了很大的增長。當然不能空口說白話囉。原子能發電站是蘇聯第一個建成的，發電能力是5,000瓩，以後不久英國在北部的哈威諾也建造了一個原子能發電站，發電能力是100,000瓩，而且以後還要繼續建立；而且在氫武器的生產方面也很注意。報紙上常常把英國說成一個破落戶，其實這個破落戶也不可忽視。法國也是值得注意的，也在那里搞原子能發電站，以新的裝備和新的技術革新國民經濟部門。不要把他們估計過低。更可怕的事實是東方有個日本，西方有個西德。日本在

最近幾年來的發展是很驚人的，去年日本的經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號稱造成了日本資本主義史上第一個最繁榮的年代。在去年，日本造船業達到了世界第一位。日本的人造纖維，日本的紡織工業，日本的化學工業，都有非常驚人的增長。在最近幾年來，日本的資本家，或者說壟斷集團吧，對工業投入了大量的基本投資，他們對工業下了本錢，而且很捨得下本錢。所以這是日本近幾年來經濟發展得很迅速的有力的證據。當然，我們的報紙不大報導這樣的事實，對於我們近在咫尺的日本三島，過去一直是忽視它的。日本現在已經是我們很可怕的一個對手了，我們應當看到這一點。另外在西德吧，西德最近幾年來，它的工業發展也很使得美國和法國吃驚，現在在西歐市場上西德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力量了。西德在軍火工業和機器工業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天西德和日本，一個在亞洲，一個在歐洲，已經形成了帝國主義集團中間兩支新起的力量。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這說明資本主義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現在我們從理論上把它叫做進入了"總危機"的時代，在生活水平方面，在絕對數字方面，有很大的增長。最後我還談談美國：美國現在是帝國主義陣營的首腦，過去我們好像害怕自己有崇美思想吧，不敢談到美國的工業，對美國有些東西怕談。不過我覺得有些東西既然是事實，那麼在事實面前閉上眼睛也沒有必要。不敢面對事實，我認爲那是胆小鬼。可以談談這些問題。我也認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科學是有很驚人的發展的。當然，由於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在有些方面限制了科學的發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需要準備戰爭，它需要獲得利潤，所以在追求戰爭，追求利潤的冲動下，也能夠刺激科學的發展。我看到幾篇報導，談到關於美國建設原子能發電站的問題。現在蘇聯已經建成了一個，準備建第二個；但是美國現在準備建多少原子能發電站呢？準備建15個，包括各種類型的原子能發電站。在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方面，美國大大超過於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說，拿鋼來講吧，美國年產量達到一億噸，蘇聯只三、四千萬噸，中國只三、四百万噸。我算了一下，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鋼產量加起來，僅僅相當於美國鋼產量

的一半，或者多一點。如果我們要趕上美國的話，不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所能辦到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就拿汽車的產量來看吧，這個數字是兩年前的數字，就是在55年，美國汽車年產量達到六百萬輛到七百萬輛，當時還是美國的汽車工業處於不景氣的狀態，就是生意不好，馬力還開的不足。據熟悉汽車工業的人講，美國汽車工業潛在能力很大，每年開足馬力製造一千萬輛不成問題，就是在開動不足的情況下，每年都可以生產七百萬輛。那末我們看第二個國家吧，就是英國。英國汽車產量是佔第二位的國家，它跟美國比較差的很遠，英國的年產量是一百萬輛，只相當於美國的七分之一，後面按次序排下來，就是西德、加拿大和法國，它們每個國家每年的產量大概幾十萬輛的樣子。蘇聯的汽車每年產多少，我不知道。那末中國是可憐的，第一汽車製造廠修成以後，今年只生產四千輛，那末，第一汽車製造廠的設計能力是三萬輛，要達到設計能力，那還是兩、三年以後的事情。就中國汽車工業目前的情況看，要趕上美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另外，在石油方面，在電力方面，在有色金屬方面，美國的產量也是很大的，包括戰略原料吧，美國目前在很多方面還居世界第一位。再我們看看美國文化發展的情況吧。當然我不是指好來塢的電影，不是講這些事，就拿電視廣播台來說，美國現在電視廣播台是三百個，全國有三百個廣播電視台，蘇聯是九個，其他的國家呢？有三個的，有兩個的，有一個的。把全世界電視廣播台加起來，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另外，從報紙上看到美國很努力於製造核子武器，比如說洲際導彈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前不久我看到報上談到這個問題，就是美國製成了一種橡皮飛機，這種橡皮飛機可以帶到身上走，把它摺好帶到身上，自己要想飛就把它打開飛上去，可以帶到八千公尺的高度。另外，在美國出現了公路城市，是沿着一條公路幾十里幾百里，形成漫長不斷的城市。我講的這些東西，决不是吹噓資本主義的文明，决不是號召大家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我講的這些東西，說明什麼問題呢？只是說明我的一個論點，就是我認爲資本主義在目前還是有很大的生命力的，直到目前爲止，還是社會主義一

個非常可怕的敵人。為什麼我要重强調這一點呢？就是因為過去幾年來，我覺得我們國家裏宣傳工作存在一個根本的偏向，也就是一個錯誤吧。一個什麼錯誤呢？我感覺到解放後很多年以來，我們對於資本主義這個敵人重視不夠。那末，在整個社會上造成的風氣就是資本主義不堪一擊，資本主義是最腐朽的制度，是最落後的制度，好像三天兩天就要死的樣子。那末，在報紙也好，雜誌上也好，在書籍上也好，都引一些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包含着矛盾，什麼它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性，總是這樣講，講它總危機要來了，講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這是過份從理論上來分析資本主義，而很少聯系到資本主義活生生的現實來闡明這樣一個問題。我感覺到很長時間內我們生活在真空裏面，就是生活在理論和教條裏面，不大了解資本主義活生生的現實到底是怎樣。我認為這一點對我們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為什麼呢？因為過低的估計敵人就容易使自己放鬆警惕，就容易使自己麻痹，你說資本主義已經日落西山，氣息奄奄，那我們還需要努力幹什麼呢？你說資本主義不堪一擊，那我們至少會對資本主義放鬆一點。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養成了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不願意談資本主義的成就，就不願意談資本主義某些優越性，好像你一談，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自認為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是怎樣呢？只說社會主義好哇，資本主義不好哇，就是擁護社會主義。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認為真正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是要使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這樣的人才是真正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我們戰勝資本主義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戰勝資本主義，首先要研究資本主義，就是對資本主義保持高度的注意吧。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發展，對於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於它的政策密切的注意，就是了解敵人在那裏做些什麼。敵人在那裏睡覺嗎？他們也在為保衛他們的制度來作垂死的掙扎，就是他們有很大的瘋狂性吧！我們不認識這點，我們每天坐在家裏，把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拿來翻開一看，好像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到來，於是就感覺天下太平，我覺得這對我們青年一代沒有什麼好處。你說是不是宣傳了資本主義優越性就喪失了信心了呢？就害怕了呢？也不是這樣。我

們現在中國很貧窮很落後吧！但是我們整個國家是有信心的，我們並不因為我們貧窮落後，比資本主義苦，那末我們就向資本主義投降，我想我們中國人民决不會像這樣做吧。正因為我們感覺自己差，感覺我們處於不利，我們更要努力趕上人家。在這方面適當的把資本主義國家建設成就向國內介紹一下， 引起人民的注意， 引起有關部門的警惕，我認為是完全必要的。你要戰勝敵人，你就必須了解敵人，敵人發明了橡皮飛機你還不知道，飛起來你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敵人在原子能方面有些什麼成就，我們過去不大談的，但是，同學要問：報上沒有登，你怎麼知道的？我就直接在報上看到的，不過很小，就是只有豆腐干那麼大一點， 很不引人注意， 要是馬虎一點， 你就看不到。過去對於蘇聯的東西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我認為是必要的，比如說，蘇聯建成第一個原子能發電站的時候，我記得我們“中國婦女”這樣的雜誌都進行了宣傳， 使全國婦女都知道這樣的事情， 中國婦女、中國青年、時事手册、中學生，凡是沾了一點邊兒的雜誌都宣傳了；報紙上也發表了什麼文章啦，通訊啦，報導啦，畫了原子能方面的圖解，訪問記，從各方面宣傳。就是宣傳蘇聯的成就，有沒有必要呢？我認為完全有必要。那末宣傳中是不是應該注意蘇聯的東西是主要的，資本主義是次要的，就應該有一個主次之分呢？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如果在宣傳中不注意這點的話，那就是犯了錯誤。如果現在用第一版頭條的消息宣傳資本主義的成就，那是錯誤的；但是連八版八條也不宣傳，那是更大的錯誤。那末這些情况在過去更嚴重一些，知識分子不敢開口，不敢談到資本主義某些科學的成就，害怕人家扣帽子；相沿成風，成了風氣，誰也不敢談，我認為這是我們國家一個很不正常的情况。這有什麼可怕的？談一談對我們只有刺激作用，感到我們現在很不如人家，努力埋頭趕上，老是不談，老是夜郎自大，我認為這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我認為今後在主要宣傳蘇聯的同時，也應該拿出一定的篇幅來報導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特別是着重報導資本主義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成就， 使全國人民都了解， 了解世界大事，了解這兩大陣營都在拚命地向前趕，都在競賽，現在是誰趕上誰

的問題。那末，我就覺得有這樣的必要。每年每國的經濟數字，法國、英國、日本的都發表一下，這並沒有什麽不必要，這也並沒有什麽不可以，把這些數字跟我們的比較一下，看看我們趕上他們還需要多少年，還需要作多大的努力，把這個向工人、農民，向知識分子宣傳，是有好處的。當然，這點在目前有些改進，比如說，科學院已經辦了些雜誌，像"科學消息""學術界"這些東西，不過這些雜誌比較專門，一般讀者看不到，有些也看不懂，是不是儘可能通俗些地把它介紹一下。總的論點，我認爲資本主義還是一個很强的敵人，目前爲了戰勝它，就必須了解它。附帶談到國內目前不敢談資本主義是一個缺點。主要就是這麽幾個論點。

第三個問題：關於南斯拉夫問題。

我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什麽時候開始感興趣呢？批判了斯大林以後。因爲我是從這點來理解南斯拉夫的：感到南斯拉夫人很有骨氣，當時在斯大林專橫粗暴的外交政策指導之下，差不多東歐國家基本上都是察顏觀色然後行事的，基本上是這樣的；但是南斯拉夫就與斯大林對抗，我感覺南斯拉夫有點味道，好像値得研究一下。所以批判斯大林以後，我就主動去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我感到南斯拉夫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有很大不同。南斯拉夫的優點之一吧，就是它的革命是比較澈底的。南斯拉夫爲什麽革命比較澈底呢？她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他們在對敵斗爭中培養起來的，在解放南斯拉夫的時候，是南斯拉夫的人民軍和蘇聯紅軍共同動作，在解放貝爾格萊德，把法西斯侵略者趕出南斯拉夫的時候，他們是並肩作戰的，那末這就跟東歐情况，主要的由蘇聯的軍隊來解放的那些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爲南斯拉夫的革命是比較鞏固的，就是說南斯拉夫的黨是奮斗中成長起來的，它原來與人民羣衆有聯系，南斯拉夫領袖鐵托同志這樣的人是在斗爭中與羣衆取得聯系的情况下成長起來的，同時南斯拉夫領導人是有羣衆基礎的，就是南斯拉夫有力量吧，這就是爲什

麽南斯拉夫在過去敢於跟斯大林碰碰，南斯拉夫在很多方面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在東歐有些國家在去年下半年普遍地產生了反蘇情緒，那是爲什麽呢？那就是說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在這些國家人民心目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蘇聯某些政策損傷了他們人民的自尊心，造成這樣一個後果。但是，南斯拉夫她就沒有吃這個虧，她就比較果斷一些，當時卽使在斯大林的威力之下，南斯拉夫並沒有屈服，當然後來在斯大林同志主持之下把南斯拉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南斯拉夫被開除以後，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就是處在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吧，孤伶伶地一個人。但是南斯拉夫的同志們，並不因爲自己困難而放棄社會主義，他們堅持下來了。這一點我認爲表現了南斯拉大同志們的勇氣，很大的决心，據我個人對南斯拉夫的一些領袖們在這點上我是很敬佩。我記得我們中央寫的文章裏面，也在談到南斯拉夫同志們那段時間的心情是能夠理解的。的確是這樣子。南斯拉夫當時受了委屈，但是，它自己並沒有失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而且我認爲南斯拉夫是比較寬宏大量的。那末，當時它受到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很厲害的指責，說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把他們開除了。在七八年以前，南斯拉夫遭到了很大的攻擊，但是在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了貝爾格萊德以後，我們看鐵托同志表現得還是很好的，就是不咎既往吧，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着想，他們沒有鬧意見，沒有鬧成見；蘇聯來主動找他們恢復關係，他們很愉快地接受了，並沒有故意留難，而且也沒有發表聲明把蘇聯以前作得不對的地方罵一頓，沒有表現意氣用事，沒有表現這樣的東西。雖然鐵托同志是一個小國的領袖，但是在這一方面，我認爲他是表現了一個大國領袖的風度的，我個人是很欽佩他的。蘇聯在最近以來，是主動地改善了蘇南之間的關係，不過我認爲在蘇聯某些地方、某些看法，我還是不夠滿意。比方說，在匈牙利事件以後，鐵托同志就匈牙利事件發表了一篇演說吧，但是"眞理報"發表了一篇評論，評論鐵托的演說，那末當時裏面講到這樣一些問題，蘇聯他們有這樣的意見，還覺得你南斯拉夫還講人家幹什麽呢？你自己有很多缺點

嘛，比方你農業就搞得不好哇，比方你還接受美國的錢，要美國的錢，就在這點也攻擊了南斯拉夫，這點蘇聯是不夠好的，表現蘇聯還帶點情緒吧，蘇聯那末大一個國家，赫魯曉夫同志都是六十幾歲的人啦，還帶點情緒。我還記得好像我們中央也對這一點有點兒意見，這當然是內部消息囉，好像在莫斯科也講到了這一個問題。其實南斯拉夫的農業發展，是不能令人滿意，也就是說南斯拉夫在過去幾年與外面是隔絕的，南斯拉夫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因此，南斯拉夫的工業有一定的發展，那末農業還是來不及照顧，這在農業方面還是有些缺點，那末今天大家作為都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之中的一員，大家都是向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都是戰友；我認為對於對方的缺點不應該嘲笑。蘇聯對於南斯拉夫農業落後，應該進行幫助，應該給它貸款，給它輸出機器，向它派出農業專家，幫它規劃農業；我認為應該採取這樣一個幫助態度。但是蘇聯在這方面作得不夠，並且把南斯拉夫農業落後當作一個口實，在必要的時候來反駁南斯拉夫。對蘇聯這點我是不滿意的。我當時就講了，我說"蘇聯眞理報眞扯蛋！"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眞理報，我看到眞理報這一段我不滿意，所以我就罵了眞理報一句。另外關於美援問題，我想談一談。美援當然不好，因為它是釣魚用的吧，不過，如果是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那末我認為在必要時接受一下，也沒有什麼關係。當南斯拉夫處在很困難的時候，是接受過美援，不過南斯拉夫並沒有出賣自己的民族獨立，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國家主權；南斯拉夫沒有參加美帝國主義所策劃的排他性的軍事集團；南斯拉夫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國土給美國當軍事基地。南斯拉夫就是用了美國幾個錢，將來還是要還給它的。而且在內政外交上保持了它的獨立性，並不是拿了幾個錢之後，就被美國牽着鼻子走。所以我認為當時接受美援，當然不夠好，不過也應該理解人家那種情況，是很困難。那末今天你說它不應該向美國借錢，那你就借幾個錢給它嘛；我認為蘇聯現在可以借幾個錢給他，讓它把美國的錢還了就是。不應該拿這嘲笑人家。今天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邊，不僅是南斯拉夫接受美援，波蘭政府也接受美援。波蘭政府它說如果不

附帶任何政治條件，我們願意接受美援。它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去談判，就是你不附帶政治條件，我何樂而不用一下呢？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是吧？所以拿這個東西來攻擊南斯拉夫，我認為是不夠好的。當然我並不主張我們的國家去接受美援。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波蘭它要接受美援我不反對，但是作為中國來說，我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我有中國民族的自尊心。過去美國在中國搞得怎末樣呢，我看到了一點，所以我不願意中國政府去接受美援，當然我們的國家也不願意接受美援。另外我對南斯拉夫的一些內政問題，有些興趣。南斯拉夫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吧，就是它的經濟權是下放的，就是國家對於這個經濟企業的生產不作直接的領導。當然也訂計劃，也有方針，也有個具體的安排，還不過不是象我們這邊這樣子控制得很嚴密。那末這樣作，是否有好處呢？也可能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這壞處可能是不夠集中吧，那就是國家對全國的經濟情況，不能得心應手很好地指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防止了很多的官僚主義。那末蘇聯現在就是這樣作，大體上是差不多的。我認為以後管理經濟的權力是可以下放的，每一個工廠生產什麼東西，不一定要中央和國務院來管理，那末中央可以通過一個方針，一個計劃，把這個權力都交下來，讓下面管。有人攻擊這一點，叫作修正主義，什麼修正主義？就是黨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我認為這不是什麼修正主義，因為如果是完全沒有領導就是修正主義，但是呢，南斯拉夫是領導，不過領導的方式不同。那末蘇聯又把經濟權下放啦，放到各個州，各個共和國，這是不是蘇聯也是修正主義呢？我的看法不是。

另外，我對南斯拉夫的工廠工人委員會也是有興趣的。南斯拉夫在工廠裏面，最高管理機構是工人委員會。工人委員會是好呢還是不好呢？這值得研究，南斯拉夫好像也是在試行嘛！我看我們國家裏也好像在試行，什麼職工委員會，也是在試行中，我認為也不妨多試試，蘇聯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多試行，但是其他國家有什麼新鮮東西，新鮮材料，也不妨拿到我們國家來試一試。如果好的話，就拿來採用，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至於方式方法，我認為是沒有階級性的，只要是

好的就可以採用，如果工人管理委員會這個形式好的話，我認爲可以採用，沒有什麼了不得。

南斯拉夫國家裏面對文學藝術是不作直接干預的，這是他們在最近幾年來的改進。我記得在南斯拉夫電影周的時候，南斯拉夫電影藝術家曾到中國來跟中國電影界談到這樣一些問題，他們說過去的南斯拉夫也是採取行政領導的辦法，採用行政機構來領導藝術，因此在過去也發生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就是把文學藝術這樣一種特殊的性質抹殺了，好像領導工廠生產、農村生產一樣，這就是忽視文學藝術的特點！這就使得過去南斯拉夫的文學藝術事業不夠繁榮，不夠興盛，人民也不滿意，後來南斯拉夫的黨發覺了這點後，他們作了改變，特別是根本性的改變。他們改變的方法是對文學藝術事業不作直接干預，但有一個方針，就是爲人民服務吧，但是它沒有像我們國家裏這樣層層的一套機構，文學藝術家可以自由組合。那次電影藝術家主要是談的電影方面的情况，他們說一些導演、編劇、演員、美工、攝制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員可以自由組合在一起，自己願意創造什麼就創造什麼，這樣就避免了行政上的過多干涉，使藝術家們產生比較大的積極性，這個方法在南斯拉夫使用的結果是好的，經驗證明，是能夠推動文學藝術發展的。南斯拉夫電影代表團團長談到這個情況很興奮，他談我們過去電影事業是不夠好的，人民也不滿意，最近一年多來我們的電影事業有了很大提高。我們在學校也看過幾部南斯拉夫電影，我拿來與中國電影比較了一下，也與蘇聯電影比較了一下，我認爲他們的水平是很高的，的確是這樣，水平是很高。在這方面中國也好像叫過一陣，比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在上海有些電影作家就提出來了，要求創作的自由組合，當時好像名單也擬好了，不過現在也沒有下文了。據我看也可以試一試，上海電影製片廠就可以按南斯拉夫這個經驗試一試，但是一直就好像沒有搞過，長春電影製片廠也還是那個老辦法嘛，這是固步自封，不作改進，那是不會有進步的，有很多東西都要經過不斷實驗，就是不要保守！人家的一點一滴經驗都應該重視，可是中國電影過去叫了一陣後好像就沒有下落了。當然，

我對於南斯拉夫某些優點的肯定，並不等於說我主張我們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沒有這樣的意思，南斯拉夫的道路是根據南斯拉夫的具體情况提出的，它適合於南斯拉夫，並不一定適合於中國，所以我不要求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但是，我希望對南斯拉夫的具體經驗，應該引起注意，供參考，很好地研究一下。現在對南斯拉夫準備了一頂帽子，就是修正主義，一談南斯拉夫就給你戴上一頂帽子，就是修正主義，你就不能講話。我就有些想不通，到底什麼是修正主義呢？有些同志對修正主義自己都不懂，但是可以隨便罵別人是修正主義。只要它能走向社會主義，只要它能提高自己人民生活，修正主義有什麼了不得；如果不能提高人民生活，不能使國家富强，就是馬列主義也不贊成。換句話說，如果馬列主義真要修正的話，那末就是修正一下也沒有什麼可怕，馬列主義本來是在不斷地修正之中，換句話說，就是在發展之中，該修正的就修正，所以我認爲在名詞上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當然，我對南斯拉夫也有一些地方不滿，南斯拉夫比較驕傲一些，比如主張它的道路是最好的，好像全社會主義陣營都應該走他的道路，所以它這個就錯了，你這個道路走對了，但是別人走就不一定對，所以鐵托同志在這方面缺乏個人的謙虛，我同意過去報紙上對他的一些批評。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的態度也不好，有點大欺小的味道。在南斯拉夫裏面還有些現象是消極現象，就是在南斯拉夫市場上美國電影佔很多，大約佔了90%以上，這種現象還是不好的，黄色電影進入到南斯拉夫，自由市場泛濫得比較厲害一些，國家控制的市場比較小，資本主義市場比較大，所以我認爲南斯拉夫是有缺點的，現在我們看南斯拉夫要全面看，優點和缺點都羅列出來。

第四個問題：關於新聞自由的問題。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完全沒有新聞自由，而是說我們的新聞報導受一定的限制，這在解放後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全國的報紙、廣播電台、雜誌社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在

全國的非黨報紙據我所知道的只有四家，那就是大公報、文匯報、光明日報、新民報，除了這四家報紙外，全部是黨報。報紙、雜誌、電台全部是黨辦的，這有沒有好處呢？好處也有的，就是比較一致吧，要反右派都反右派，要增產節約都增產節約，要百花齊放都提倡百花齊放，所以在鼓動人民同心同德，向着一個目標前進，它是有好處的，就是從上到下協同動作，一個動作。在我們的報紙裏面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報紙，我認為這是好的。現在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官事就打不清，有的主張社會主義，有的主張資本主義，有的主張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人民容易受到各種壞東西的影響。在我們國家內基本上都是健康的，都是正確的，那麼這一點是有好處的，但也有壞處。有些報紙都是清一色的，這產生什麼壞處呢？就是一般化、公式化。這個太嚴重了，過去大家還是講在文化藝術作品裏面有公式化概念化，可是報紙裏比文藝劇作裏還要嚴重，有些新聞的公式化簡直嚴重得不可收拾，我舉個例子，比如舉行酒會吧，最後一定講酒會是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差不多七八年來每次酒會都是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又比如中央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同志接見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團，那麼接着就寫在座的有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胡克實，就完了，寫得非常枯燥，非常一般化。那麼介紹一個新的城市，就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怎麼怎麼不好，電話不靈，道路不平，解放後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是怎樣怎樣好，最後就是今後展望怎樣怎樣。有個時期報紙上大規模介紹土產品有些產品可向外面換回鋼材多少噸，它總是用鋼材打比，很奇怪，不用其它的比，不管是草料也好，鷄毛也好，鴨毛也好，蠶絲也好，茶葉也好，總是說可以換回多少鋼材，我就很奇怪，不能換回別的東西嗎？老是鋼材。這正是說明一個問題，說明我們報紙由於是清一色，所以在很多地方失掉了生動活潑內容，它就流於一般化。它為什麼這樣子呢？全國只作一個通訊社，就是新華社，你用它的稿子也好，不用也好，反正只此一家；那麼我們的報紙呢，都是黨辦的囉，就是賠了本也是黨掏錢，這些個報社的領導人，他對於報紙的銷路總是放在其次，強調政

治性是好的，但是對賺錢蝕本他是不大管的，至於這報紙是否受讀者歡迎；大家是否眞心誠意掏錢來買這份報，就不大管；如果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那像這樣辦報早就沒有飯吃，因為資本主義讀者是有選擇性的，譬如說他可以看"泰晤士報"，可以看"約克遜郵報"，可以看"星期論壇報"，可以看"紐約時報"，如果辦得不好的話，他可以不買你的報紙，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報紙，力求把內容辦得生動活潑一些，否則它就沒有銷路，他就沒有飯吃嘛。現在我們這裏呢？國家辦報是有好處，壞處就是養成某些工作人員不踏實，馬馬虎虎的作風，就是在新聞工作上不求改進，總是老一套，最主要問題就是"供給制思想"吧，反正辦好辦壞都是政府的，沒有一種東西刺激他努力向上，努力把報紙辦得活潑一些，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求把報紙辦得像資本主義那樣了，每天發表一些女人的消息哪，或者好萊塢的電影介紹，但是我要求報紙在某些地方，在技術上像資本主義國家某些地方學習——在標題上、圖欄上新鮮、活潑、大方、醒目，帶有刺激性，能夠鼓動人，辦得漂亮一些，對於同樣的新聞有不同的寫法，可以形式多樣化一些嘛，在新聞學中也可以"百花齊放"，你說"宴會一定在友好氣氛中進行"，你可以寫成別的東西也可以嘛，應該鼓勵在新聞中間也產生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風格。我們現在看報紙的確只看到政治性的內容，在藝術上沒有什麼享受，這是很乾枯的，那麼，針對這些問題我過去有這樣一些看法，我認為可以允許私人辦通訊社、辦報社。那麼現在國家可以允許私人辦刊物了，比方潘陽辦了個"芒種"，就是私人辦的，巴金他們就私人辦了個"收穫"，像"詩刊"基本上是臧克家他們私人搞的，我看他們搞了以後，天下也沒有大亂哪！沒有什麼了不得。我們可以讓私人辦通訊社，辦報社，私人辦的通訊社有好處，能夠和國營通訊社競爭一下，你辦得不好，其他的報社會選我的新聞，不選你的新聞，那你就吃不開，你就不能靠你們那國營的牌子來吃飯，你就不得不努力，你不努力的話你就威信掃地，你就沒有人看。那麼多辦幾個通訊社，專業通訊社也好，綜合通訊社也好，也可以"百花齊放"搞下子。搞一個通訊社專門報導

文敎消息可以呀，搞一個通訊社專門報道農業也可以呀，也可以專門辦個文學報紙，像蘇聯的“文學報”一樣；採取風格多樣化的辦法，頭版頭條不一定專門發表社論，我們現在報紙好像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好像只有社論才可以放在頭版頭條，記得丁玲同志過去在延安辦“解放日報”的時候曾提了這樣一個意見，她說這個東西不一定要從形式來決定，從內容來決定要好些；她又說，只要在當天來說是最重要的東西都可以放頭條，比方說毛主席寫了一首詩寫得很好，在當天是最重要，就可以放在頭條；比方說中國和印度尼西亞賽了一場足球，在當天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可以放在頭條。這個就不一定叫做資本主義的報紙，無產階級國家也還是要知道打球的情况吧，也還要欣賞文學藝術吧，現在我們的報紙都有公式化，就是說人民日報做了一個榜樣放在那裏，各個報紙照學，人民日報怎樣作，下面就怎樣作，其實只要我們懂得方向是爲了社會主義，那麼就是黨辦的報紙，也可以來個“百花齊放”，每個報紙都有自己的特點，富於當地地方的色彩，有自己獨特的文筆，我記得過去解放前的報紙，也有特別受人歡迎的欄目，有的是“星期論文”比較好，它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副刊辦得特別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通訊欄辦得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國外大事的述評辦得好，各有各的特點。解放後的報紙你說那個報紙有什麼獨特點呢？你說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各有它的什麼特點呢？我就很難說出來。也就是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差不多，湖北日報和湖南日報差不多，湖南日報和江西日報差不多，沒有什麼區別。要有私人辦的報紙就可以改變這種情况。你說在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的旁邊又出來一個民辦報紙，你說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的編輯他是不是心裏有點不舒服，你辦得不好，人家就不買你的報紙，不要看你是市委宣傳部辦的報，因爲人家掏錢他不管是公營、私營，正如像看演戲一樣，他不見得要國 營劇場去看， 私營劇場要好他一樣去看， 你說我是國營劇場一定要看我的戲，這個道理恐怕講不通，現在允許私人辦劇團，允許私人辦刊物，爲什麼不允許私人辦報和辦通訊社呢？我認爲是可以的。但是說私人辦是不是讓反革命分子辦，不是這個意思，那反革

命分子不但不許他辦報紙，那講話也不許他講。你說私人辦報是不是走到資產階級方向，你看全國有四家非黨報紙，就有三家出了毛病。文匯報、光明日報、新民報， 我也承認這次批判他們 的報紙是出了毛病，不過出了毛病可以糾正嘛，出了毛病之後人家還是看出來了，黨和國家還是看出來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還是願意改進，他們向人民請罪嘛，那麼他們辦得不好，出了漏洞，更能顯得人民日報的正確來。另外我認爲應該擴大報紙的報道面，現在我們的報紙的報道，面是不夠大的，總是那些東西，剛才我講的適當登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我過去還有這樣的意見，我認爲怕什麼呢？艾森豪威爾的報告也可以登登，看他倒底講些什麼鬼話，怕人家受蒙蔽，可以在登載的同時發一個評論，把他評一下，那麼過去對這東西不這樣作，所以我感到很不可理解。“紐約時報”把毛主席的報告全文發表了，那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大的問題也可以全文發表的，譬如艾登在下院的演說，富爾在議會的報告，艾森豪威爾在美國國會的講演，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的全文，發表了以後再加以評論，人民不會上當的，看了艾森豪威爾一篇報告就相信資本主義啦，這反而是不相信人民羣衆的表現，不相信人民羣衆是有覺悟的，是能夠認識到的。過去在內部辦的“參考消息”給高級幹部看的，在學校裏現在放寬了尺度，發到講師一級，不過面擴大了，內容就縮小了，密的範圍就小了一些，那上面的東西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我也看了一點，當然不是偷看，我也是經過別人允許的，其實我看那裏面也沒有什麼東西完全值得保密的。那上面有篇消息談到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蔓延，這東西有什麼保密的呢？這東西放在參考消息裏面 好像只有講師以上的知識分子才能看，這流行性感冒蔓延在公開報上登也沒什麼了不得，參考一下尤其關於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消息，那完全可以登，讓全國人民知道那有什麼不可以。至於那些外國代表團對中國的看法，外國記者所寫的，對中國當前重大的運動，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們發表的評論，也可以摘要介紹一下。這讓農民看到了是不是腦子糊塗了，有些文化水平較低的、沒有政治頭腦的，那你就有選擇的登嘛，或者人民日報登，黃州專區

報、什麽農民報就可以不登；你還可以分一分工嘛，就可以把報導面擴大一些。現在老實講我們有些糊塗，只看到這一邊情况就沒有看到那一邊情况，不知道資本主義對我們的看法怎樣，對我們的反映怎樣。

另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某些理論文章，也可以登一登，當然文匯報犯了很多的錯誤囉！不過它有一點還是優點，是可以肯定的，文匯報第四版有一欄叫"外論選輯"，就是專門登載外國富有代表性的意見，這對於我們了解世界大事，了解資本主義國家輿論界的情况，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層動態，有很大的好處。當然有些能夠看到參考材料就有些了解囉！但是絕大部分看不到就是"瞎子摸象"，根本不了解情况。我記得最近關於禁運的問題，好像美國控制不住這些國家了，很多國家要開放"禁運"了，這個問題我們只能看到我們這方面的意見，看到外國很一般的意見；現在外國工商界他們報紙，有些資本家個人的看法怎樣，不大清楚，文匯報這方面作得比較好一點，我記得關於"禁運"方面他們登過一些文章，登過美國"經濟學人"雜誌，登過日本"朝日新聞"，"朝日新聞"報，好像登過美國"新政治家與民主戰士週刊"，登過他們東西，這可看出他們這些雜誌、報紙實際是代表外國某一個階層的意見和看法，都是某一個階層的喉舌，看看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頭腦會更清醒一些，但是過去這樣做就是文匯報一個報紙，其它的報紙都沒有這樣作。另外我覺得現在對新聞記者的束縛比較多，過去一兩月上海、北京很多新聞記者座談，談新聞記者倒霉得很，到處保密，這裏保密那裏保密，你說國防事業應該保密，工業的某些部門應該保密，但是我們保密得很寬，教育有些地方也保密，最保得可笑的是北京西郊動物園到了一些動物，記者去訪問時說要保密，好像動物報道出去都有失國家機密，這在很多地方造成記者很大的不便，層層限制。比如武漢一個記者談要到長江大橋去訪問先要搞一張總的採訪證，就是長江大橋工程局發的一張採訪證，然後如果你想到橋上去看還要有橋上採訪證，如果你要到橋下去看，還要有水上採訪證，好像你到工地去看有工地採訪證，推而廣之，怎麽得了，有廚房，有宿舍，有衞生科，那是太廣了，就

是人爲造成了很多束縛，如果你不相信這記者，你根本不給他採訪證，如果你相信，你就發給他一個總的採訪證，不分什麽橋上橋下，你說這記者能看橋上就不能看橋下，好像他在橋上是忠實於社會主義的，到橋下就叛變了，那有這種情况呢。過去有些地方對新聞記者人格也是尊重不夠的，像勞動報記者控訴說，有了外國代表團來了，他跑去照相，派出所把他抓去關一點半鐘，說不該隨便照像，這個東西也影響我們的新聞工作，很多地方造成很多人爲的束縛，使新聞記者的活動處處遭受困難。我認爲這束縛應該把它打破，應該打破。關於新聞自由問題我就談到這裏。

第五個問題：立場問題

我也並不是一般的反對立場，不過我也常常感到這點，就是把立場問題絕對化以後，的確，容易鑽到又一個牛角尖去。在某些現象上不能完全由立場來解釋，比較簡單的現象，用立場來解釋比較容易，比方說農民分了地主的田，農民說是好，地主說是不好，這很清楚，這很簡單；但是生活上的問題不是這麽簡單，有些複雜問題就很難解釋，這我過去並沒有否定來講，而是說我對這問題感到興趣，過去我曾經講過這樣的問題——立場也好，黨性也好，這樣的東西同科學性、眞實性是否有距離，是否有矛盾，關於矛盾有對抗性有非對抗性，這是不是每時每刻都是一致的，統一的，過去我在班上也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舉個例子吧，就是南斯拉夫，我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的，在蘇南關係不好的時候，記得蘇聯曾經把南斯拉夫罵得很厲害，說南斯拉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說南斯拉夫鐵托、蘭科維奇匪幫，說南斯拉夫是警察林立，說南斯拉夫到處是絞刑架，說南斯拉夫經濟破產，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說南斯拉夫國內暗無天日，當時我記得蘇聯驚險小說也好，電影也好，總是說空降隊伍大部分是由貝爾格萊德起飛的，當時，談到民主國家裏面的問題，南斯拉夫大使館就跑不了，當時從各方面現在看起來簡直是汚衊南斯拉夫，當時漫畫上把鐵托同志畫成一個狗，頸子上掛一個鍊子，手上拿一把斧頭，血淋淋的，當時經常在情報局出版的刊物"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這雜誌上發表，

當時根據蘇聯看法，南斯拉夫很不好。中國也好，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好，都跟着蘇聯駡南斯拉夫。後來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改善了關係以後，又說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好的囉，說基本是社會主義國家囉，公有制達到70%囉，主要是工農專政囉，這些七七八八的話來了。我們報紙刊物馬上改變了態度，如新觀察就登了一篇“鐵托元帥下命令”一首詩，登了一張南斯拉夫胖小孩照片，說這胖小孩多麽可愛囉，從各方面來粉飾南斯拉夫，我不相信南斯拉夫會在一天之內截然變成一個不同的國家，這裏面就有問題了。從前的報紙也是有立場的，以後的報紙也是有立場的，可以說報紙還是一家辦的，蘇聯是“眞理報”，我們是人民日報，黨沒有改組，編輯還是原來的人，爲什麽前後對於南斯拉夫完全不同。這問題是值得人深思，是不是當時爲了立場，爲了黨性就抹煞了事實，看不見事實，比方說蘇南關係不好的時候，是不是蘇聯也了解了南斯拉夫一部分眞實情况呢？難道蘇聯的領導人從上到下都認爲南斯拉夫是一團糟，還是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到那貝爾格萊德一看不是那樣子，以後就改了，不是那樣簡單，我看不至於，就我說黨性和立場有時服從於國家的政策，服從於國家的利益，國家認爲需要怎麽作才好，就强調這東西，有時很難使人相信這一點，就在比較複雜的現象面前，很難用立場來解釋。我跟很多人爭了，他爭不贏，就說你這是立場問題，你沒有立場。這問題不能說服我，要說服我你用道理來說服，最後你沒有辦法了，就說你是立場問題，光拿立場來說，這不是好漢。沒有事實，搞來搞去光跟人家扣個帽子。在生活裏面存在互相矛盾、無法解釋的事很多，我過去很苦腦，我不願意說我的立場的問題，但是這問題得不到解决。

我再舉個例子，比方說關於國際法的問題，在朝鮮戰爭中，我們就抓住國際法的問題，就說是美帝國主義對戰俘非人道待遇哪，你不符合國際法哪，根據國際法把它譴責了一通，後來發生細菌戰的時候，又根據國際法說你不符合國際法哪，那就是很强調國際法；後來到匈牙利事件的時候，有人就提出這樣的觀點，說蘇聯出兵匈牙利是否合乎國際法，我們有些同志把我們駡了一頓，什麽國際法不國際法，

國際法是資產階級的，要什麽國際法？我們根本不管那一套，我們從無產階級利益來考慮，不要受資本主義國際法的束縛，所以搞得我很糊塗。你說你干脆都不承認國際法，那在朝鮮戰場上也不承認國際法，因爲那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但是有時候承認，有時候不承認，那換句話說就是這個意思：對我有利的就承認對我沒有利的就不承認。是不是這樣一個問題呢？我說是的。至於有時是不是過分强調立場，有時感到與眞實性和科學性有些距離，過去這是我們長期不能解决的問題之一。再有個問題如像蘇加諾和尼赫魯這樣的人，我相信他們基本方向沒有改變多少，我國對他們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剛解放的時候，對蘇加諾也好，對尼赫魯也好，看法都是不好的，我記得剛解放不久，出了一本“新名詞詞典”，後面附了很多人，像專家名人，有反動派啦，各個欄目，蘇加諾是放在反動派裏面，但是去年蘇加諾到中國來訪問的時候，我們說蘇加諾是偉大的領袖，叫做什麽加諾兄，到處叫，你說蘇加諾究竟是好是壞，要是壞就不應該叫他來，要是好的話，爲什麽過去叫他“反動派”？過去說尼赫魯是滑頭的，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是有時在外交詞令上，比方赫魯曉夫到印度的時候說尼赫魯是偉大的政治家，但這種話是有立場的，這和科學性是有點距離。是不是偉大的政治家，這是個問題，當時爲了對國家有利，就需要這樣講一講，這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說有時立場問題並不是“萬靈膏藥”，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眞理。在簡單的問題上是比較有效，在複雜的問題上不一定能搞通的。那麽，我這個錯誤是來歷很久了的，如果大家不能把我的意見擊破，我一直要帶到棺材裏去。當然我認爲在這次把問題稿清楚，立場也好，黨性也好，與科學性、眞實性是不是有距離，是不是完全一致？與無產階級利益與客觀實際是否完全一致？如果這問題能解决的話，那我思想會大大提高一步。

第六個問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

這問題很大，應該由蘇共中央的人來談的，不過我過去很狂妄，對這個問題想了一想，所以有些看法，我還是老着臉皮來講一講。

我認爲20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20大以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是有發展的，是有巨大成就的，具體表現在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間，解決了幾個根本問題，就是工人階級起來革命的問題，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革命，解決了敵我矛盾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怎麽和敵人鬥爭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20大以前解決的，這裏面當然和列寧、斯大林分不開的，他們有很大的功績。但是斯大林沒有解決這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一個就是執政黨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程中間怎麽處理自己和人民羣衆的關係，這問題斯大林沒有解決；而從他著作裏看不出他對這問題是有深刻理解，也可以說斯大林不懂得這問題，那麽，這問題很重要，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爲了革命的綱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夠了呢？就不要注意其它的問題了呢？現在根據一年多來的國內外形勢說明，不夠的，就是執政黨還不懂得這一點，就是自己怎樣調整自己同人民的關係，就是要解決黨羣矛盾問題，這問題是毛主席解決的。這問題上我認爲毛主席是把馬列主義發展了一步，是給把馬列主義作了新的貢獻，是馬列主義在新的條件下的一種偉大的創造，當然毛主席也是一個根據最近一年多來國內外的形勢，深思熟慮了的，特別是同斯大林問題，同波匈事件是有關係的。斯大林功績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狠狠地打擊了敵人，但是斯大林就不太懂得怎麽相處和人民的關係，就不懂得區分敵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蘇聯爲什麽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呢？恐怕和斯大林的認識模糊是有關係；就是蘇聯肅反的擴大化，把很多無辜的善良的人民和完全沒罪的共產黨員殺害了，就是把人民內部的問題當作敵我矛盾的問題，同時斯大林在他晚年高高在上，不了解人民羣衆的疾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人民的要求，對人民羣衆不夠尊重，對人民民主權利不夠尊重，就是說他的主觀上當然是爲人民謀幸福，建設社會主義，當然也沒有想到一個革命政黨不只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卽須爲了建設社會主義也還是要尊重人民羣衆這問題在波匈事件裏得到最好的說明了。大家知道波蘭事件發生在前，匈牙利事件發生在後，波蘭

發生了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是搞得很厲害的，是拿着槍桿幹的，那麽哥穆爾卡在去年11月20日作的報告裏面他承認了羣衆這樣作是對的，他認爲一個執政黨陶醉在勝利裏面是最可怕的，就只看到經濟數字的上漲，看到學校多辦了幾個，看了什麽合作社增加多少，或者是雙輪雙鏵犂增加多少，光從物質上去考慮這些問題，（我這是引伸他的意見，他並沒有講雙輪雙鏵犂的例子），沒有了解黨和羣衆的關係，那是很危險的，在波茲南事件裏的確是揭露了黨和政府工作中的許多陰暗面，這些東西當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不過沒有辦法，它是事實。他說過去在工農業裏面，在政治生活裏面，有很多不正常的現象，他說波茲南事件的確是給黨和政府的一個警告，這樣看起來就是在波蘭過去也是這問題沒有處理好，波蘭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嘛！解放後的發展、建設成就也很大，但人民還是不滿意，人民不滿意不僅是說有肉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這就夠了，因爲人民不是生物，他不限於生物的要求，他還有人的要求，執政黨只注意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而沒有注意到尊重他的權利，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給他一個人的生活，他還是不滿意的。

在匈牙利也是這樣子，匈牙利事件也說明羣衆並不是反對匈牙利經濟制度，並不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當然後來有反動口號："退回土地"，那是在小農黨反革命分子混進來以後；羣衆最早起來攻擊拉科西、格羅集團的主要是說他們官僚主義，不關心人民疾苦，高高在上，官僚機構太龐大了，沒有很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肅反問題擴大化，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提問題，而主要還是提人民和黨的關係問題，所以匈牙利事件直接原因是黨羣矛盾，由於黨羣矛盾引起了匈牙利事件，然後由於帝國主義操縱和參與才把事態擴大化了。如果在匈牙利國內原來搞得很好，就是風平浪靜，帝國主義煽不起來。毛主席這個報告的意義就在於解決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帶根本性的問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所以毛主席報告不僅在中國受到廣大人民歡迎，在波蘭、捷克這些國家也得到很好的反映，也認爲毛主席報告替他們解決了很多問題。我們也看到了資產階級國家對此反映很大，認爲毛主席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爲他解

决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另外，第二個問題也是過去沒有解决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應該怎樣？以及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應該怎樣？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與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現在看起來最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團結，儘可能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原則我認爲也是適合的。過去在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有排他性的，赫魯曉夫在這點上做得比較好，解决這個問題，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內，彼此相互關係過去也是解决得不好，過去資本主義造謠，說是東歐國家好像是衞星國，蘇聯是太陽和月亮。你要說這一點也沒有道理，就也不相信，的確有一點衞星的味道，的確是那樣，很多地方由於他們是小國，由於力量不强，黨的力量各方面都不强，因此對蘇聯有點害怕和過分尊重，蘇聯也的確是這樣，把他們當小國，不尊重他們，譬如匈牙利黨中央第一書記撤換問題就拿到莫斯科去商量，這就是很不合理的現象，當然自波匈事件以後，蘇聯政府認識到這樣的錯誤，我們看波匈事件蘇聯政府也有很大的改進，譬如發表蘇聯政府宣言，對自己過去錯誤作了檢查。關於同波蘭作生意賺了波蘭的錢也退了一部分，關於蘇軍在外面駐軍的問題重新締結了協定，這協定同過去協定比較是比較嚴格的。就是蘇聯軍隊不能隨便行動，必須當地政府的同意。我認爲這是有必要的，但是蘇聯是大國，波蘭、捷是小國，不過就國家來說都是一樣，我們現在比尼泊爾大得多，我們也沒有欺侮尼泊爾，既然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小國不能歧視，對自己的小兄弟那爲什麽要歧視呢？應該團友愛，在大家庭裏生活，這問題我認爲是在２０大以後，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才很好解决的，在以前是沒有解决的，因此在20大以後就解决了兩個帶根本性問題，我認爲這是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健康地發展創造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不是說從前不健康，就是從前有缺點，這點沒有解决。

第七個問題：是兩個小的問題。

就是對昨天有些不太合事實的，有些誤解的兩個具體問題吧，在這裏簡單地談一下。我不願每一件每一件去解釋，因爲我的錯誤很多，

現在多一件少一件對我不在乎，不過個別極突出的我要解釋一下，因爲這與我的名譽有關。昨天有人說我反對一夫一妻制，男女只要雙方愛慕就可以同居，這句話我是沒有講過的，我思想裏沒有這種想法，但是有同志揭發了，我檢查了我的思想，的確沒有這印象，因爲我對一夫一妻制還是非常感興趣，我爲什麽要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呢？這對我做人的觀點來說，從我的所見所聞來說都是不習慣的，我根本沒有這種感情。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是談過的，不過把前後都抽掉了，就顯得很荒謬。有一天我與幾個同學談到共產主義建成後，人會變成什麽樣子，我就說共產主義建成後，人的個性會得到最大的解放，就是那時候人可以按着自己的願望做着自己所願意的，一切人爲的束縛和其形式都要消失；有的同志說，那不會搞亂？我說不會搞亂的，我說那時人們有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不會搞亂的，我說什麽形式都要取消，到那時男女雙方只要互相愛慕互相同意，就可以同居。有的同志說：那還行？我說因爲那時有高度覺悟的保證，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現在的形式是到區政府去登記，領結婚證，而共產主義建成後，國家和黨都要消滅了，沒有區政府，你到那裏去登記呢？後來這個同志報告時，就把我的前後話都抽掉了，說是我現在主張這樣做，那當然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囉，所以我在這裏解釋一下，不然有人會說我只二十幾歲，爲什麽思想這樣腐朽，墮落到跟美國的阿飛差不多，所以我感覺很沉痛，把這個問題解釋一下，其他不合事實的就算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馬列主義的問題，有人揭發我說馬列主義是要煙消雲散的。我講過，我現在還在這裏講，馬列主義肯定是要煙消雲散的。爲什麽說馬列主義將來會煙消雲散呢？我的論點是這樣的：馬列主義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定階級的產物，那麽馬列主義也是屬於一種歷史範疇的東西，那麽它有它的歷史任務，它的歷史任務完了，它就完了，我們現在喊馬列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都是表示人們對它的尊敬，羣衆對它的愛戴的感覺，你以爲真的馬列主義就會活一萬歲嗎？那就是極端的糊塗，其實不會這樣，就是將來的馬列主義

也不會像這樣，比如說共產主義建成了一千年兩千年，一萬年兩萬年以後，馬列主義是不會有的，也沒有什麽用處了，當然就可以煙消雲散了。當然，它作爲人類的一種思想意識形態，就會保存在人類的思想寶庫裏的，就像過去的孔子思想、孟子思想、莊子、老子思想，以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孟德斯鳩思想，盧梭、佛爾泰思想，他們也是永遠保持在人類思想寶庫裏的，永遠不朽，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馬列主義也是不朽的，因爲這也要放進去。但是如果以爲幾千年幾萬年以後還有一個"馬列主義教研室"，每天講馬列主義，我就不相信這樣，我敢肯定要煙消雲散，事實一定會這樣子！關於我的思想就談到這裏吧。

以上所講的就是我在20大以後由於自己原來思想的糊塗，感覺到應該獨立思考，我思想上成了自由市場，東想西想，亂想，想出了這麽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看法。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囉，過去我也是個苦悶的探求者吧，有些問題我得不到解決，我很苦腦，過去有些問題我不是沒有問過，比方說蘇芬戰爭問題我就問過同學，他也不能給我滿意答覆。所以有些問題我只有自己思考，自己思考以後，我也不是開玩笑，也不是故意胡鬧，還是看了些書，看了些事實，看了些材料經過反覆思慮以後，得出了這樣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中間今天我認識到有些地方是錯的，以後我自己可以批判自己囉，自我批判。但是有些地方我還沒有認識到錯誤，我還認爲是對的，所以我今天呢就原原本本老老實實把自己過去思想上的一些看法都把它講出來，希望大家把我當作分析批判的材料囉，可以加以分析加以批判，幫助我在思想上提高一步。我是抱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大家說服了我，把我的論點擊潰了，粉碎了，那我繳械投降，决定投降；如果你沒有說服我，那我决定不投降。就是這樣的。所以希望我也把這次右派鬥爭看作是提高認識，改造思想的一個最好的機會。我也認識到我有許多東西是成體系的一套東西，這個氣味和馬列主義的氣味還是不太同吧，老留着這套東西的確也很傷腦筋，搞得不好呢就根據這些錯誤的思想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來，我願意把這些東西糾正；但是糾正必須

先加以認識，希望同志們能夠大力幫助。過去反對我的觀點的同志們，希望他們今後還是本着這個精神，繼續對我加以反對；至於過去贊成我的同學，可以根據今天的認識來談一談，不要看到今天形勢不利就都來反對，連原來贊成的也不贊成了，這樣不是大丈夫的氣概。

我在整風運動中犯的錯誤很多，我已經將這寫成了材料，準備以後找機會交代。

第二次發言

（7月11日）

各位老師，各位職工，各位同學!

昨天我講話的時候，有的同志遞了條子，指定我回答一些問題。今天黨委會和我談了一下，我自己感到很爲難，不是所有的重大問題我都曾經考慮過，都有系統的意見，所以有些問題我就不能回答，有兩三個問題是我曾經留心過的，也發表過一些零星意見，那麼今天旣然是爲了徹底改造思想嘛，把所有的思想活動都暴露出來嘛，那麼我現在把這些東西講一講。

第一個問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我個人在過去政治學習當中，曾經對這個問題發表過一些意見，主要就是懷疑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否是反革命問題。當時第一個論據就是根據人民日報所發表的三批材料，它很難說明胡風集團是一個反革命集團，因爲我感覺在這三批材料裏面，恐怕充滿了的就是一些牢騷；對黨在文藝方面的領導同志不滿意，對一些文藝現狀進行攻擊，當然裏面有些下流話囉，人身攻擊囉，罵人囉，有這樣一些東西，不過我認爲像那些東西都是很長時間的信件吧。這些信件經過收集以後，加以註解，加以摘要，再加以解釋吧。經過摘要、經過選擇、再經過加工的東西，那麼跟原來的東西就有一點區別，顯得更突出、更集中、更觸目驚心。他那些信件裏面曾經也談到一些其他問題，也可能對文藝界好的現象也表示過滿意，或者對某些東西有些好的意見，但是爲了說明他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吧，或不好的集團吧，把這些可能都删掉了，剩下來的都是缺點和錯誤了。這就使人感覺得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很嚴重。所以我就感覺懷疑，經過註解的東西，我認爲也還不能說明它是反革命集團。就是說從那一些材料中來看吧，胡風集團在文藝界是一個有野心的小集團，同時有個別成員品質很惡劣；同時這個小集團有它自己的綱領，有它自己的一個組織，不是很嚴密的吧；同時這個小集團是跟黨所領導的文學事業相對立的。恐怕根據這些材料只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我好像記得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上這樣講過，好像是這樣一個集團在當時活動的目的，就是爲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使資本主義復辟。那麼我在當時看了這三批材料以後，無論如何也得不出這樣結論來。可以說他們在當時有這樣的野心，想篡奪文藝界的領導，但很難看出想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或國務院總理。在過去我對僅僅是憑這三批材料就來斷定胡風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是有些懷疑的。當時我並沒有下結論，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就是，如果黨和政府另外掌握了其它材料，那麼我就當別論。如果有些材料是很機密的，不能向羣衆公佈的，但是國家確實掌握了，那麼我願意放棄自己的論點，當時我的意見是希望政府能公開審理胡風，把他的問題公佈出來，公開審判吧，使全國人民都能了解這樣一個問題，另外當時根據一些現象來看，也使我產生了一些懷疑。在肅淸胡風反革命集團時候。曾經逮捕了很多人，這些人中間後來有一部分釋放出來了。比方說，在武漢地區的有名胡風分子王采、王鳳，前不久在報紙上還登了王采在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據華中師範學院的一個同學說，王鳳也出來了。我還聽到人說過，就是有人在武漢市的百貨公司裏買東西時，曾碰到曾卓和他的愛人，而曾卓是武漢市胡風分子的頭子囉。另外我又聽說，胡風集團在華南的骨幹分子朱谷懷也已經出來了。在今年二月間和三月間，我記不清了，有一出版社登了一個廣告，就是說有一些書，新的翻譯書要出版了，在這些新的翻譯書裏面包括有呂熒的一本書，就是他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論西歐文學"，是新譯本；還有一本是滿濤翻譯的書，是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集"。當時我就很懷疑，這些都是新譯本，這是出來了以後譯的吧！在監獄裏是

不允許做翻譯這樣的工作的，不過是不是允許，我不知道，但當時根據那些跡像來看，好像是出來了。而且我還聽到一些流言，說什麽滿濤已經出來了，但名字改了，不叫做滿濤了，而且還是上海市政治協商委員會的委員，究竟是不是，我也不敢斷定，所以當時根據這些現象來看，使我產生一些錯覺：在逮捕胡風黨徒們的時候，是不是對每個人逮捕都是正確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是胡風分子？是不是都是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所以當時產生一些懷疑嘛，不過我的懷疑有一個條件，就是說如果有新的材料的話，我就願意放棄這個論點。到後來我曾經看到周揚同志有一次講話，在這個講話裏說，他肯定胡風集團還是一個反革命集團，他說前不久在江西得到了一部分材料，那末這就是我從前所不知道的嘍。既然有了新的材料我沒有看過，那我就不能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了，所以關於胡風集團問題，我從前有過那樣的思想活動，但現在，我願意放棄這個觀點，既然有事實嘛，我就尊重事實。

第二個問題：上層建築的問題

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實在無法談。上層建築這個概念非常廣泛，我過去曾經談過一些意見，就是稍爲沾了一點邊，不是針對整個上層建築，但是我對蘇聯的政治制度，有一點意見。這個意見是由於批判斯大林問題以後所想到的，當斯大林這個問題全部清楚以後，我感到很震驚，在蘇聯這樣的制度下，爲什麽會發生像斯大林這樣的錯誤，這個問題各持一端，鐵托同志講斯大林錯誤是制度的產物，而蘇聯主要是把個人品質歸咎於個人的原因，那麽鐵托同志那個“制度”兩個字的含義何在呢？不大清楚，如果是指社會主義制度，那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如果是指的政治制度，那我認爲也不能說他沒有一點理由，你說像斯大林所犯的這樣大的錯誤，難道僅僅是個人原因嗎？個人負責嗎？難道說這個制度沒有一點缺陷，沒有一點毛病嗎？這個問題很難令人同意，在斯大林犯了錯誤以後，有人問赫魯曉夫，你們當時都是蘇聯中央的委員，你們當時知道不知道呢？或者知道了爲什麽不提出

來呢？結果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錯誤曾經有一個解釋，說他當時也是知道的，不過當時不能提出來，因爲當時整個蘇共中央都是處於困難的地步，就是當時斯大林的威信在蘇聯的各族人民中間很高，人民非常愛戴和信仰斯大林。在那種情况下，如果提出來跟斯大林不同的意見，批評了斯大林的話，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叛徒。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自己還有殺身之禍。他的解釋是這個樣子嘍。這樣的解釋就更不能說明問題，反而更暴露了問題，就是說赫魯曉夫他們這樣一般人在當時是知道斯大林的錯誤，那末當時沒有提，這當然與赫魯曉夫的個人原因，也許是原則性吧，給他扣個帽子，但是我認爲這個制度還是有些問題，既然斯大林有錯誤，爲什麽制度本身不能保證一個公民，甚至中央委員當他犯了很多錯誤的時候，爲什麽整個的部長會議，整個的蘇共中央以及當時的監檢部門，司法部門，都不能夠通過正當手續起來制止，起來干預，起來提意見。斯大林當時威信當然是很高，大家是很尊重斯大林，那麽是否這樣的話，整個國家的法紀，整個社會主義的法制，就可以不管了。如果說這個社會制度是很健全的話，一點毛病也沒有的話，那末人民也好，蘇共中央的委員也好，應該有可能通過正常的手段和正常的手續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那就應當指出斯大林的錯誤，如果斯大林堅持錯誤不改的話，就撤換他嘛。我認爲，究竟是斯大林的個人威信要緊呢？還是社會主義事業更要緊呢？斯大林的錯誤是很長時期的嘍。不是一朝一夕，在那樣長的時期內不可能得到糾正，那末這就使人不得不懷疑到，某些政治制度是不夠健全。不是正常的集體領導的原則被破壞了嗎？民主生活貫徹得不夠，使大家在這種情况下不敢講話，也不願意講話，看到一個最高的領導同志犯了錯誤，我認爲這就是政治生活上的不正常現象。這種現象長期得不到糾正，絕對不能解釋爲個人原因，所以我認爲斯大林同志的錯誤，跟蘇聯的政治制度有一定關係。但是，關於具體關係究竟怎麽樣，應該由那些同志負責，那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過去嘛，也是腦子隨便想一想，講一下子，今天要我深刻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問題我想談一談我的有些思想跟我在整風中的行動有那些聯系。

關於整風運動，我過去的看法是這樣子的，我不僅是把它看成是克服三大主義，我不把它的意義局限在這個上面。就是說，我對這次整風運動所抱的希望不僅是克服公文旅行啦，文牘主義啦，或是不關心人民疾苦啦，或是留助教多留幾個黨員啦，我不是把意義局限在這個上面的。當我看到中共中央關於整風指示時，我就聯想到毛主席一個很英明的報告，就是“關於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那個指示報告裏面對那些闡明得很清楚，就是說整風的主旨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呢？最突出的表現在黨羣矛盾上面。而之所以有黨羣矛盾，是因爲黨本身存在錯誤和缺點，而黨本身的錯誤和缺點，主要是表現在三大主義上面，因此克服三大主義，就有助於緩和人民羣衆和黨的關係，就有助於解決黨羣矛盾。黨羣矛盾解决了的話，就容易解决人民內部矛盾；解决了人民內部矛盾，我認爲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大大跨進一步，我就是從這一個角度來理解整風運動的。剛開始看到整風指示的時候，就很自然地聯想到波匈事件，我就把整風運動和一年多來當前國內外重大形勢聯系起來考慮了一下，因爲我認爲整風的意義很重大，絕對不是解决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是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間具有重大意義的，我是這樣來理解的。所以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以後，我是感到很迫切的，感到刻不容緩，就是說這個問題一定要馬上解决，帶着一種急燥情緒，那末，在整風前一兩個月，我不是把責任推給別人囉，不過爲了說明問題，也要提一提，我是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的忠實讀者，光明日報我還讀得少一點，文匯報自它復刊以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讀的，讀得津津有味，不僅是它的編排、它的新鮮的標題、它的獨特的風格，使我

愛好，更重要是它的思想和我的口味很相投，我感覺得文匯報有很多地方說出了我心裏的話，表達了我的思想感情，我當時這樣講文匯報不愧爲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報紙，當時我的確非常崇拜文匯報，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文匯報犯了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方向，但是我那個時候感覺不到這一點，當時我記得在文匯報上有許多專家、名人、教授發表文章，比方說我現在還能記得的像王恆守、王造時、張孟聞、黃鳴龍這樣一些人，這些人都是國內有名的人，特別是像王造時，過去是救國會的“七君子”，我對他的道德、文章、人格一向是很尊重的，對他們的言論，我從來沒有懷疑，而且是非常相信的。那個時候他們所發表的文章，把黨的錯誤和缺點，是誇大了；另外他們所講的一些東西，主要是在文教、衞生和科學研究這些方面。我聯系他們的發言，考慮了一下，的確也是這樣，我自己過去感覺，對工農業方面我不大清楚，但在文教、衞生和科學研究方面，的確是有很多缺點，今天反右派斗爭應該提出來，他們把錯誤和缺點誇大了，但是絕對不能認爲他們過去所講的是全部造謠，全是假的，如果全是假的，那末今天整風就沒有必要進行了。他們講的東西的確還是有些根據的，但是由於他們帶了右派的情緒，就容易把它誇大一些，而當時這些誇大了的東西，在我思想上起了導火線的作用吧，我就全盤接受下來了。當文匯報上揭露了一些問題，差不多我們每天在寢室裏都要互相談論，而且感到我們國內問題的確是相當嚴重，如果再不解决的話，前途也是很危險的，當時有這樣的感覺。但是當問題如果這樣發展下去，我認爲在整風裏面也不會犯很大的錯誤了，思想上發展到這樣地步，我認爲基本還是正確的。但到以後思想就走到一個歧途去了。怎麼走到歧途去了的呢？我從當時形勢來考慮，我逐漸產生了這樣一個錯覺，什麼錯覺呢？我想這次整風運動，是比較特殊一些，與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都不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黨發動羣衆來整自己，所以我就感覺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現得縮手縮脚一點，害怕一點，怕痛，不夠積極，這當然不是我對全黨懷疑啦，中央我是相信的。中央如果沒有決定的話，它就不會提出整風的指示來。但是當時我的確懷疑黨的某些

基層組織和某些個別黨員，他們有些怕痛，對於整風運動的重大意義是認識不足。當時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就是北京和上海的大"鳴"大"放"，走在全國的前面，特別是上海，當時很令我興奮，當時中共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在上海做了很多工作，他打開了大"鳴"大"放"的局面。而在其它地方，就不是這樣，在武漢市就是很沉悶。當時報紙上也三番五次地批評了，說"春風不渡武勝關"，在西北來講，"春風不渡玉門關"，在四川來說，是春寒沒有解凍。在當時從全國來看，也就只有少數地區和少數領導同志表現了大"鳴"大"放"的決心，表現了要聽取人民羣衆意見的決心。據我當時的感覺，是不是下層黨組織和某些黨員本身並沒有認識到整風運動的重大意義；提出要整風，提出要開坐談會，恐怕還是組織性的保證，服從上級的決議。我在當時是這樣講：我說這個運動是比較特殊一些，羣衆是不是應該主動一些呢？羣衆如果不主動起來的話，那末這個整個運動就不會弄得很澈底。因爲這個運動不像過去那樣，全黨上下一致動手，同心合力，這裏面有的先進的有落後，有的決心大，有的決心小，所以我認爲在有的地方，黨的决心表示得不夠的地方，羣衆就應該主動些。而在羣衆起來以後，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就是不能按照黨的原來意圖劃一個小圈圈，在這個圈圈裏面要你講什麽就講什麽。不要你講什麽，你就不講。所以我認爲整風運動既然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的利益問題，那就不能依照某些黨組織的狹隘觀點，保守觀點，或怕痛，而羣衆就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你要我批評公文旅行，我就講一講這個現象，你要我批評留助教留黨員，我就談些鷄毛蒜皮的現象。我當時有了這樣的錯覺，要羣衆起來，打開一下局面。這種思想在我腦子裏是逐漸發展的。到了五月中旬和下旬，我就聽說中南民族學院語文專修科，成立了自己的行動委員會，同學們有自己的組織了，對學院內的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還打算到北京向國務院請願。我當時在思想上是同意這樣一個組織的我認爲他們只要不造反，只起來提些意見，那有什麽不可以呢？他並不是要與共產黨爭天下，只是對院內所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提出意見和解决辦法，我認爲那是可以的。華中師範學院和湖北醫學院，當時也因爲黨委不同意同學們大"鳴"大"放"，同學們就自動起來鳴放，打開了局面。這就更刺激了我認爲有些東西必需自己起來搞，依靠黨委是不可能的。後來我們報紙（指火炬）發表了篇北京書簡。北京書簡是右派分子寫的，其中有一句話當時在我的想想中起了一些作用，這句話是這樣講的，他說，這次運動是一次羣衆的自發運動，當時我特別欣賞那"自發"兩個字。因爲北京大學的運動也是自發的起來的，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是自發起來的，所以我認爲自發以下也沒有麽什關係。這個思想發展下去，到以後也就成爲不尊重黨委領導，跟黨委對立，單搞一套，到最後發展成抗拒領導，最後發展成與黨爭奪領導權。我和有些同學在一起組織了僞中文系鳴放委員會，這是僞組織，當然現在我感到這是我一生的恥辱。當時我爲什麽想搞一個組織呢？我是有一個思想原因的，因爲我個人當時不相信武大黨委，在這裏可不用說，我當時對劉眞同志也不相信，我跟劉眞同志打交道也打得不少了，在長期的過程中我感到他的决心不大，魄力不足，所以我當時覺得很多問題不能完全依靠黨，必需要有自己的行動，對黨委來施加壓力，當時我是這樣感覺的。我也感覺有些東西需要組織一部分同學，要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做些事情，至於要做什麽事情呢？那我就要解釋一下囉，並不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這點我是可以肯定的，也不是說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當時確實沒有這種思想，而且也不可能做到這點，更沒有這樣想過。我當時過一些什麽樣的問題呢？在北京大學開始整風之前，就看到北京大學在我看來所謂是"新氣象"，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校務委員會，這個校務委員會是作爲全校的最高的行政管理機構，當時黨委也參加這個校務委員會。那時我記得光明日報曾經登過這樣一個消息，好像是關於科學獎金問題，好像原來黨委提出一個建議，後來校務委員會把它否定了，這個事件曾在報上大肆宣揚過。當時我感覺這是個好現象，但是我並不是認爲反對共產黨是個好現象，而是我感覺到解放以後，一個行政機關否定黨的決議，否定黨的建議還是第一次。這裏面體現了一個什麽問題？這裏體現了羣衆更負責，對自己的事業更負責，當感到黨委的决

議不切實，不正確的時候有勇氣把它否定。當時北大校務委員會把它否定後，黨委也認爲是正確的，所以我認爲過去黨委負責制，不管什麽重大問題都經過黨委決議，有時就難免不有一些偏差，那末成立一個校務委員會，吸收一些對辦高等教育有經驗的老教授參加，廣泛的聽取他們意見，使黨委在領導全校工作時考慮得更周到一些，避免少犯些錯誤，我認爲是正確的。所以我對校務委員會這個東西是很感興趣的，而且很希望在武大也成立一個校務委員會，所以我原來搞爲中文系鳴放委員會時，當然這是我思想上的想法，還未提出過，就是想準備成立以後，宣揚這一事情，而且準備向武大、向湖北省委提出這樣一些要求。

在整風期間，北京大學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他們過去的紀念堂裏面本來擺着羅蒙諾索夫像，後來把這個像弄掉了，而放了一個蔡元培的像，我欣賞它這一點倒並不是因爲他們把俄國人的像弄走了，因爲羅蒙諾索夫也是偉大的學者。就是我感覺北京大學突然又想起了蔡元培、這件事情使我很受感動。當然，蔡元培死的時候，我還是小孩，但當我長大以後，我是深深的感覺到蔡元培在中國近代文化和科學史上是佔據了一個重大的地位，我確實認爲蔡元培是一個可說是相當偉大的資產階級的教育家。自蔡元培當了北大校長那一段時間裏面，他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他的氣魄很大，兼收並蓄，什麽東西都可裝得下去，當時北京大學的學術界出現了一片繁榮氣象，比如像李大釗，像陳獨秀，他們都可以在北大講學。當時蔡元培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認爲是了不起的。蔡元培對推進京北大學的學術是有發展的，是有一定貢獻的，因此蔡元培是北京大學的功臣，應該肯定他。因爲這個像就連想到這樣事情，我想到當時武漢大學學術完全不夠濃厚，在學校裏面對這些有學術成就的老前輩尊重不夠，過去在很多問題上過分强調政治條件，而對有幾十年研究經驗的某一個學術界的權威尊重是不夠的，在我們學校裏頂頂大名的是黨委書記、人事處處長這樣的人，而不是某些專家和教授。所以我認爲這是不夠正常的現象。但我並不要求把黨委書記和人事處長打下來，我是認爲黨委書記有名、

人事處長有名，但是某些專家和教授也應該在學校享有盛名，這就是應該把學校裏學術空氣搞得更濃厚一些。在北京大學很活躍。比方開辯論會、自由講壇、辦刊物。有時我很想把這一套搬到武大來，就是就是很願意按照北京大學的方式吧，把武大所謂改進一下。當時我對北大的東西很欽佩的，但是我考慮到這樣一些東西，恐怕不是武大的黨委所願意接受、所願意努力來推行的，這就應該團結一些同學來來宣傳這些道理，爭取在武大能做到這些事情。這就是當時我爲什麽要組織鳴放委員會的思想基礎。

另外關於黨委制負責問題，在這次整風運動初期，我並沒有發表過言論要反對黨委負責制，我沒有講這樣的話，但在思想上我是想過的。思想上是反對黨委負責制的。至於講與沒講不成問題。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囉，關於高等學校內的黨委負責制問題，在很早就有人提過，好象今年春天就有人提吧，在北京的一些座談會上，就有一些教授提出過，已經提出民主治公和教授辦校的這樣一些問題。那麽今天重翻一下以前的報紙還也看到這樣一點，在當時是當作一個學術問題提出來的，或帶學術性的問題，但是並不是要反對共產黨，而是研究一下黨怎樣更好的領導高等教育採取什麽樣的體制，是從這樣的角度來探討問題的。在這件事情以後不久我聽到這樣一個消息，是否可靠我也不敢担保。聽說是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問題已經開始委托"民盟"和"九三學社"來研究。這是我聽到有人談過的。當時我這樣講，中央既然委托別人研究，我們也可研究一下，可以表示自己意見，以後劉眞同志在不止一次大會上談過這個問題，關於黨委負責制的問題你們可以討論，你們可以研究。所以當時我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而且是傾向於取消黨委制的，但取消黨委負責制不等於取消黨委制，黨員就要組織一個黨委會嘛，而是要怎麽樣才能更好的領導學校，黨委來領導校委會，通過校委會來起作用，當時我是這樣想的。但是在今天有某人一講取消黨委負責制，於是他就變爲右派分子，我認爲這是不公正。當然有這樣情況有人是借着這樣幌子，實際上是要反對共產黨，表面上好像是反對黨委負責制，實際上

是要共產黨退出學校。但是也不可否認，有一種人他確實是爲了黨的事業，是想把學校辦好，的確是爲了把工作做好，的確是爲了把學校辦好，提出自已的意見和看法，當然是不是正確還有待於研究。即使在主張取消黨委負責制制的人中間也有兩種不同情况。現在很籠統的凡是提出取消黨委負責制的人都給他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認爲是不公正的，這樣，以後知識子分就不會講話了，因爲知識分子受不了委屈嘛，管你負責制不負責制，我一個月拿幾百元錢就算了，根本可以不講話。我在剛開始搞時，也有過這個消極思想，關於大事件可以不發表意見，那末我也可以優哉遊哉嘛。所以我認爲這個問題還值得研究一下子，就是很好的分淸是非吧，不要使有些人遭冤。但有人他是右派分子，就是不反對黨委制也是右派分子，這個問題恐怕還是應區別的對待。簡單的邏輯往往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有個同志遞了一張條子說："你認爲整風不止限於除"三害"，那麼你同意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嗎"？這個問題是否是這樣的，整風不限於除"三害"并不等於同意說"爭民主、爭人權、爭自由"。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間還大有活動的餘地。我認爲整風是不限於除"三害"，因爲除了除"三害"以外，其它違法亂紀是不是也應該反一反呢？也應該反。現在我仍堅持這種看法。中央的整風指示也談到這個問題，還說：在整風中如果發現了違法亂紀的現象，要給以組織上的處分。中央的整風指示中也說明了這一點，就是我們的整風也不只限於除"三害"，就是超出"三害"的某些重大的違法亂紀現象也應該進行處理。我今天的看法也是這樣子，就是說，是不是只有"三害"才能在整風中提一提，而其它就不能提呢？那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子。如果說整風不只限於除"三害"，也不會違反中央整風的指示。那麼是不是說這個牽涉到制度問題，我認爲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不可動搖的，但不等於說，社會主義下的每一個制度都是完美無缺的，我認爲只要在整風中，只要發現某一個具體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或不完備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改一改，也不至於會發生天下大亂吧，比如說有些東西已經改了嘛，例如選拔留學生制度已改了嘛，這不是改

制度嗎？現在好象說，整風一超出"三害"範圍，一說要清算某些制度就算是右派分子，那我在這裏也是不同意的。因爲我們的國家實際生活情况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改，有些現在已經在改了。

還有人問：你在整風運動中是否想爭奪領導權。我剛才已經講了，在中文系我是想爭領導權的，而且也爭過。

都有一張條子，要我講一講與林希翎的關係和我對林的看法，這個問題我已經在班上講過一次，同時也寫過一次材料，要講到林希翎的問題，恐怕也需要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是不是以後有機會再講，大家如果同意的話我就準備一下，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淸的。林希翎的政治觀點也很複雜，她也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我的講話完了。

正　誤　表

頁數	行數	錯　誤	改　正
2	7	採作了大民主……	採用了大民主……
2	7	而是，	而且，
2	8	……上司也不好，	……上級想通之後，才給這位領導予處分或撤職。萬一碰上這位領導的上司也不好，
2	10	而一個壞領導者……	而一個領導者……
2	11	一個領導者，	一個壞領導者，
3	1	可怕的貫澈後……	可怕的是貫澈後……
3	14	……也不恰當，	……也還恰當，
3	22	……必竟產生了，	……畢竟產生了，
3	27	掌握了權利，	掌握了權力，
4	25	他們響往着……	他們嚮往着……
5	10	這種爲上層建築……	這種作爲上層建築……
5	19	個人却具有……	個人都具有……
6	4	……對我們攻擊將失任何……	……對我們的攻擊將失去任何……
6	8	如果來爭取……	如何來爭取……
6	20	…國內條件却完全不…	……國內條件都完全不…
6	21	…已全證實了這一點。	……已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7	9	“從人民內部矛盾談到大學生問題”	從人民內部矛盾談到大學生問題

7	10	中文系生學	中文系學生
7	12	……放在刊發……	放在刊登……
8	3	…不可避免的檔塞過去，	……不可避免的”搪塞過去，
8	4	……歷次積極分子……	……歷次地積下了……
8	6	嗯	
8	17	前或是……	前者是……
8	18−19	關係，(………)的……	關係(………)的……
8	20	後者是……	(應接上段)後者是……
8	21	根據……	(另起一段)根據……
8	26	……有一部人……	……有一小部分人……
9	5	……神，生活……	……神生活……
9	7	……越來越來……	……越來越多地……
9	11	負責人有是……	負責人還是……
9	12	可以另選。	可以另選”。
9	18	而反而……	反而……
9	21	……學中都是……	……學都是……
9	23	不少被……	不少被措……
10	7	……小理發	……錢理髮
10	9	得後救濟的。	得到救濟的。
10	9	……三害的作祟	……三害的作祟
10	15	……調查事眞相，	……調查事實眞相，
10	15	……眞誠本……	……眞誠老……
10	16	以至如……	以至于……
10	18	……編造出來，	……編造出來的，
10	19	……中還有他父親獨駕小船	……中“只有他父親獨駕小舟”
10	26	……易見的了？)	……易見的了！)
11	5	……不了解黨的	……不了解黨對
11	6	……情感成政策，	……情感當政策，
11	11	……買掉了……	……賣掉了……
11	12	……都無故扣壓款項，	……却無故扣壓款項，
11	12	不讓他升學之用。	不讓他作升學之用。
11	13	表示考不起……	表示考不取……
11	14	……沒有考起。	……沒有考取。
11	16	……經犯人，	……經紀人，
11	18	由院內爬過離高堤	由院內爬過高堤
11	20	……很有無資，	……很有天資，
11	26	……一個簡單的事情。	……一回簡單的事情。
12	9	……如忌甚矣。	……妬嫉甚矣。
12	11	……我們親故	……我們愛故
13	4	現在人與之間……	現在人與人之間……
13	6	我要問反駁我的……	我要向反駁我的……
13	12	但是，	………
13	15	……根源在于意認落後	……根源在于意識落後
13	18	……修養不夠了。	……修養不夠等。
13	21	……則足有關的，	……則是有關的，
14	3	……只籠統地規定”	……只籠統地規定：
14	27	首先，不斷地克服“三害”，	首先，（如果不是）不斷地克服“三害”，
15	4	……具體壞節……	……具體環節……
15	18	……不斷池健全……	……不斷地健全……
15	22	…發展了很多名人知七…	…發表了很多名人知士…
16	14	…在社會主義條件有…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
17	4	……自居等等，	……自居等等），
18	2	……治標目的目標上—	……治標的目標上——
18	11	領導羣衆之間的關係，	領導與羣衆之間的關係，

18	12	……轉這方向前進，	……朝這方向前進，
18	19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19	3	……各種各樣的研究，	…各種各樣的研究所，
19	13	……"重理經文的看法，	……"重理經文"的看法，
19	17	……壓低他們工資，	……壓低他們的工資，
20	2	第二是資料題問。	第二是資料問題。
20	14	雄動法學領域……	推動法學領域……
22	2	戰鬥的誓言	戰鬥的誓言(5月28日)
22	10	……而烟火滅，	……而烟消火滅，
23	5	評黨委對這次鳴放的領導	評黨委對這次鳴放的領導(6月3日)
13	9	終日綠綠，	終日碌碌，
24	11	……深度和寬度，	……深度和廣度，
25	7	"我校鳴放運動……	我校鳴放運動……
25	8	——爲維擁與健全……	——爲維護與健全……
25	23	……民主治校制。"	……民主治校制。
26	2	夏名鐙	夏名銓
27	10	通無教授、	逼死教授、
27	14－15	值得討論"？	"值得討論"？
28	8	……融恰"洽"，	……融恰(應爲"洽")
28	23	…(　)圖書館工作。	…(××)圖書館工作。
28	23	……把她調來，	……把她調回來，
28	24	……兩道公函進去，	……兩道公函過去，
28	26	而又打她回去，	而又趕他回去，
29	13	(等)不稱職的……	不稱職的……
29	17	……各報紙和校同學呼吁，	……各報紙和全校同學呼吁，

30	15	(化四TMT)	(化四TNT)
30	15－16	"反對粗暴粗謾罵，	"反對粗暴謾罵，
31	7	口號從起	口號叢起
31	23	但是問題總是復雜的，	但是問題總是複雜的，
32	4	……討論研究必須要的	……討論研究必要的
33	19	和我說沒有用。	和我說沒有用。"
33	20	曹先生說"：	曹先生說：
35	17	並非在今後……	並且在今後……
36	7	(……茂舒亮公整理)	(……茂舒公亮整理)
36	14	……一種見法？	……一種看法？
36	23	……騎人民頭上的，	……騎在人民頭上的，
37	2	……和羣衆的努，力…	……和羣衆的努力…
37	9	這不憧是中國問題，	這不僅是中國問題，
38	4	會有過"豁達大度，…"	曾有過"豁達大度，…"
38	12	……同志工作方法上…	…同志在工作方法上…
39	14	要此只……	因此只……
41	7	…共產黨——黨專政，	……共產黨一黨專政，
41	9	不要人民民主專政	不要把人民民主專政
42	2	"火燄報"告全體同學書(五月廿)	"火燄報"告全體同學書(五月廿七日)
42	10	……有着光▬的革命傳統，	……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
43	21	滿復牢騷，	滿腹牢騷，
45	19	……適然的專家……	……適當的專家……
45	26	轉式，	轉正，
46	25	帶有政策性報告。	帶有政策性的報告。
47	14	終始領……	始終領……
48	11－12	給有中國青年報"……	給"中國青年報"……
48	12－13	……徒"人面的肉球，	……徒有人面的肉球，

頁	行	誤	正
48	16	……控訴和處理	……控訴的處理
48	20	我們有着傳統，觀點…	我們有着與傳統觀點…
50	1	善良的今天	善良的。今天
50	4	（有生學參加）	（有學生參加）
51	1	有許多提出……	有許多人提出……
51	3	……殉艱者……	……殉難者……
51	6	…二字上不民主的制度，	……二字上。不民主的制度，
51	12	大批的黨員團……	大批的黨團員……
51	22	有一些傳聲簡……	有一些傳聲筒……
51	23	老一套的陳調詞濫，	老一套的陳詞濫調，
52	4	吳宋光	吳樂光
52	8	……才跡步珞珈山，這是人間……	……才姍步珞珈山，這是人們……
52	12	學習雜誌出版後……	學習簡報出版後……
53	13	學的涶棄，	學所唾棄，
53	27	這次運動與我第一次…	這次運動是我第一次…
54	15	……在全國包圍內……	……在全國範圍內……
54	20	……一樣地搏束着……	……一樣地束縛着……
55	3	……產生以後黨內	……產生以及黨內
55	6	…詩裏面有樣一句……	…詩裏面有這樣一句…
55	8－9	……便被指責爲與“華爾街的資本家擁護”…	（按：應爲便被指責爲擁護華爾街資本家。）…
55	13	……蔣介石集團處理人民內部……	……蔣介石集團對處理人民內部……
55	14	從人民日報在 公 佈材料……	從人民日報上公佈的材料……
56	7	有人在側所演講……	有人在飯廳講演
56	12	爲了肅反錯懷一人……	爲了肅反錯鬥一人……
56	16	……在三人所被迫跑在路上。	按：該事實純系揑造，文句不通。應改爲：（爲三人所迫跪在路上，）
56	17	……還無人道！	……還無人道！”
57	7－12	然而很奇怪當天晚上，我校的馬列主義教研組之七位教師……聯合寫了一篇所謂“對當前運動的看法”完全針對教授及同學的意見。	然而很奇怪當天晚上（星期二晚上），“一位大學畢業生（按：這個所謂大學生實際上是右派分子余錫琨）的悲慘遭遇”的講演會，證實了這點：非黨團員的畢業生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應當嗟呼先天決定一切！人們在政治上的待遇並不是平等的。我校的馬列主義教研組六七位教師（當然這種人至少是黨、團員）聯合寫了一篇“對當前運動的看法”完全針對教授及同學的意見。
57	15	這下對而不好，	（按：此句不通，應删去）
57	21	（我們沒沒大民主…）	（我們沒搞大民主…）
57	23	……“刺”是全校黃色刊評中……	……“刺猬”是全校黃色刊物中……
58	11	沉默以表 示治 病 的心情，	沉默以表示沉 痛 的 心情，
58	14	……始末後我們停刊…	……始末及我們停刊…
58	17	但是我們既不能在沉默	但是我們既不能在沉默

		中，	中爆發，
58	25	三個物，	三個刊物，
59	1	鳳毛鱗角，	鳳毛麟角，
59	7	對一不能太迷信，	對一切不能太迷信，
59	13	……雖然還不至了，	……雖然還不充分，
59	29	宋光	欒光
60	13	……召開了團員大會…	……召開的團員大會…
61	5	含寃，幹部……	含寃流血案、幹部……
61	16	何此這些？！	何止這些？！
61	20	眞不報以長久的……	莫不報以長久的……
61	23	認爲實質上要是……	認爲實質上主要是……
61	25	……反革命集團人……	……反革命集團的人…
61	26	（法律系如有人……	（法律系也有人……
61	28－29	……矛盾問題，（……）的意見，	……矛盾問題（……）的意見，
62	4	……眞正的民主活生，	……眞正的民主生活，
62	9	"反對長江封鎖新聞"	"反對長江日報封鎖新聞"
62	15	……人事部門黨支部…	……人事部門黨支部…
63	2	……很形似；	……很相似；
63	3	……的形似！	……的相似！
63	22	只有黨批評。鬥爭誰的自由，	只有黨批評、鬥爭誰的自由，
63	29	"防口如防州、……	"防口如防川，……
64	3	×××如果他們……	×××他們看，如果他們……
64	15	廁所也要添成……	廁所也要漆成……
64	16	月薪先許66.5元、	月薪先許66.5元，
65	1	善于拍、拉、	然于拍、拉、
65	2	幾年歇居科長之要職…	幾年躍居科長之要職…
65	7	……如下要求和國家：	……如下要求和口號：
65	14	余志鴻（匀爲……	余志鴻（均爲……
66	3	祝禮身體健康。	祝你身體健康。
66	21	改官僚主義、	致官僚主義、
66	23	把停刊的字……	把"停刊"兩字……
67	1	大鳴大放 ——	大鳴大放——
67	4	兵的與完草率……	兵的馬虎草率……
67	5	劉眞這次是逃出了……	劉眞這次是逃不了……
6	19	無人不加，	（按：此句應刪去）
68	3	甚麽都安排得妥，貼貼才好。	甚麽都安排得妥妥貼貼才好。
69	7	事業證明……	事實證明……
69	8	眞理是由實綫，	眞理是由實踐，
6	13	……的潮流，（指郭…	……的潮流，[illegible]（指郭
69	18	……受到仰壓，	……受到抑壓，
69	23	雖然	然
70	4	這樣的行經，	這樣的行徑，
70	15	……政治生長的轉變	……政治生活的轉變
71	23—24	……一不復振，	……一蹶不復振，
72	1	郭沫諾	郭沫若
72	9—10	士不殺	士可殺
72	17	（右左）	（左右）
73	22	皆衆所以公憤	皆衆所公憤
74	9	他們有時對上對下……	他們有對上對下……
74	10	…不免陷一十分狼狽…	不免陷入一十分狼狽…
74	28	雖說"黨內教育"、團內教育"？	雖說"黨內教育"、"團內教育"。
75	1	……就是在四代表大	……就是在團代表大會

		上……	上……
75	3	一年變一年的……	一年復一年的……
75	13	怕別人說自己的右傾分子。	怕別人說自己是右派分子。
75	19	可以說這辯證法吧。	可以說這是辯證法吧。
76	4	無政府狀度，	無政府狀態，
76	8－9	現在是生活一個浪濤之中，	現在是生活在一個浪濤之中，
76	22	這就是波這種……	這就像波這種……
76	24	……蕭幹的一篇……	……蕭乾的一篇……
77	20	爲鳴放中走里的……	爲鳴放中系里的……
78	21	無疑是會挨批 的，	無疑是會挨批判的，
80	9	他當社會報復，	他當然會報復，
80	13	我黨得恐怕來必，	我覺得恐怕未必，
80	22	但沒想到有這末殘酷。	但沒想到有這末殘酷。
80	24	王雷殛頂	五雷殛頂
80	26	充了樟菲的信……	看了樟菲的信……
80	26	他寫我的都是……	他寫給我的都是……
81	8－9	劉眞顧左右而言，	劉眞顧左右而言他，
81	21－22間		應加：哲學系職員張守正
81	24	……都象雨點般的……	……都象雨點般的……
82	3	……都充了詩意，	……都充滿了詩意，
82	5	正好你說的，這暴風…	正如你說的，這風暴…
82	6	千百萬人怒吼分來的…	千百萬人怒吼出來的……
82	16	人們還在顧慮作斗爭，	人們還在間顧慮作斗爭，
82	17－18	……比反對三害來本身更深刻……	……比反對三害本身更深刻……
83	19	他們對自己的實際引動……	他們對自己的實際行動……

84	1	……第一個大學報公開了，	……第一個大字報公開了，
84	2	……自己的大學報……	……自己的大字報……
84	3	還不知道你怎樣責備，	還不知道你怎樣責備我，
84	6－7間		應加：握手！守正 1957、6、9、
86	6	開辇民主牆，	開辦民主牆，
86	13	幸福成在……	幸福在……
86	23	……充易而完善的實現，	……充分而完善的實現，
86	29	寫一首從我內()	寫一首從我內心
88	17	……重刑不要難受，	……重刑還要難受，
91	24	……質問人日報，	……質問人民日報，
93	22	我想我是念談的……	我想我是會談的……
94	15	我也願感到……	我也預感到……
95	15	更痛苦的但是我……	更痛苦的是我……
95	23	……你的批許。	……你們的批評。
97	3	圖專學系學生	圖書館學系學生
97	5	花香春至，	花香春未至，
97	10	它的室貴是人爲……	它的寶貴是人爲……
97	15	……不忍入耳認	……不忍入耳之言，
98	7	從"經得過嚴霜"下漏掉一行	寄人籬下，那能久長。梅花會嘻皮笑臉、討好地充英雄漢，
98	10	得意之時，	失意之時，
98	19	命令人們去波奔	命令人們去奔波
99	5	貪婪無厭的東西	貪婪無厭的小東西
99	11	沒有獄牽卒	沒有獄卒
99	23	巴上斯下都是人	巴上斯下都是人
100	13	被上帝貶責下幾	被上帝貶責下凡

101	2	一言行	一言一行
101	2	這些無能落於……	這些無能而落於
101	22	我在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101	24	「標題」外	「唐多令」「落楓」
102	3	……直到下層的幹部,	……直到最下層的幹部,
102	8	可以這樣的	可以這樣說
102	24	……反動的明家	反動的發明家,
104	3	入黨,	入黨的,
108	12	這樣的事只……	這樣的事實……
108	17	不許()點非議	不許半點非議
110	2	甚至蓮燈也諱說,	甚至連燈也諱說
117	13	原將本行……	原來本行……
118	18	惡毒的進打	惡毒的進攻
121	4	烏呼!	嗚呼!
121	23	還不是要聽我的話?	還不是要聽我的話”?
121	23	烏呼!	嗚呼!
121	24	工勇之流……	王勇之流……
122	13	開頭缺一小標題	外行裝內行。
123	3	開頭缺一小標題	思想水平低，缺乏政治思想教育。
123	7	開頭缺一小標題	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對做錯 的事情 不肯承 認錯誤。
123	13	開頭缺一小標題	自私自利，不能爲羣衆表率，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123	13	……領導莫不關心	領導漠不關心
123	25	開頭缺一小標題	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執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有嚴重的偏差，搞得全校死氣沉沉。
124	5	開頭缺一小標題	科長、副科長多。
124	6	副校長二人	副科長二人
124	8	開頭缺一小標題	首長愛人多
124	10	開頭缺一小標題	工資增加特別多
124	14	開頭缺一小標題	工作差錯多
124	16	開頭缺一小標題	工作態度傲慢，不把別人當人。
124	22	開頭缺一小標題	文化水平一般的低，而又不好好學習。
125	9	開頭缺一句	我是長期在武大。
125	19	開頭缺一句	我的反動歷史問題早已交代,
125	24	開頭缺一句	在斗爭過程中非常粗暴，嚴重地傷害了我的自尊心。
126	3	開頭缺一句	斗爭過後，長期拖拉。
126	8	開頭缺一句	結論作得莫名其妙。
127	8	……一些話	……一席話
127	13	羣衆影應	羣衆響應
128	9	正害着貪血症,	正害着貧血症,
128	17	雷霆萬鈞勢	雷霆萬鈞之勢
129	2	就做得了合理……	就做到了合理……
129	12	出大報還是……	出大字報還是……
130	6	然善於拍拉之術	然於拍拉之術
130	9	然亦有苦腦焉	然亦有苦惱焉
130	9	度良長兮	度良辰兮
130	9	入夢卿兮	入夢鄉兮
130	10	入此伶叮寂寞	入此伶仃寂寞
130	15	不習武漢水上	不習武漢水土

132	6	遠遠不透陽光……	永遠不透陽光……
133	6	包含了	包含了
133	12	“儈子手”	“劊子手”
137	5	明白起	（朗白）起來
137	10	娃娃管人趣	娃娃管人事
138	6	三害黃泉	三害進黃泉
139	2	辯論上	辯論會上
140	27	而且個人品質也有些問題	而且個人品質也有些問題
151	10	……表現了南斯拉大同志們……	……表現了南斯拉夫同志們……
155	5	……情况提出的，	……情况提出來的，
161	13	此較簡單的情况	比較簡單的情况
164	17	是給把馬列主義	是給馬列主義
168	14	我很苦腦	我很苦惱
173	9	與赫魯曉夫的個人原因	與赫魯曉夫的個人有原因
177	5	在我的想想中	在我的想想(按：想像)中
177	20	我當時過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當時想過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呢？
178	22	蔡亓培對推進京北大學…	蔡元培對推進北京大學…
179	3	就是就是很願意……	就是很願意……
179	6	……同學來來宣傳這些道理，	……同學來宣傳這些道理，
179	13	好象今年者天就有人提吧，	好象今年春天就有人提吧，
179	14	…己經提出民主治公…	…己經提出民主治校…
179	25	…不等於取消黨委制…	…不等於取消黨委會…
180	6	……以後知識子分就不會講話了，	……以後知識分子就不會講話了，
180	13	有個同志遞了一張子說：	有個同志遞了一張條子說：
181	7	都有一張條子	還有一張條子，